

司
欣
錄
天

美
三

昔阿蘭尊子以蘆葉
渡海其真耶

九雲夢卷之一目錄

蓮花峯大開法宇

真上人幻生楊家

萃陰縣閨女通信

藍田山道人傳琴

楊千里酒楼擢桂

桂蟾月駕被薦賢

倩女冠鄭府遇知音

老司徒金榜得快婿

咏花鞋透露懷春心

幻公庄成就小星緣

九雲夢卷之二目錄

賈春雲為公為鬼

秋驚鴻乍陰乍陽

金鸞直學士吹玉簫

蓬萊殿宮娥乞佳句



宮女掩淚隨黃門

侍妾含悲辭主人

白竜潭楊郎破陰兵

洞庭湖龍君宴嬌客

楊元帥偷閑叩禪扉

公主微服訪閨秀

兩美人攜手同去

長信宮七步成詩

九雲夢卷之三目錄

楊少遊夢遊天門

賈春雲巧傳玉語

合黿席蘭湯相諱名

獻壽筵鴻月雙擅場

樂遊園會獵聞春色

油碧車照搖古風光

駙馬罰飲金屈危

聖主恩借翠微宮

九雲夢卷之一

蓮花峰大開法宇

真上人幻生楊家

天下名山曰有五焉東曰東岳即泰山西曰西岳即
華山南曰南岳即衡山北曰北岳即恒山中央之山
曰中岳即嵩山此所謂五岳也五岳之中惟衡山距
中土最遠九疑之山在其南洞庭之湖經其北湘江
之水環其三面若祖宗儼然中處而子孫羅立而拱
揖焉七十二峯或騰蹕而真天或蘄薜而截雲如奇
標俊彩之羨丈夫七竅百骸皆秀麗清爽無非元氣

所鍾也其中最高之峰曰祝融曰紫蓋曰天柱曰石廩曰蓮花五峯也其形擢竦其勢陟高雲翳掩其真面霞氣蔽其半腹非天氣廓掃日色晴朗則人不能得其彷彿焉昔大禹氏治洪水登其上立石記功德天書雲篆歷千萬古而尚存秦時仙女衛夫人修鍊得道受上帝之職率仙童玉女來鎮此山卽所謂南岳衛夫人也蓋自古昔以來靈異之蹟瓌奇之事不可殫記唐時有高僧者自西域天竺國入中國愛衡岳秀色就蓮花峰結草菴以居講大乘之法以教衆

生以制鬼神於是西教大行人皆敬信以為生佛復出於世富人薦其財貧者出其力錘疊嶂架絕壑鳩財僱工大開法宇幽邃寥閒勝槩萬千杜工部詩所謂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仙樂朝香爐四句已盡之矣山勢之傑道場之雄稱爲南方之最其和尚惟手持金剛經一卷或稱六如和尚或稱六觀大師弟子五六百人中修戒行得神通者三十餘人有小閣利名性真者貌瑩冰雪神凝秋水年才二十歲三莊經文無不通解聰

明知慧卓出諸髡大師極加愛重將欲以衣鉢傳之
大師每與眾弟子講論大法洞庭龍王化為白衣老
人來叅法席味聽經文一日大師謂眾弟子曰吾老
且病不出山門已十餘年矣今不可輕動矣汝輩眾
人中誰能為我入水府拜龍王替行回謝之禮乎性
真請行大師喜而送之性真著七斤之袈裟曳六環
之神筇飄然向洞庭而去俄而守門道人告於大
師曰南岳衛真君娘送八介女仙已到門矣大師
命召之八介女次第而入周行大師之座三回乃已
以仙花散地訖跪傳夫人之言曰上人處山之西我
處山之東起居相近飲食相接而賤曹多事使我苦
惱尚未得一造法座穩聽玄談處仁之智蔑矣交隣
之道闕矣華送灑掃之婢敬修起居之禮無以天花
仙果七寶紋錦以表區區之誠遂各以所領花果宝
貝擎進於大師大師親受之以授侍者供養於佛前
屈身而禮叉手而謝曰老僧有何功德荷此上公之
威餽仍設齋以待八介於其歸致敬謝之意而送之
八仙女同出山門携手而行相議曰此南岳天山一

邱一水無非我家境界而自和尚開道場之後更作
鴻溝之分蓮花勝景在於咫尺而未得探討矣今者
吾儕以娘之命幸到此地且春色正妍山日未暮
趁此良辰陟彼崔嵬振衣於蓮花之峰濯纓於瀑布
之泉賦詩而吟乘興而敗誇張於宮中諸姊妹不亦
快乎皆曰諾遂相與緩步而上俯見瀑布之源綠崖
而行遵水而下少憩于石橋之上此時正當春三月
也林花齊綻紫霞蔥籠望之如展錦繡之色谷鳥爭
鳴嬌音宛轉聞之如奏管絃之曲春風使人怡蕩物

色挽人留連八公女油然而感怡然而樂踞坐橋上
俯瞰溪流百道流泉匯為澄潭清冽瑩澈如掛廣陵
新磨之鏡翠幟紅粧照耀水底依稀然一幅美人圖
新出龍眠手下也自愛其影不忍即起殊不覺夕照
度嶺暝靄生林也是日性真至洞庭臂瑠璃之波入
水晶之宮龍王大喜出迎於宮門之外延入殿上分
席而坐性真俯伏奏大師遙謝之言龍王卷而聽之
遂命設大宴而接之珍果仙菜豐潔可口龍王親自
執酌以勸性真性真固讓曰酒者伐性之狂藥卽佛

家大戎賤僧不敢飲也能王曰釋氏五戒中禁酒予
豈不知寡人之酒與人間大異只能制人之氣未嘗
蕩人之心上人獨不念寡人勤息之意耶性真感其
厚眷不敢強拒乃連倒三盃拜謝竜王出水府御冷
風向蓮花而未至山底頗覺酒暈上面昏花繖眼自
訟曰師父若見滿頰紅潮則豈不驚恠而切責乎郎
臨溪而坐脫其上服攝置於晴沙之上手掬清波沃
其醉面忽有異香撲鼻而出既非蘭麝之薰亦非花
卉之馥而精神自然震蕩鄙吝悠爾消燥悠揚任弱

不可形喻乃自語曰此溪上流有何樣奇花郁烈之
氣泛水而來耶吾當徃而尋之更整衣服沿流而上
此時八仙女尚在石橋之上正與性真相遇性真捨
其杖錫上手而禮曰僉女菩薩俯聽貧僧之言貧僧
卽蓮花道場六觀大師弟子也奉師之命下山而去
方遂歸寺中矣石橋甚狹菩薩齊坐男女恐不得分
路惟願僉菩薩暫移蓮步特借畝路八公女答拜曰
妾等卽衛夫人娘之侍女承命於夫人問候於大師
矣故路適少留於此矣妾等聞之禮云於行路男子

由左而行婦人由右而行此橋本來狹窄妾等且已
先坐令道人行橋而去於禮不可請尋他路而行性
真曰溪水既深且無他徑欲使貧僧從何處而行乎
仙女等曰昔達摩尊者乘蘆葉涉大海和尚若學道
於六觀大師則必有神通之術涉此小川何難之有
而乃與兒女子爭道乎性真笑而答曰試觀諸娘之
意必欲索行人買路之錢也貧寒之僧本無金錢適
有八顆明珠請奉獻於諸娘子以買一線之路說罷
手持桃花一枝以擲於仙女之前四娘絳萼卽化為

明珠祥光滿地彩瑞燭天若出於海蚌之懷胎八公
女各拾取一介顧向性真嚟然一笑竦身乘風騰空
而去性真佇立橋頭撐首遠望良久雲影始滅香風
盡散惘然如失怙悵而啟以龍王之言復於大師大
師詰其晚歸對曰龍王待之甚款挽之甚懇情禮所
在不敢挽衣而卽出矣大師不答使之退休性真來
到禪房日已曛黑自見仝女之後嫩語嬌聲尚留耳
邊艷態妍姿猶在眼前欲忘而難忘不思而自思神
魂恍惚惚々蕩々兀然端坐默念於心曰男兒在世

幼而讀孔孟之書壯而逢堯舜之君出則佐三軍之
帥入則為百揆之長著錦袍於身結紫綬於腰揖讓
人主澤利百姓目見嬌艷之色耳聽幼妙之音榮輝
極於當世功名垂於後世此固大丈夫之事也哀我
佛家之道不過一盂飯一瓶水數三卷之經文百八
顆之念珠而已其德雖高其道雖玄寂寥太甚矣枯
淡而止矣假令悟上乘之法傳祖師之統直坐於蓮
花臺上三魂九魄一散於煙焰之中則夫孰知一箇
性真生於天地間乎思之如此念之如彼欲眠不眠

夜已深矣霎然合眼則八公女忽羅列於前矣驚悟
開睫已不可見矣遂大悔曰釋教工夫正心志斯為
上行矣我出家十年曾無半點苟且之心邪心忽發
今乃如此豈不有妨於我之前程乎遂自焚梅檀跌
坐蒲團振勵精神輪畫頂珠方靜念千佛矣忽然一
童子立窗外呼之曰師兄著寢否師父命召之矣性
真大愕曰深夜促召必有故也仍與童子忙詣方丈
大師集眾弟子儼然正坐威儀肅肅燭影煌煌乃勸
聲責之曰性真汝知汝罪乎性真顛倒下階跪而對

曰小子服事師父十閱春秋而曾未有毫髮不恭不
順之事誠愚此昏不知自作之罪大師曰修行之功
其目有三曰身也曰意也曰心也汝往龍宮飲酒而
醉敢到石橋邂逅女子以言語酬酌折贈花枝與之
相戲及其還來且尚繾綣初既盡心於美色旋即留
意於富貴慕世俗之繁華厭佛家之寂滅此三行工
夫一時壞了其罪固不可仍留於此也性真叩頭
泣訴曰師乎師乎性真誠有罪矣然自破酒戒因主
人之強勸而不獲已也與仙女酬酌言語只為借路

本非有意有何不正之事乎及歸禪房雖萌惡念一
刹那間自覺其非惕狂心之走住謁善端之自發昨
指追悔方寸復正此儒家所謂不遠而復者也苟使
弟子有罪則師父撻楚警戒亦教誨之一道何必迫
而黜之俾絕自新之路乎性真十二歲棄父母離親
戚倚畋師父卽剃頭髮言其義則無異生我育我語
其情則所謂無子有子父子之恩深矣師弟之分重
矣蓮花道場卽性真之家舍此何之大師曰汝欲去
之吾令去之汝苟欲留誰使汝去乎且汝自謂曰吾

何去乎汝所欲往之處即汝可歸之所也仍復大聲
曰黃巾力士安在忽有神將自空中而來俯伏聽令
大師分付曰汝領此罪人往豐都交付於閻王而回
性真聞之肝膽墜落潸淚迸出無數叩頭曰師父師
父聽此性真之言昔阿蘭尊者入於娼女之家與同
枕席失其操守而釋迦大佛不以為罪但設法教之
弟子雖有不謹之罪此之阿蘭猶且輕何必欲送於
豐都乎大師曰阿蘭尊者未制妖術雖與娼物親近
其心則未嘗變矣今汝則一見妖色全失素心嬰情
富貴流涎冕紱其視於阿蘭何如汝罪如一番輪回
之苦烏得免乎性真惟潸泣而已頓無行意大師復
慰之曰心苟不繫雖處山中道不可成矣不忘其根
本雖落於十丈狂塵之間畢竟自有祝駕之處汝必
欲復歸於此則吾當躬自牽來汝其勿疑而行性真
知不可奈何拜辭於佛像及師父與師兄弟相別隨
力士而歸入陰寬之關過望鄉之臺至豐都城外守
門鬼卒問其所從來力士曰承六觀大師法旨領罪
人而來矣鬼卒開城門而納之力士直抵森羅殿以

押來性真之意告之閻王使之召入指性真而言曰
上人之身雖在於南岳山蓮花之中上人之名已載
於地藏王香案之上矣寡人以為上人得成大道一
陞蓮座則天下衆生必將普被陰德矣今仍何事辱
至於此乎性真大慚良久乃告曰性真無狀曾遇南
岳仙女於橋上不能制一時之心故仍以得罪於師
父待命於大王矣閻王使左右上言於地藏王曰南
岳六觀大師使黃冲力士押送其弟子性真要令冥
司論罪而此與他罪人自別敢仰稟矣菩薩答曰修
行之人一往一來當依其所願何必更問閻王方欲
按決矣兩鬼卒又告曰黃冲力士以六觀大師法命
領八罪人來到於門外矣性真聞此言大驚矣閻王
命召罪人南岳八仙女匍匐而入跪於庭下閻王問
曰南岳女仙听我言也仙家自有無窮之勝樂自有
不盡之快樂何為到此地耶八人含羞而對曰妾等
奉衛夫人娘之命修起居於六觀大師路逢性真
小和尚有問答之事矣大師以妾等為玷污叢之靜
界移踪於衛娘之府中拉送妾等於大王妾等之外

沉苦樂皆懸於大王之手伏乞大王大慈大悲使之
再生於樂地閻王定使者九人招之前密、分付曰
率此九人速往人間言訖大風悠起於殿前吹上九
人於空中散之於四面八方性真隨使者為風力所
驅飄、搖、無所終薄至于一處風聲始息兩足已
在地上矣性真收拾驚魂舉目而見之則蒼山鬱、
而四圍清溪曲、而分流竹籬茅屋隱映草間者才十
餘家數人相對而立私相語曰楊處士夫人五十後
有胎候誠人間稀罕之事矣臨產已久尚無兒聲可
恠可慮性真默想曰今者我當輪生於人世而顧此
形身只箇精神而已骨肉正在蓮花峰上已火燒矣
我以年少之故未畜弟子更有何人收我舍利思量
反覆心切悽愴俄而使者出揮手招之言曰此地即
大唐國淮南道秀州縣也此家即楊處士家也處士
乃汝父親其妻柳氏乃汝慈母也汝以前生之緣為
此家之子汝須速入無失吉時性真即入見則處士
戴葛巾穿野服坐於中堂對爐煎藥香臭藹、然襲
衣房內隱、有婦人呻吟之聲矣使者促性真入房

中性真疑慮逡巡使者自後推擠性真蹶然付地神
昏氣窒若在天地翻覆之中者然性真大呼曰救我
救我而聲在喉間不能成語只作小兒啼哭之聲矣
侍婢走告於處士曰夫人誕生小郎君矣處士奉藥
梳而入夫妻相對滿面歡喜性真飢則飲乳飽則止
哭當其始也心頭尚記蓮花道場矣及其漸長知父
母之恩情然後前生之事已茫然不能知矣處士見
其兒子骨格清秀撫頂而言曰此兒必天人謫降也
名之曰少遊字之曰千里流光水駛犀角日長於焉
之間已至十歲容如溫玉眼若晨星氣質擢秀智慮
深遠魁然若大人君子矣處士謂柳氏曰我本非世
俗之人而以與君有下界因緣故久留於煙火之中
蓬萊仙侶寄書招邀者已久而念君孤子不能決去
今皇天默佑英子斯得聰達超倫穎膚拔萃真吾家
千里駒也君旣得依皈之所晚年必將觀榮華而享
富貴也此身去留不須介念也一日衆道人來集於
堂上與處士或騎白鹿或騎青鶴向深山而去此後
惟往々自空中寄書札而已蹤跡未嘗到家矣

萃陰縣閨女通信 藍田山道人傳琴

自楊處士昇公之後母子相依經過日月少遊才過數年才名藹蔚本郡太守以神童薦于朝而少游以親老為辭不肯就之年至十四五秀美之色似潘岳發越之氣似青蓮文章燕許如也詩材鮑謝如也筆法僕命鍾王智略分畜孫吳諸子百家九流三教天文地理六韜三畧舞槍之法用鈞之術神授鬼教無不精通蓋以前世修行之人心竇洞澈脑海恢廓觸處蘊解如竹迎刃非凡流俗士之比也一日告於母親曰父親昇天之日以門戶之責付之於小子而今家計貧窶老母勤勞兒子若甘為守家之狗曳尾之龜而不求世上之功名則家聲無以繼矣母心無以慰矣甚非父親期待之意也聞國家方設科抄選天下之羣才兒子欲暫移母親膝下歌鹿鳴而西遊柳氏見其志氣本不碌碌少年行役不能無慮遠路離別亦且關心而已知其沛然之氣不可以沮乃勉而許之盡賣釵釧備給盤纏少游拜辭母親以三尺書童一匹蹇驢取道而行累日至萃州萃陰縣距

長安已不遠矣山川風物一倍明麗以科期尚遠日
行數十里或訪名山或尋古跡客路殊不寂寥忽見
一區幽庄近滿芳林嫩柳交影綠煙如織中有小樓
丹碧照耀蕭灑遼復幽致可賞遂垂鞭徐行迫以視
之則長條細枝拂盍嫋娜若美女新浴綠髮臨風自
梳可愛亦可賞也少游手攀柳絲踟躕不能去歎賞
曰吾鄉蜀中惟多珍樹曾未見農、千枝純、萬縷
若此柳者也乃作楊柳詞其詩曰

楊柳青如織長條拂西樓願君勤種意此樹最風

流

楊柳何青、長條拂綺楹願君莫攀折此樹最多
情

詩成浪詠一遍其聲清亮豪爽宛若扣金擊石一陣
春風吹其餘響飄散於樓上其中適有玉人午睡方
濃忽然驚覺推枕起坐拓開繡戶徙倚雕欄流眄凝
睇四顧尋聲忽與楊生兩眸相值鬢髮雲鬟亂毛嬙
鬢玉釵斜欹眼波睖眇芳魂若痴弱質無力睡眠猶
在眉端鉛紅半消於臉上矣天然之色嫣然之態不

可以言語形容丹青描画也兩人脉脉相看未措一
辭楊生先送書童於村前客店使備夕炊矣至是還
報曰夕飯已具矣美人凝情孰視開戶而入惟有陣
陣暗香泛風而來而已楊生雖大恨書童一垂珠筍
如薄弱水遂與書童回來一步一顧紗窓已緊開而
不開耳來坐客店悵然消魂原來此女子姓秦氏名
彩鳳郎秦御史女子也早喪慈母且無兄弟年纔及
笄未適於人時御史上京師小姐獨在於家夢寐之
外忽逢楊生見其貌而悅其風彩聞其詩而慕其才
萃乃思惟曰女子從人終身大事一生榮辱百年苦
樂皆係於丈夫故卓文君以寡婦而從相如今我郎
處子之身也雖有自媒之嫌臣亦擇君古不云乎今
若不問其姓名不知其居住他日雖稟告於父親而
欲送媒妁東西南北何處可尋於是展一幅之牋寫
數句之詩封授於乳媪曰持此封書往彼客店尋得
俄者身騎小驢到此樓下詠楊柳詞之相公而傳之
俾知我欲結芳緣永托一身之意也此吾莫重之事
慎勿虛徐此相公其容顏如玉眉宇如畫雖在於衆

人之中昂々如鳳凰之出鷄羣媼必親見傳此情書
乳媼曰謹當如教而異時老爺若有問則將何以對
之耶小姐曰此則我當之汝勿慮焉乳娘出門而去
之旋又還問曰相公或已娶室或既定婚則何以為
之耶小姐移時沉吟乃言曰不幸已娶則我固不嫌
為副室而我觀此人年是青陽恐未及有室家矣乳
娘往于客店訪問吟咏楊柳詞之客此時楊生出立
於店門外見老婆來訪忙迎而問曰賦楊柳詞者即
我也老娘之問有何意耶乳娘見楊生之義不復致
疑但云此非討話之地也楊生引乳娘坐於客榻問
其來尋之意乳娘曰即君楊柳詞詠於何處乎荅曰
生以遠方之人初入帝畿愛其佳麗歷覽選勝今日
之午適過一處即大路之北小樓之下綠楊成林春
色可玩感興之餘賦得一詩而詠之矣老娘何以問
之媼曰即君其時與何人相面耶楊生曰小生幸值
天仙降臨樓上之時艷色尚在於眼異香猶濕於衣
矣媼曰老身當以實告之其家蓋吾主人秦御史宅
也其女郎即吾家小姐也小姐自幼時心明性慧大有

知人之鑑一見相公便欲托身而御史方在京師往
復稟定之間相公必轉向他處大海浮萍秋風落葉
將何以訪其蹤跡乎絲蘿雖切願托之心爐金寶有
自躍之恥而三生之緣重一時之嫌小也是以舍經
從權乞羞冒慚使老妾問郎君姓氏及鄉貫仍探婚
娶與否矣生聞之喜色溢面謝曰小生楊小游家本
在楚年幼未娶矣惟老母在堂花燭之禮當告兩家
父母而後行之結親之約今以一言而定之矣華山
長青渭水不絕乳娘亦大喜自袖中出一封書以贈
生、拆見郎楊柳一絕也其詩曰

樓頭種楊柳擬繫郎馬住如何折作鞭催向章臺
路

生艷其清新亟加歎服稱之曰雖古之王右丞李學
士蔑以加矣遂披彩牋寫一詩以授媼其詩曰

楊柳千萬絲絲絲結心曲願作月下繩好結春消
息

乳娘受置於懷中出店門而去楊生呼而語之曰小
姐秦之人小生楚之人一散之後萬里相阻山川修

復消息難通况今日此事既無良媒小生之心無可
憑信之處欲乘今夜之月色望見小姐之容光未知
老娘以為如何小姐詩中亦有此意望老娘更稟于
小姐乳娘去郎還來曰小姐奉賢郎和詩十分感激
且備傳郎君之意則小姐曰男女未及行禮私與相
見極知其非禮然方欲托身於其人而何可有違於
其言乎且中夜相會人言可畏異日父親若知之則
必有厚責欲待明日相會於中堂相與定約云矣楊
生嗟嘆曰小姐明敏之見正大之言非小生所及也
對乳娘再三勤囑無令失期乳娘唯唯而去是夜生
留宿於店中轉展不寐坐待晨鷄苦恨春宵之長也
俄而斗杓初轉村鼓催鳴方欲呼童而秣馬矣忽聞
千萬人喧闐之聲潮湧澎湃自西方而來矣楊生大
驚振衣而出立街而見之則執兵之亂卒避亂之衆
人籠山絡野紛駢雜踏軍聲動地哭響干霄問之人
則曰神策將軍仇士良自補皇帝發兵而反天子出
巡楊州關中大亂賊兵四散劫掠人家且傳言關函
關不通往來之人無論良賤皆作軍丁矣生慌忙驚

懼遂率書童鞭驢促行望藍田山而去欲竄伏於巖
穴之間矣仰見絕頂之上有數間草屋雲影掩翳鶴
聲清亮楊生知有人家從巖間石逕而上有道人凭
几而卧見生至起坐問曰君是避亂之人必淮南楊
處士令郎也楊生趨進再拜含淚而對曰小生果是
楊處士子也自別嚴父只依慈母氣質甚魯才學俱
蔑而妄生徵律之計冒充觀國之賓行到華陰猝值
變亂不啻今日獲拜大人此必上帝俯鑒微誠故令
叨陪大公之几杕得聞嚴父之消息伏乞仙君無惜
一言以慰人子之心家嚴今在何山而體履亦何如
道人笑曰尊君與我著基於紫閣峰上別去屬耳未
知其去向何處而童顏不改綠髮長春惟君無用傷
懷楊生泣訴曰或因先生可得一拜於家嚴乎道人
又笑曰父子之情雖深公凡之分迥殊惟欲為君指
之末由也而况三山渺邈十洲空濶尊公去就何以
得知君既到此姑且留宿徐待道路之通歸去亦未
晚也楊生帷間父親安寧之報道人落之無顧念之
意會合之望已絕矣心緒悽愴淚流被面道人慰之

曰合而雅之而合亦理之常也何以爲無益之悲耶
楊生拭淚而謝當隅而坐道人指壁上玄琴而問曰
君能解此乎生對曰惟有素癖而未遇賢師不得其
妙處矣道人使童子授琴於生使彈之生遂置之膝
上奏風入松一曲道人笑曰用手之法活動可教也
乃自移其琴以千古不傳之四曲次茅教之清而雅
幽而亮實人間之所未聞者生亦來精通音律且多
神悟一學能盡傳其妙道人大喜又出白玉洞簫自
吹一曲以教生仍謂之曰知音相遇古人所難今以
此一琴一簫贈君日後必有用處君其識之生受而
拜謝曰小生之得拜先生必是家親之指導先生卽
家親故人小生敬事先生何異於家親乎侍先生杖
屨以備笏子之列小子願也道人笑曰人間富貴自
來偏君之將不可免也何能從遊老夫栖在巖穴乎
况君畢竟所故之處與我各異非我之徒也但不忍
負慇懃之意贈此彭祖方書一卷老夫之情此可領
矣習此則雖不能久視延年亦足以消病却老也生
復起拜而受之仍問曰先生以小子期之以人間富

貴敢問前程之事矣小子於華陰縣與秦家女子方
議婚姻為亂兵所逐奔竄至此未知此婚可得成否
道人大笑曰婚姻之事昏黑似夜天機未可輕泄然
君之佳緣在於累處秦女不必偏自繾綣也生跪而
受命陪道人同宿於堂天未明道人嗅覺楊生而謂
之曰道路既通科期退定於明春想大夫人方倚
閨之望須早歸故鄉無貽止堂之憂仍許給路費生
百拜床下稱謝厚眷收拾琴書行出洞門不勝依黯
矯首回顧茅茨及道人已無去處惟曙色蒼涼彩靄
葱籠而已生入山之初楊花未落一夜之間菊花滿
散矣生大以為怪問之於人已秋八月矣來訪舊日
客店新經兵火村落蕭條與向來經過之時大異赴
舉之士紛々下來生問都下消息則答曰國家召諸
道兵馬過五箇月始削平僭亂大駕還都科舉且以
明春退定矣楊生往訪秦御史家則繞溪衰柳搖落
於風霜之後殊非舊日景色朱樓粉牆已成灰燼陳
礎破瓦堆積遺墟而已四隣荒冷亦不聞鷄犬之聲
生愴人事之易變悵佳期之已曠攀援枿條佇立斜

陽徒吟蔡小姐楊柳之詞一字一潸衣裾盡襲欲問
往事不見人跡乃茫然而啟問于店主曰彼蔡御史
家屬今在何處耶店主嗟惋曰相公不聞耶前者御
史仕宦在京師惟小姐率婢僕守家官軍恢復京師
之後朝廷以蔡御史為受逆賊偽爵以極刑斬之小
姐押去京師而其後或言終不免慘禍或言沒入掖
庭矣今朝官人押領罪人等數多家屬過此店之前
問之則曰此屬皆沒入為英南縣奴婢者也或云蔡
小姐亦入於其中矣楊生所之潸淚自下曰藍田山
道人云蔡氏婚事昏黑似夜小姐必已死矣更無詰
問之處乃治行具下去秀州此時柳氏聞京師禍亂
之報恐兒子死於兵火日夜呼天幾不得自保矣及
見少游相持痛哭若遇泉下之人未幾旧歲已盡新
春忽屆矣生又將作赴舉之行柳氏曰去年汝往皇
都幾陷危境至今思惟慄慄可怕汝年尚穉功名不
急然吾所以不挽汝行者吾亦有主意故也顧此秀
州既狹且僻門戶才貌實無堪為汝配者而汝已十
六歲也今若不定幾何其不失時乎京師紫清觀杜

鍊師卽吾表兄出家雖久計其年歲則尚或生存此
兄氣宇不凡知慮有裕名門貴族無不出入寄我情
書則必規汝如子而出力周旋爲求賢匹汝須留意
於此仍作書而付之生受命始以華陰事告之聊有
悽感之色柳氏嗟咄曰秦氏雖美旣無天緣禍家餘
生必難全保設令不死逢着亦難汝須永斷浮念更
求他姻以慰老母企望之懷也生拜敬登程及到洛
陽猝值驟雨避入於南門外酒店沽酒而飲生謂店
主曰此酒雖美亦非上品也主人曰小店之酒無勝
於此者相公若求上品天津橋頭酒肆所賣之酒名
曰洛陽春一斗之酒千錢其價味雖好而価則高矣
生靜思洛陽自古帝王之都繁華壯麗甲於天下我
去年取路他處而去故未見其勝繁今行當不落莫
矣

楊千里酒楼擢桂

桂蟾月鵲被薦賢

生乃使書童筭給酒債乃驅驢向天津而行及抵城
中山水之勝人物之盛果協所聞矣洛水橫貫都城
如鋪白練天津橋迴跨澄波直通大路隱々如彩虹

之飲水碗、如蒼龍之展腰、朱甍空碧、尾耀日色、映清漪、影抱香街、可謂第一名區也。生知其為店主、所謂酒樓、乃催行至其樓前、金鞍駿馬、填塞通衢、僕夫林立、譁聲雷聒、仰視樓上、則絲竹轟鳴、聲在半空、羅綺紛纈、香聞十里。生以為河南府尹譙客於此、使書童問之、爭言城裏少年諸公子、聚集一時、名妓設宴、玩景。生聞之、已覺醉興翩、豪氣騰、於是當樓下驢直入樓中、年少書生十餘人、與美人數十雜坐於錦筵之上、騁高談、浮太白衣冠、鮮明意氣、軒豁諸生。見楊生容顏秀美、符彩灑落、齊起揖迎、分席列坐。各通姓名、後上座有盧生者、先問曰：「吾見楊兄行色、所謂槐花黃、舉子忙者也。」生曰：「誠如兄言矣。又有杜生者曰：『楊兄苟是赴舉之儒、則雖云不速之賓、忝於今日之會、亦不妨也。』」生曰：「以兩兄之言、覩之則今日之會、非但以酒盃留連而已、必結詩社而較文章也。若小第者、以楚國寒賤之人、年齒既少、知識甚狹、雖以薄劣、猥充鄉貫、忝與於諸公盛會之末、不亦僭乎？」諸人見楊生語遜、而年幼頗輕易之、荅曰：「吾輩之會、

非爲結詩社也而楊兄所謂較文章蓋彷彿矣然兄是後來之客雖作詩可也不作亦可也與吾輩飲酒洽好矣仍促傳巡杯滿座諸妓迭奏衆樂楊生乍擡醉眸獵視羣妓二十餘人各執其藝而惟一人超然端坐不奏樂不接語淑美之容冶艷之態真國色也望如南海觀音婷々獨坐於繪素之中矣生神魂撩亂自忘巡杯其美入亦頻顧楊生暗以秋波送情生又睇視則累幅詩箋堆積於美人之前遂向諸生而言曰彼詩箋必諸兄佳製可得一賞否諸人未及對美人輒起握其華箋置之於楊生之座前生一一披閱則大都十餘張詩而其中雖不無優劣生熟蓋平々無驚語佳句也生心語曰我曾聞洛陽多才子矣以此見之則虛言也乃還其詩箋於美人對諸生拱手而言曰下士賤生未嘗見上國文章矣今者幸玩諸兄珠玉快樂之心不可勝喻此時諸生已大醉矣恰々笑曰楊兄但知詩句之妙而已不知其間有尤妙之事也生曰少翁過蒙諸兄眷愛酒召之問已作忘形之友所謂妙事何惜向少翁說未耶王生大笑

曰說道於凡何害之有吾洛陽素稱人才府庫是以
近前科甲洛陽之人不為壯元則必為探花吾輩諸
人皆得文字上虛名而不能自定其優劣高下矣彼
娘子姓桂名蟾月非但姿色歌舞獨步於東京古今
詩文無所不通且其詩眼尤妙矣靈如鬼神洛陽諸
儒納卷而來則一閱其文斷其立落言如符合未嘗
一失其神鑑如此是以吾輩各以所製之文送於桂
娘經其品題取其入眼者載之歌曲被之管絃以之
而定其高下長其聲價如旗亭故事况桂娘姓名蓋
應月中之桂新榜魁元之吉兆寔在於此矣楊生試
聞之此非妙事乎有杜生者曰此外有別妙而又妙
者諸詩之中桂娘擇其一首而歌之則作其詩者今
夜當與桂卿好結芳緣而吾輩皆作賀客而已斯豈
非妙而又妙者乎楊兄亦男子也苟有一段豪興亦
賦一詩與吾輩爭衡似好也生曰諸兄之詩成之已
久未知桂卿已歌何人之詩乎王生曰桂卿尚靳一
闋清音櫻唇久鎖玉齒未啓陽春絕調猶不入於吾
儕之耳桂卿若不故作嬌態則必有羞澁之心而然

也生曰小笄曾在楚中雖或依樣画蘆作一兩首詩而卽局外之人也與諸兄較藝恐未安也王生大言曰楊生容貌美於女子矣又何無丈夫之意耶聖人有言曰當仁不讓於師又曰其爭也君子笄恐楊兄無詩才也苟有才也豈可徒執偽嫌乎楊生雖外饒虛讓一見桂娘豪情已不可制矣見諸生座傍尚有空箋即抽其一幅縱橫走筆題三章詩比如風樺之走海渴馬之奔川諸生見其詩思之敏捷筆勢之飛動莫不驚訝失色矣楊生擲筆於席上謂諸生曰宜先請教於諸兄而今日座中桂卿即考官也納卷時刻恐不可及也卽送詩箋於桂卿其詩曰

楚客西遊路入秦酒樓來醉洛陽春月中丹桂誰先折今代文章自有人

天津橋上柳花飛珠箔重、映夕暉側耳要聽歌一曲錦筵休復舞羅衣

花枝羞殺玉人粧未吐纖歌口已香待得樛塵飛盡後洞房花燭賀新郎

蟾月乍轉星眸霎然看過檀板一聲清歌自散媚

如縷咽、如訴鶴唳青田鳳鳴丹邱秦箏奪其聲趙
瑟失其曲滿座皆灑然易容初諸人傲視楊生許令
作詩矣及其三詩皆入於蟾月之歌喉憮然敗興相
顧無言欲讓蟾月於楊生則近於無膽欲背座中之
約則難於失信面、直視嘿、癡坐楊生知其氣色
悠起告辭曰小茅偶蒙諸兄款接叨忝盛宴既醉且
飽誠切感幸前路尚遠行色甚忙未得終日吐話他
日曲江之會當罄此餘懷矣乃從容下去諸生亦不
肯挽止矣生出至樓前方欲跨驢蟾月忙步而來謂
生曰此路南畔有粉牆、外有櫻桃盛開此乃妾家
相公須先往訪得此家待妾還故妾亦從此往矣生
點頭而諾南向而去蟾月上樓謂諸生曰諸相公不
以妾為陋以數闋之歌卜今夜之緣將何以處之耶
諸人猶不捨愛慕之情荅曰楊哥客也非吾輩中人
何可以此為拘乎互相和應終無定論蟾月以冷談
應之曰人而無信妾知其不可也座上娼樂非不足
也諸相公盡其不盡之興適有病未得侍坐終宴矣
仍緩步而出諸人初既有約且見其冷談之色不敢

出一言矣此時楊生往住店搬移行李趁黃昏往尋
蟾月之家蟾月先已還家掃中堂燃花燭悄然而待
之楊生繫驢櫻桃樹下往叩重門蟾月聞剝啄之聲
跣履出迎曰下樓之時卽先妾後妾已先到而卽何
後耶生曰以主人而待客可乎以客而待主人可乎
真所謂非敢後也馬不前也遂相與携扶而入兩人
相對其喜可知蟾月薦酌玉杯以金縷衣一曲侑之
芳姿嫩聲能割人之腸而迷人之魂生情不能自抑
相携就枕雖巫山之夢洛浦之遇未足以踰其樂矣
至夜半蟾月於寢上謂生曰妾之一身自今日已托
於卽君矣請略暴情事惟卽君俯察而矜憫焉妾本
韶州人也父曾為此州驛丞矣不幸病死於他鄉家
事零替故山迢遞力單勢蹙無路返葬繼母賣妾於
娼家受百金而去妾忍辱含痛屈身事人只祈天或
垂憐幸逢君子復見日月之明矣妾家樓前卽去長
安道也車馬之聲晝夜不絕來人過客孰不落鞭於
妾之門前乎從來四五年間眼閱千萬人矣尚未見
延似於卽君者今何幸遇我卽君至願畢矣卽若不

以妾鄙夷之則妾願為樵爨之婢敢問郎君之意如何生歎答曰我之深情豈與桂娘少間哉茅我本貧家秀才也且堂有老母與桂娘偕老恐不繫於老親之意若具妻妾則亦恐桂娘之不樂也桂娘雖不以為嫌天下必無可為桂娘女君之淑女是可慮也蟾月曰郎君是何言也當今天下之才無出於郎君之右者新榜壯元固不足論而丞相印綬大將節鉞非久當畋於郎君手中天下美女孰不願從於郎君乎將見紅拂隨李靖之匹馬綠珠步石崇之香塵蟾月何人敢有一毫專寵之心惟願郎君娶賢婦於高門以奉大夫人後亦勿棄賤妾焉請自今以後潔身而待命矣生曰去年我曾過華州偶見秦家女子其容貌才華足與桂娘可較伯仲而不幸今也則亡桂卿欲使我更求淑女於何處乎蟾月曰郎君所言者必是秦御史女彩鳳也御史曾為吏於此府秦娘子與賤妾情誼稠密矣其娘子且有卓文君之才貌郎君既無長卿之情而今雖思之亦無益矣請郎君更求於他門也楊生曰自古絕色本不世出今桂卿秦娘

兩人生並一代吾恐天地精明之氣殆已盡矣蟾月
大笑曰郎君之言誠如井底蛙矣妾姑以吾娼妓中
公論告於郎君矣天下有青樓三絕色之語江南萬
玉燕河北狄驚鴻洛陽桂蟾月桂蟾月郎妾也妾則
獨得虛名玉燕驚鴻真當代絕艷豈可曰天下更無
絕色乎生曰吾意則彼兩人猥與桂卿齊名矣蟾月
曰玉燕以地之遠雖未得見南來之人無不稱賢可
知其決非虛名驚鴻與妾情若兄弟驚鴻一生本末
請略陳之驚鴻播州良家女也早失怙恃依其姑母
自十歲美麗之色名於河北近地之人欲以千金買
以為妾媒婆填門開如群蜂而驚鴻言於姑母皆斥
遣衆媒婆問於姑母曰姑娘東推西却不肯許人必
得何許人乃合於意欲為大丞相之妾乎欲為節度
使之副室乎欲許於名士乎欲送於秀才乎驚鴻替
對曰若如晉時東山携妓之謝安石則可以為大丞
相之妾矣若如三國時使人誤曲之周公瑾則可以
為節度使之妾矣若有玄宗朝獻清平詞之翰林學
士則名士可隨矣若有武帝時奏鳳凰曲之司馬長

卿則秀才可從矣惟意是適何可逆料乎衆婆大笑而散驚鴻私以為窮鄉女子耳目不廣將何揀天下之奇才擇閨中之賢匹乎惟娼女則英雄豪傑無不接席而酬酌公子王孫亦皆開門而逢迎賢愚易卜優劣可分譬之則求竹於楚虎採玉於藍田奇才美品何患不得遂願自賣於娼家必欲托身於奇男未及數年名聲大噪去年秋山東河北十二州文人士會於鄴都設宴以誤驚鴻以一曲霓裳舞於席上翩如驚鴻矯如翔鳳百隊羅綺盡失顏色其才其貌此可見矣宴罷獨上於銅雀臺帶月徘徊感古悲傷詠新鴈之遺句吊分香之往蹟仍竊笑曹孟德不能藏二喬於樓中見之者無不愛其才奇其志顧今閨閣之中豈無其人乎驚鴻與妾同遊於上國寺與之論懷驚鴻謂妾曰爾我兩人苟得意中之君子互相薦引同事一身則庶不誤百年之樂矣妾亦諾之矣今逮遇郎君輒思驚鴻而驚鴻方入於山東諸侯宮中此所謂好事多魔者也侯王姬妾富貴雖極亦非驚鴻之願也仍唏噓曰惜乎安得一見驚鴻說此情

也楊生曰青樓中雖有許多才女安知士夫家閨秀
不讓娼靡一頭地乎蟾月曰以妾目見無如秦娘子
者苟下秦娘一等妾不敢薦於郎君然妾飽聞長安
之人爭相稱道曰鄭司徒女子窈窕之態幽閑之德
為當今女子中第一妾雖未見大名之下本無虛事
郎君故到京師留意訪問是所望也問荅之間紗窓
已微明矣兩人同起梳洗畢蟾月曰此處非郎君久
留之地也况昨日諸公子尚不無快之之心恐不利
於相公須趁早登程前頭叨侍之日尚多何必為兒
女子屑之悲乎生曰娘言誠如金石當銘鏤於心
肝矣遂相對揮淚分袂而去

倩女冠鄭府遇知音

老司徒金榜得快婿

楊生自洛陽抵長安定其旅舍頓其行裝而科日尚
遠矣招店人問紫清觀遠近荅云在春明門外矣郎
備禮段往尋杜鍊師鍊師年可六十餘歲戒行甚高
為觀中女冠之首矣生進以禮謁傳其母親書簡鍊
師聞其安否垂淚而言曰我與令堂姐之相別已二
十年後生之人軒仰若此人世流光信如白駒之往

也吾老矣厭處於京師煩囂之中方欲遠向崆峒學
仙訪道鍊魂守真栖心於物外矣姐書中有所托
之言吾當不得已為君少留楊生風彩明秀如仙當
世閨艷之中恐難得相敵之良配也然從須商量如
有閑日更加一來焉楊生曰小侄親老家貧年近二
十而身處僻鄉未能擇配方當喜懼之日反貽衣食
之憂誠孝莫展歉愧深切今拜叔母眷念至斯感賀
良深矣即拜辭而退時科日將迫而自聞指婚之諾
稍弛求名之心數日後復往觀中鍊師迎笑曰一處
有處女而言其才與貌則真楊郎之配而但其家門
楣太高六代公侯三世相國楊郎若為今榜魁元則
此婚庶可望矣其前發口無益也楊郎不必煩訪老
身勉修科業期於大捷可也楊生曰誰家也鍊師曰
春明門外鄭司徒家也朱門臨道門上設榮戟者即
其第也司徒有一女而其處子仙也非人也生忽思
蟾月之言潛念曰此女子果如何而大得聲譽於兩
京之間乎問於鍊師曰鄭司徒女子師傅曾見之乎
鍊師曰我豈不見乎鄭小姐即天人不可以口舌形

其義也生曰小侄非敢為誇大之言也今春科第當
如探囊中物耳此則固不足掛念而平生有癡歎之
願不見處子則不欲求婚願師傳特出慈悲之心使
小子一見其顏色如何鍊師大笑曰宰相家女子豈
有得見之路乎楊郎或慮老身之言有未可信者乎
生曰小子何敢有疑於尊言乎凡人之所見各自不
同安信師傳之眼必如小子之目乎鍊師曰萬無此
理也鳳凰麒麟婦孺皆稱祥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高明苟非無目之人則豈不知子都之義乎楊生猶
不快而啟矣必欲受諾於鍊師翌日清晨又往道觀
鍊師謂曰楊郎必有事也生曰小子不見鄭小姐則
終不能無疑於心更乞師傳念母親付托之意察小
子委曲之情密運冲襟別出妙計使小子一遭望見
則當結草而啜報矣鍊師掉頭曰未易哉沉吟半晌
乃謂曰吾見楊郎聰睿明透學問之暇或知音律乎
生曰小子曾遇異人學得妙曲五音六律頗皆明通
矣鍊師曰宰相之家甲第峨峨中門五重花園深深
繚垣數丈自非身具羽翼不可越也且鄭小姐讀詩

學禮律身有範一動一靜合度合儀既不焚香於道
觀又不薦齋於尼院正月上元不觀燈市之戲三月
三日不作曲江之遊外人何從而窺見乎且有一事
或冀萬幸而恐楊生不肯從也生曰鄭小姐如可得
見雖令升天入地握火蹈水何敢不從乎鍊師曰鄭
司徒近因老病不樂仕宦惟寄興於園林鐘鼓夫人
崔氏性好音樂而小姐聰慧穎悟千萬百事無不明
知至於音律清濁節奏繁促一聞輒解毫分縷析雖
妙如師襄神如子期未必過此而蔡文姬之能知斷
絃蓋餘事耳崔夫人聞有新翻之曲則必招致其人
使坐於座前令小姐論其高下評其工拙憑几而聽
以此為暮景之樂吾意楊郎苟解彈琴預習一曲而
待之三月晦日乃靈符道君誕日鄭府每年必送解
事奴婢賁來香燭於觀中楊郎當以此時揔着女服
手弄三尺綠綺使彼聞之則彼必改告於夫人夫人
聽之則必請去矣入鄭府之後得見小姐與否皆係
天緣非老身所知而此外無他計矣况君如義人之
貌樣且不生髯出家之人或有不累髮不掩耳者愛

服亦不難矣生喜而拜謝退居屈指待日矣原來鄭
司徒無他子女只有一女小姐而已崔夫人解婉之
日於昏困中見之則有仙女把一顆明珠入於房櫳
俄而小姐生矣名之曰瓊貝及長嬌姿雅儀奇才微
範蓋千古一人也父母鍾愛甚篤欲得佳郎而無可
意者年至二八尚未笄矣一日崔夫人招小姐乳母
錢媼謂之曰今日道君誕日汝持香燭往紫清觀傳
與杜鍊師兼以衣段茶果致吾禮不忘之意錢氏
領命乘小轎至道觀鍊師受其香燭供享於三清殿
且奉三種盛饌百拜而謝齋供錢媼而送之此時楊
生已到別堂方橫琴而奏曲錢媼留別鍊師正欲上
轎忽聽琴韻出於三清殿迤西小廊之上其聲甚妙
宛轉清新如在雲霄之外矣錢媼停轎而立側聽頗
久顧問於鍊師曰我在夫人左右多聽名琴而此琴
之聲果初聞也未知何人所彈耶鍊師答曰日昨年
少女冠自楚地而來欲壯觀皇都姑此淹留而時
弄琴其聲可愛貧道聾於音律者不知其工焉知其
拙今媼有此嘉獎必善手也錢媼曰吾夫人若聞

之則必有召命矣鍊師須挽留此人勿令之他鍊師
曰當如教矣送錢媼出洞門後以此言傳於楊生
大悅苦待夫人之召矣錢媼歸告於夫人曰紫清觀
有何許女冠能做奇絕之響誠異事矣夫人曰吾欲
一聽之矣明日送小轎一乘婢子一人於觀中傳語
於鍊師曰小女冠雖不欲辱臨道人須為之勸送鍊
師對其侍婢謂生曰尊人有舍君須勉往生日邀方
賤蹤雖不合進謁於尊前而大師之教何敢有違於
是具女道士之中服抱琴而出隱然有魏仙君之道
骨飄然有謝自然之仙風矣鄭府又鬟欽嘆不已楊
生乘小轎至鄭府侍婢引入於內庭夫人坐於中堂
威儀端嚴楊生叩頭再拜於堂下夫人命賜坐謂之
曰昨日婢子往道觀幸聽仙樂而來老人方願一見
得接道人清儀須覺俗慮之自消楊生避席而對曰
貧道本是楚間孤賤之人也浪跡如雲朝東暮西茲
因賤技獲近夫人座下是豈始望之所及哉夫人使
侍婢取楊生手中之琴置膝摩挲乃稱賞曰真箇妙
材也生答曰此龜門山百年自枯之桐木性已盡於

霹靂堅強不下於金石雖以千金賭之不可易也酬
荅之頃砌陰已改而漠然無小姐之形影矣楊生心
甚著急疑慮自起告於夫人曰貧道雖傳古調而今
之不彈者多貧道亦不能自知其聲之非今而古也
頃因紫清觀衆女觀之言而聞之則小姐之知音為
今世之師曠願效賤藝以聽小姐之下教也夫人使
侍婢招小姐俄而繡幕乍捲薜澤微生小姐束坐於
夫人座側楊生起拜畢縱目而望之太陽初湧於彤
霞芳蓮政映於綠水矣神搖眸眩不能正視楊生嫌
其坐席稍遠眼力有碍乃告於夫人曰貧道欲受小
姐之明教而萃堂廣潤聲韻散泄或恐不專於細聽
也夫人謂侍兒曰女冠之座可移於前也侍婢移席
請坐雖逼近於夫人之座而適當小姐座席之右反
不如直視相望之時也生大以為恨而不敢再請侍
婢設香案於前開金爐焚名香生乃改坐援琴先奏
霓裳羽衣之曲小姐曰美哉此曲宛然天寶太平之
氣像也此曲人必解之而曲臻其妙未有如道人之
手段者也此非所謂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罷霓裳羽

衣曲者乎階亂之淫樂不足聽也願聞他曲楊生更
奏一曲小姐曰此曲樂而淫哀而促卽陳後主玉樹
後庭花者也此非所謂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
後庭花者乎亡國之繁音不足尚也更奏他曲楊生
又奏一闋小姐曰此曲如悲如喜如感激者然如思
念者然昔蔡文姬遭亂被拘生二子於胡中矣及曹
操贖還文姬將故國留別兩兒作胡笳十八拍以
寓悲憐之意所謂胡人落淚添邊草漢使斷腸對故
客者也其聲雖可聽也失節之人曷足道哉請新其
曲楊生又奏一腔小姐曰王昭君出塞曲也昭君眷
係舊君瞻望故鄉悲此身之失所怨画師之不公以
無限不平之心付之一曲之中所謂誰憐一曲傳樂
府能使千秋傷綺羅者也然胡姬之曲邊方之聲本
非正音也抑有他曲乎楊生又奏一轉小姐改容而
言曰吾不聞此聲久矣道人實非凡人也此則英雄
不遇其時宅心於塵世之外而忠義之氣積鬱於板
蕩之中得非嵇叔夜廣陵散乎及其被戮於東市也
顧日影彈一曲曰冤哉人有欲學廣陵散者乎吾惜

之不傳也嗟呼廣陵散從此絕矣所謂獨鳥下東南
廣陵何處在者也後人無傳之者道人必遇嵇康之
精靈而學也生膝席而答曰小姐之英慧出人萬
層也貧道嘗聞之於師其言與小姐一也又奏一翻
小姐曰優哉風哉青山峨峨綠水洋洋神公之
跡超脫塵臼之中此非伯牙水公操乎所謂鍾期既
遇奏流水而何慚者乎道人乃千百歲後知音也伯
牙之靈如有所知必不恨鍾子期之死也楊生又彈
一闋小姐輒正襟跪坐曰至矣盡矣聖人遭遇亂世
遑々四海有極濟萬姓之意非孔宣父誰能作此曲
乎必倚蘭操也所謂逍遙九州無有定處者非其意
耶楊生跪坐添香復彈一曲小姐曰高哉美哉倚蘭
之操雖出於大聖人憂時救世之心而猶有不遇時
之歎也此曲與天地萬物熙々同春觀々蕩々無得
以名焉是必大舜南薰曲也所謂南風之薰芳可以
解吾民之愠芳者也盡善盡美者無過於此者雖有
他曲不願聞也楊生敬而對曰貧道聞樂律九變天
神下降貧道所奏者只八曲也尚有一曲請玉振之

矣拂柱調絃閃手而彈其聲悠揚闔悅能使人寬佚
而心蕩庭前百花一時齊綻乳燕雙飛流鶯互歌小
姐蛾眉暫低眼波不收泯默而坐矣至鳳芳鳳芳故
鄉遨遊四海求其凰之句乃開眸再望俯視其帶
紅暈轉上於頰黃氣忽消於八字正若被惱於春
酒者也卽雍容起立轉身入內生愕然無語推琴而
起惟瞪視小姐之背魂飛神飄立如泥塑夫人命坐
之問曰師傅戲者所彈者何曲也生卽對曰貧道傳
得於師而不知其曲名故正待小姐之命矣小姐久
而不出夫人使侍婢問其故侍婢還報曰小姐半日
觸風氣候欠安不能出來矣楊生大疑小姐之覺悟
蹙蹙不安不敢久留起拜於夫人曰伏聞小姐玉體
不平貧道實切憂慮矣伏想夫人親自診視貧道請
退去矣夫人出金帛而賞之生辭曰出家之人雖粗
解聲律不過自適而已敢受伶人之纏頭乎因頓首
而謝下階而去夫人憂小姐之病卽召問之已快愈
矣小姐還于寢室問於侍婢曰春娘之病今日何如
侍女曰今日已差聞小姐聽琴新起梳洗矣原來春

娘姓賈氏其父西蜀人也上京為丞相府胥吏多有
功勞於鄭司徒家矣未久病死時春娘年才十歲司
徒夫妻憐其無依收置府中使與小姐同遊其造於
小姐較一月矣容貌粹麗百態俱備端正尊貴之氣
像雖不及於小姐而亦絕代佳人也詩才之奇筆法
之妙女紅之工足與小姐相上下小姐視如同氣不
忍暫離雖有奴主之分實同朋友之誼本名郎楚雲
而小姐以其態度之可愛採韓吏部多態春空雲之
句改其名曰春雲家內之人皆以春雲呼之春雲未

見小姐而問曰朝者諸侍女爭言中堂彈琴之女冠
容如天仙手彈稀音小姐大加稱贊小婢忘却在病
方欲玩賞其女冠何其速去耶小姐發紅於面徐言
曰吾動身如玉持心如盤足跡不出於重門言語不
交於親戚乃春娘之所知也一朝為人所詐忽受難
洗之羞辱自此何舉面對人乎春雲驚曰怪哉此何
言也小姐曰俄來女冠果然其容貌秀矣琴曲妙矣
郎嘖嘖不畢其說春雲曰其人莽如何耶小姐曰其
女冠始奏霓裳羽衣次奏諸曲其終也奏帝舜南薰

曲我一、評論遵季札之言仍請止之其女冠言有
一曲矣更奏新聲乃司馬相如挑卓文君之鳳求凰
也我始有疑而見之其容貌舉止與女子大異是必
詐偽人之欲賞春色而變服來矣所恨者春娘若不
病一見可辨其詐也我以閨中處女之身與初不知
何許男子半日對坐露面接語天下寧有是事耶雖
母子之間我不忍以此言告之矣非春娘誰與說此
懷也春娘笑曰相如鳳求凰處子獨不聞耶必見盃
中之弓影也小姐曰不然此人奏曲皆有次茅若使
無心求凰之曲何必奏之於諸曲之末乎况女子中
容貌或有清弱者或有壯大者矣氣像豪爽未見如
此人者予意則國試已迫四方儒生皆集於京師其
中恐有誤聞我名者妄生探芳之計也春雲曰其女
冠果是男子則其容顏之秀美如此其氣像之豪爽
如此其精通音律又如此可知其才品之高矣安知
非真相如乎小姐曰彼雖相如我則決不作卓文君
也春雲曰小姐無為可笑之說文君寡婦也小姐處
女也文君有意而從之小姐無心而聽之小姐何以

自此於文君乎兩人嬉々而笑終日自樂一日小姐侍夫人而坐司徒自外而入持新出榜眼以授夫人曰女兒婚事至今未定故欲擇佳郎於新榜之中矣聞壯元楊少游淮南之人時年十六歲且其科製人皆稱贊此必一代才子且聞其風儀俊秀標致高爽將成大器而時未娶妻若得此人為東床之客則我心足矣夫人曰耳聞不如目見人雖過稱吾何盡信必也親見而後方可定也司徒曰是亦不難

詠花鞋透露懷春心

幻公庄成就小星緣

小姐聞其父親之言入寢室謂春雲曰向日彈琴女冠自稱楚人年可十六七歲淮南郎楚地且其年紀相近吾心實不能無疑也此人若其女冠則必來謁於父親矣汝須待其來到留意而見之春雲曰其人妾曾未之見雖與相對何其知之春雲之意則小姐從青鎖之內親自窺見似好耳兩人相對而笑此時楊少遊連魁於會試及殿試郎被揀於翰苑聲名聳於一世矣公侯貴戚有女者皆爭送媒妁而生畫却之往見禮部權侍郎以求婚於鄭家之意縷々告之

仍要紹介侍郎裁一札而付之生郎袖往鄭司徒家
通其姓名司徒知楊壯元之至謂夫人曰新榜壯元
來矣郎迎見於外軒楊壯元戴桂花擁仙樂進拜於
司徒丈彩之義禮貌之恭已令司徒口呿而遮露矣
一府之中惟小姐一人之外莫不奔走聳觀焉春雲
問於夫人侍婢曰吾聞老爺與夫人唱酬之言前日
彈琴女冠郎楊壯元之表妹有彷彿處乎爭言曰果
是矣觀其舉止容貌少無叅差表兄弟中何其酷相
似耶春雲郎入謂小姐曰小姐明鑑果不差矣小姐

曰汝須更往聞其為何語而來春雲郎出去久而還
曰吾老爺為小姐求婚於楊壯元壯元拜而謝曰晚
生自入京師聞令小姐窈窕之德幽閑之態妄出非
分之望今朝往議於座師權侍郎則侍郎許以一書
通於大人而顧念門戶之不敵如青雲濁水之相懸
人品之不同如鳳凰烏雀之各異侍郎之書方在晚
生袖中而慚愧趑趄不敢進矣仍擎而獻之老爺見
而大悅方促進酒饌矣小姐驚曰婚姻大事不可草
率而父親何如是輕諾耶語未了侍婢以夫人之命

招之小姐承命而往夫人曰壯元楊小遊一榜所推
萬人所稱汝之父親既已許婚吾老夫妻已得托身
之人矣更無可憂者也小姐曰小女聞侍婢之言楊
壯元容儀一如頃日彈琴之女冠果其然乎夫人曰
婢輩之言是也我愛其女冠公風道骨拔出於世久
愈不忘方欲更邀而家間多事計莫之遂矣今見楊
壯元宛如女冠相對以此足知楊壯元之美也小姐
曰楊壯元雖美小女與彼有嫌與之結親恐不可也
夫人曰是甚怪事此事吾女兒處於深閨楊壯元居

在淮南本無干涉之事有何嫌疑之端乎小姐曰小
女之事言之可愧故尚未得告於母親矣日前女冠
郎今日之楊壯元也愛服彈琴欲知小女之妍媸也
小女陷於奸計終日打話豈可曰無嫌乎夫人驚懼
無語司徒送楊壯元入內寢喜色已津々矣謂小姐
曰瓊貝汝今日有乘龍之慶甚是快活事也夫人以
小姐之言傳之司徒更問於小姐知楊生彈求凰之
曲顛末大笑曰楊壯元真風流才子也昔王維學士
著樂工衣服彈琵琶於太平公至之筵仍占壯元至

今為流傳之美談楊郎為求淑女揔着衣服實多寸
之人一時遊戲之事何嫌之有况女兒只見女道士
而已不見楊壯元也楊壯元之揔女道士於汝何關
與卓文君之屬簾窺見不可同日道也有何自嫌之
心乎小姐曰小女之心實無所愧見欺於人一至於
此以是憤恚欲死爾司徒又笑曰此則非老父所知
也他日汝可問之於楊生夫人問於司徒曰楊郎欲
行禮於何間乎司徒曰納幣之禮從俗而行之親迎
則待秋間陪來大夫人後方定日矣夫人曰禮則然

矣遲速何論遂擇吉日捧楊翰林之幣仍請翰林於
花院別堂處之以子婿之禮敬事司徒夫妻司徒夫
妻愛翰林如親子為一日小姐偶過春雲寢房春雲
方刺繡於錦鞋為春陽所惱獨枕繡機而眠小姐因
入房中細見繡線之妙嘆其才品之美矣機下有小
紙寫數行書展見則郎咏鞋之詩也其詩曰

憐渠最得玉人親步，相隨不暫捨燭滅羅帷解
帶時使爾拋却象床下

小姐見罷自語曰春娘詩才尤將進矣以繡鞋比之

於身以玉人擬之於吾每言常時與我不曾相離彼
將從人必與我相踈也春娘誠愛我也又微吟而笑
曰春雲欲上於吾所寢象床之上乎欲與我同事一
人此兒之心已動矣恐驚春娘回身潛出轉入內堂
見於夫人夫人方舉侍婢備翰林夕饌矣小姐曰自
楊翰林來住吾家老親以其衣服飲食為憂指揮婢
僕恐傷精神小女當自當其苦而非但於人事有嫌
在禮亦無所據春娘年既長成能當百事小女之意
送春雲於花園俾奉楊翰林內事則老親之憂可除

其一分矣夫人曰春雲妙才奇質何事不可當乎但
春雲之父曾有功於吾家且其人物出於等夷相公
每欲為春雲求良匹終事女兒恐非春雲之願也小
姐曰小女觀春雲之意不欲與小女分離也夫人曰
從嫁婢妾於古亦有然春雲之才貌非等閑侍兒之
比與汝同歸恐非遠念小姐曰楊翰林以遠地十六
歲書生媒三尺之琴調戲宰相家深閨處子其氣像
豈獨守一女子而終老乎他日據丞相之府享萬鍾
之祿則堂中將有幾春雲乎適司徒入來夫人以小

姐之言、於司徒曰女兒欲使春雲往侍楊郎而吾意則不然行禮之前先送媵妾決知其不可也司徒曰春雲與女兒才相似而貌相若也情愛之篤亦相同也可使相從不可使相離也畢竟同啟先送何妨少年男子雖無風情亦不可獨栖孤房與一柄殘燭為伴況楊翰林乎急送春娘以慰寂寞之懷恐無不可而但不備禮則太涉草、欲具禮則亦有所不便者何以則可以得中也小姐曰小女有一計欲借春雲之身以雪小女之恥司徒曰汝有何計試言之小姐曰使十三兄如此如此則小女見凌之耻可以除矣司徒大笑曰此計甚妙矣蓋司徒諸子侄中有十三郎者賢而機警志氣浩蕩平生喜作諧謔之事且與楊翰林氣味相合真莫逆交也小姐故謂春雲曰春娘吾與汝頭髮覆額心肝已通共爭花枝終日啼呼今我已受人之聘禮可知春娘之年亦不穉矣百年之身事汝必自量未知欲托於何樣人乎春雲對曰賤妾偏荷娘子撫愛之恩而消埃之報末由自效矣惟願長奉巾區於娘子以終此身也小姐曰我素

知春娘之心與吾同也我與春娘欲議一事楊郎以
枯桐一聲弄此閨裡之處女貽辱深矣受侮多矣非
吾春娘誰能為我雪恥乎吾家山庄即終南山最僻
處也距京城僅牛鳴地而景致蕭洒非人境也賃此
別區設春娘之花燭且令鄭兄導楊郎之迷心行如
此之計則橫琴之詐謀彼不得更售矣聽曲之深羞
可以快前矣惟望春娘無憚一時之勞春雲曰小姐
之命賤妾何敢違乎但異日何以舉面於楊翰林之
前乎小姐曰欺人之羞不猶愈於見欺者之羞乎春
雲微哂而笑曰死且不避當惟命矣翰林職事濕直
之外無奔忙之苦矣持被之餘閑日尚多或尋朋友
或醉酒樓有時跨驢出郊訪村尋花一日鄭十三謂
翰林曰城南不遠之地有一靜界山川絕勝吾欲與
一遊鴈此幽情翰林曰正吾意也遂挈壺榼屏驢隸
行十餘里芳草被堤青林繞溪剩有山樊之興翰林
與鄭生臨水而坐把酒而吟此時正春夏之交也百
卉猶存萬樹相映忽有落英泛溪而來翰林咏春來
遍是桃花水之句曰此間必有武陵桃源也鄭生曰

此水自紫閣峰發源而來也曾聞花開月明之時則
往有仙樂之聲出於雲烟縹緲之間而人或聞
之者第則仙緣甚淺尚未得入其洞天矣今日當與
大兄踴靈境尋公蹤拍汪崖之肩窺玉女之窓矣翰
林性本好奇聞之欣喜曰天下無神公則已有之則
只在此山中矣方振衣欲賞忽見鄭生家僮流汗
而來喘促而言曰娘子患候倅走請郎君矣鄭生
忙起曰本欲與兄壯遊於神仙洞府矣家憂此迫公
賞已違向所謂仙分甚淺者尤可驗矣促鞭而啟翰

林雖甚無聊而賞興猶不盡矣步隨流水轉入洞口
幽澗冷々羣峰真々無一点飛塵膏襟自覺蕭爽矣
獨立溪上徘徊吟哦矣丹桂一葉飄水而下葉上有
數行之書使書童拾取而見之有一句之詩曰

仙猶吹雲外知是楊郎來

翰林心竊恠之曰此山之上豈有人居此詩亦豈人
之所作乎攀蘿緣崖忙步連進書童曰日暮道險進
無所歸老翁還故城裏翰林不聽又行七八里東嶺
初月已在山腰矣迹影步光穿林撒澗惟聞驚禽啼

而悲猿嘯矣已而星搖峯頂露鎖松梢可知夜將深
矣四無人家無處投宿欲覓禪菴佛寺而亦不可得
方蒼黃之際十餘歲青衣女童浣衣於溪邊見其來
忽而驚起且去且呼曰娘子娘子即君至矣生聞之
尤以為怪又進數十步山回路窮有小亭翼然臨溪
窈而深幽而寂真公居也一女子被霞光帶月影子
然獨立於碧桃花下向翰林施禮曰楊郎來何晚也
翰林驚見其女子身著紅錦之袍頭挿翡翠之簪腰
帶白玉之佩手把鳳尾之扇婢妍清高認非世界人

也乃慌忙答禮曰學生乃塵間俗子本無月下之期
而有此晚來之教何也女子請往亭上共做穩話仍
引入亭中分賓主而坐招女童曰郎君遠來慮有飢
色畧以薄饌進之女童受食而退少焉排瑤床設奇
饌擎白玉之鍾進紫霞之酒味冽香濃一酌便醺翰
林曰此山雖僻亦在天之下也仙娘何以厭瑤池之
樂謝玉京之侶而辱居於此乎美人長吁短嘆曰欲
說舊事徒增悲懷妾是王母之侍女郎是紫府之仙
吏玉帝賜宴於王母衆公皆會郎偶見小妾擲瓜果

而戲之即則誤被重譴幻生於人世妾則幸受薄罰
謫在於此而即已為膏火所蔽不能記前身之事也
妾之謫恨已滿向瑤池而必欲一見即君乍展舊情
恩囑公官退却一日之期已至即君將到此方企待
耳即今辱臨宿緣可續時桂影將移銀河已傾翰林
携美人同寢若劉阮之八天台與仙娥結緣似夢而
非夢似真而非真縵盡繾綣之意山鳥已啁於花梢
而紗牕已微明矣美人先起謂翰林曰今日即妾上
天之期也仙官奉帝勅備幢節來迎小妾之時若知
即君在此則彼此將俱被譴罰即君促行即君若不
忘舊情又有重逢之日矣遂題別詩於羅巾以贈翰
林其詩曰

相逢花滿天相別花在地春色如夢中弱水香千
里

楊生覽之離懷斗起不勝悽黯自裂汗衫和題一首
而贈之其詩曰

天風吹玉佩白雲何離披巫山他夜兩願濕襄王
衣

美人奉覽曰瓊樹月隱桂殿霜飛住九萬里外面目
者惟此一詩而已遂藏於香囊仍再三催促曰時已
至矣即可行矣翰林搗手拭淚各稱保重而別纔出
林外回瞻亭榭碧樹重二瑞靄一如覺瑤臺一夢
及啟家精爽悠飛忽二不樂獨坐而思之曰其公女
雖自云已被天赦故期在郎安知其行必在今日乎
暫留山中藏身密處目見羣仙以幢幡來迎之後下
來亦未晚也我何思之不庸行之太蹊耶悔心懂二
達宵不寐惟以手書空作咄二字而已翌曉早起舉

書童復徃昨日留宿之處則桃花帶笑流水如咽虛
亭獨留香塵已閒矣翰林悄凭虛檻悵望青霄指彩
雲而嘆曰想公娘乘彼雲而朝上帝矣公影已斷何
嗟及之乃下亭倚桃樹而洒淚曰此花應識崔護城
南之恨矣至夕乃憮然而回至數日鄭生來謂翰林
曰頃日因室人有疾不得與兄同遊尚有恨矣即今
桃李雖盡城外長堤柳陰正好與兄當偷半日之閑
更辦一場之遊玩蝶舞而听鶯歌矣翰林曰綠陰芳
草亦勝花時矣兩人共轡同行催出城門涉遠野擇

茂林藉草而坐對酌數籌傍有一杯荒墳寄在斷崖
之上而蓬蒿四沒莎草盡剥惟有雜卉成叢綠影相
交數点幽花隱映於荒阡亂樹之間也翰林因醉興
指点而嘆曰賢愚貴賤百年之後盡畝於一邱土此
孟嘗君所以淚下於雍門琴也吾何以不醉於生前
乎鄭生曰兄必不知彼墳也此卽張女娘之墳也女
娘以美色鳴於一世人以張麗華稱之二十而夭瘞
於此後人哀之以花柳雜植於墓前以誌其處矣吾
輩以一杯酒澆其墳以慰女娘芳如何翰林自是多

情者乃曰凡言可也遂與鄭生至其墳前舉酒澆之
各製四韻一首以吊孤魂翰林之詩曰

美色曾傾國芳魂已上天管絃山鳥學羅綺野花
傳古墓空春草虛樓自暮烟秦川舊聲恁今日屬

誰邊

鄭生之詩曰

問昔繁華地誰家窈窕娘荒涼蘓小宅寂寞薛濤
庄草帶羅裙色花留寶釵香芳魂招不得惟有暮

鴉翔

兩人傳者浪吟更進一杯鄭生統墓前徊徨至崩頽
之處得白羅所書絕句一首而詠之曰何處多事之
人作此詩納女娘之墓乎翰林索見之則郎自家裂
衫製詩以贈公娘者也乃大驚於心曰向日所逢美
人果是張女娘之魂也駭汗自出頭髮上踈心不能
自定而已自解曰其色之美如此其情之厚如此仙
亦天緣也鬼亦天緣也仙與鬼不必卜之矣乘鄭生
起旋之時更酌一盃潛澆於墳上默禱曰幽明雖殊
情義不隔惟祈芳魂鑑此至誠更趁今夜重續舊緣

禱畢拉鄭生還故是夜獨在花園依枕歌坐想其美
人思甚渴酒耿々不成眠矣時月光窺簾樹影滿牕
羣動已息人語正閒而似有足音自暗中而至翰林
開戶視之乃紫閣峰上仙女也翰林滿心驚喜跳出
門限携來玉手欲入房中美人辭曰妾之根本郎已
知之得無嫌猜之心乎妾之初遇郎君非不欲真吐
而或恐驚動假托神仙叨侍一夜之枕席榮已極矣
情已密矣庶幾斷魂再續朽骨更肉而今日郎君又
訪賤妾之幽宅澆之以酒吊之以詩慰此無主之孤

魂妾於此不勝感激懷恩戀德欲謝厚眷面布微悃
而來敢欲以幽陰之質復近君子之身乎翰林更挽
其袖而言曰世之惡鬼神者愚迷怯懦之人也人死
而為鬼亡幻而為人以人而畏鬼人之駭者以鬼而
避人鬼之癡者也其本則一而其理則同也何人鬼
之辨而幽明之分乎我見若斯我情若斯娘何以背
我乎美人曰妾何敢背郎君之恩而忽郎君之情哉
郎君見妾眉如蛾翠臉如猩紅而有眷戀之情此皆
假也非真也不過作謀巧歸欲與生人相接也郎君

欲知妾真面目也郎白骨數片綠苔相映而已郎君
何可以如此之陋質欲近於貴體乎翰林曰佛語有
之人之身體以水漚風花假成者也孰知其真也孰
知其假也携袍入寐穩度其夜情之縝密一倍於前
矣翰林謂美人曰自今夜亡相會無或相沮美人曰
惟人與鬼其道雖異至情所格自相感應郎君之眷
妾誠出於至情則妾之欲托於郎君豈可淺哉俄聞
晨鍾之聲起向百花叢深處而去翰林憑欄送之以
夜為期美人不答悠然而去矣

磨蔭匡宅
 呼之應者
 抱琴未去



司伙錄

卷

三

出而繞道夕陽滿山唯
彼此牛而耕田在後着
筆豈得不肯回頭仰
面看此主限好之景
者耶



九雲夢卷之二

賈春雲為公為鬼

狄驚鴻乍陰乍陽

翰林自遇公女以來不尋朋友不接賓客靜處花園
專心一慮夜至則待來日出則待夜惟望使彼感激
而美人不肯來數翰林念轉篤而望益切矣久之兩
人自花園夾門而來在前者即鄭十三在後者生面
也鄭生引在後者見於翰林曰此師傅即太極宮杜
真人相法卜術與素天綱李淳風相韻頤也欲相楊
兄而來矣翰林向真人而揖曰慕仰尊名宿矣尚未

承顏一奉亦有數耶先生必審見鄭生之相以為如
何耶鄭生先答曰此先生相小筭而稱曰三年之內
必得高第將為八州刺史於筭足矣此先生言必有
中凡試問之翰林曰君子不問福只問灾殃惟先生
直言可也真人熟視而言曰楊翰林兩眉皆秀鳳眼
向鬚位可躋於三台耳根白如塗粉圓如垂珠名必
聞於天下權骨滿面必手執兵權威振四海封侯於
萬里之外可謂百無一欠而但今日有目前之橫厄
若不遇我殆哉殆哉翰林曰人之吉凶禍福無不自

已求之而惟疾病之來人所難免無乃有重病之兆
耶真人曰此非尋常之灾殃也青色貫於天庭邪氣
侵於明堂相公家內或有來歷不分明之奴婢乎翰
林心知張女娘之祟而蔽於恩情畧不驚恐答曰無
是事也真人曰然則或過古墓感傷於腦中或與鬼
神相接於夢裡乎翰林曰亦無是事也鄭生曰杜先
生曾無一言之差楊兄更加商念翰林不答真人曰
人生以陽明保其身鬼神以幽陰成其氣若晝夜之
相反水火之不容今見女鬼邪穢之氣已罩於相公

之身數日之後必入骨髓相公之命恐不可救矣此時無曰貧道不曾說來即翰林念之曰真人之言雖有所擣女娘永好之盟固矣相愛之情至矣夫豈有害吾之理乎楚襄遇神女而同席柳春畜鬼妻而生子從古亦然我何獨慮乃謂真人曰人之死生壽夭皆定於有生之初我苟有將相富貴之相鬼神其於我何真人曰天亦相公壽亦相公也無與於我矣乃拂袖而去翰林亦不強留焉鄭生慰之曰楊兄自是吉人神明必有所助何鬼之可慮乎此流往之以誕

術動人可惡也乃進酒終夕大醉而散是日翰林至夜分乃醒焚香靜坐苦待女娘之來已至深更杳無形跡翰林拍案曰天欲曙矣娘不來矣欲滅燭而寢矣聽外忽有且啼且語之聲細聽之則乃女娘也曰即君以妖道士之符藏於頭上妾不敢前近妾雖知非即君之意是亦天緣盡而妖魔戲也惟望即君保齊妾從此永訣矣翰林大驚而起拓戶而視之已無人形而只有一封書在於階上乃拆視之即女娘之所製也其詩曰

昔訪佳期踰彩雲更將清酌酹荒墳深誠未效恩
先絕不怨郎君怨鄭君

翰林一啼一吟且恨且恠以手撫頭有一物在總髮
之間出而見之乃逐鬼符也大怒叱曰妖人誤我事
也遂裂破其符痛恚益切更把女娘之詩微吟一度
大悟曰張女之怨鄭君深矣此乃鄭十三之事也雖
非惡意沮敗好事非道人之妖乃鄭生也吾必辱之
遂次女娘之詩囊而藏之曰詩雖成矣誰可贈也其
詩曰

冷然風取上神雲莫道芳魂寄孤墳園裏百花亡

底月故人何處不思君

達明往鄭十三家鄭生出堂矣三日往尋終未一遇
女娘影響已渺邈矣欲訪於紫閣之亭則精靈已散
欲尋於南郊之墓則音容難接無處可問無計可施
抑塞紆軫寢食頓減矣一日鄭司徒夫妻置酒饌邀
翰林討穩而蜚觴司徒曰楊郎神觀近何憔悴翰林
曰與十三兄連日過飲恐仍此而然矣鄭生忽來到
翰林以怒目睨視不與語矣鄭生先問曰兄近來職

事倥偬耶心緒不佳耶涉此之情苦耶盪酒之疾作耶貌何憔悴耶神何蕭索耶翰林微荅曰旅遊之人安得不然司徒曰家中婢僕傳言楊郎與一美妹共話於花園此語信耶翰林荅曰花園僻矣人誰往來必傳之者妄也鄭生曰以楊兄豁達之量為兒女羞愧之態耶兄雖以大言斥杜真人觀兄氣色不可掩也第恐兄迷而不悟禍將不測潛以杜真人逐鬼之符置於兄束髮之間矣兄醉倒不省故其夜潛身花園叢密處窺見則有鬼女哭聲出於兄寢室之外郎

踰牆而去此真人之言驗矣小第之誠至矣兄不我謝而乃反齎怒何也翰林知其不可卒諱向司徒而言曰小婿之事頻涉恠駭當備告於岳丈矣具其首尾悉陳無餘仍曰小婿固知十三兄之愛我而女娘雖曰見神莊而不誕正而不邪決不貽禍於人小婿雖疲劣亦丈夫也不必為鬼物所迷而鄭兄乃以不經之符斷其自來之路實不能無介於中也司徒擊掌大笑曰楊郎文彩風流與宋玉同必已作神女賦也老夫非為戲言於楊郎也少時偶值異人果學少

翁致鬼之術矣今當為賢婿致張姑娘之神以謝侄
兒之罪以慰賢婿之心未知心中如何翰林曰此岳
丈弄小婿也少翁雖能致李夫人之魂而此術之不
傳久矣小婿於岳丈之言不敢信也鄭生曰張姑娘
之魂楊兄則不費一言而致之小翁則能以一符迹
之鬼中之可使者也兄何疑乎司徒乃以塵尾打屏
風曰張姑娘安在一女子忽自屏後而出含笑舍嬌
立於夫人之後翰林一舉目已知其張姑娘也恍
惚、莫知其端倪直視司徒及鄭生曰此人耶鬼耶

鬼何出於白晝耶司徒及夫人啓齒而笑鄭生捧腹
大噱顛仆不能起左右侍婢等已折腰矣司徒曰老
夫方為賢婿而吐其實矣此兒非鬼非公即吾家所
育賈氏女子其名春雲近因楊郎塊處花園喫盡苦
况老夫送此美女以侍賢郎欲以為客中之消遣盖
出於吾老夫妻好意而年少居間用計戲謔太過遂
使賢郎無端苦惱不亦笑乎鄭生方止笑而言曰前
後再度之逢皆我所謀而不感媒妁之恩反以仇讐
視之楊兄可謂忘功而負德也翰林亦大笑曰岳丈

既以此女送於小笄鄭兄從中搯弄而已何功之可
賞鄭生曰搯弄之責笄實甘心發蹤指示自有其人
此豈獨為小笄之罪哉翰林向司徒笑曰苟有是也
或者岳丈為小婿作遊戲事也司徒曰否曰老夫之
髮已黃矣豈可作兒戲乎楊郎誤思也翰林顧鄭生
曰非凡作俑而誰復為此戲乎鄭生曰聖人有言曰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楊兄更思之曾以何計欺何許
人乎男子尚化為女子以俗人而為公以公子為鬼
何足恠哉翰林乃大覺笑向司徒曰是我是哉小婿

曾有得罪於姐口之事矣小姐必不忘睚眦之怨也
司徒與夫人皆笑而不答翰林顧謂春雲曰春娘汝
固慧黠也欲使其人而先欺之其於婦女之道何如
耶春雲跪而對曰賤妾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也
翰林嗟嘆曰昔神女朝為雲暮為雨今春娘朝為公
暮為鬼雲與雨雖異一神女也仙與鬼雖變一春娘
也襄王惟知一神女而已何與於雲雨之數化令我
亦知一春娘而已何論公鬼之互變乎然襄王見雲
則不曰雲而曰神女見雨則不曰雨而曰神女今我

遇公則不曰春娘而曰公遇鬼則不曰春娘而曰鬼
是我不及於襄王遠矣春娘之變化非神女所及也
吾聞強將無弱卒其裨將若此其大將不待親見而
可知也座中皆大笑更進酒肴終夕大醉春雲亦以
新人與於末席至夜春雲執燭陪翰林至花園翰林
醉甚把春雲之手而戲之曰汝真公乎真鬼乎仍就
視之曰非公非鬼也乃人也吾公亦愛之鬼亦愛之
况人乎又曰公亦非汝也鬼亦非汝也或使汝而為
公或使汝而為鬼者亦真有為公為鬼之術而以楊
翰林為俗客而不欲相從耶以為花園陽界而不欲
相訪耶人能使汝為公為鬼而我獨使汝而變化耶
使汝欲為公也其將為月殿之姮娥乎使汝欲為鬼
也抑將為南岳真君乎春雲對曰賤妾僭越之罪實
多同赦惟相公寬假之翰林曰當汝之變化為公鬼
亦不以為忌到今有追咎之心春雲起而謝之楊翰
林得筭之後即入花園自縻職事尚未暇觀方欲請
暇啟鄉省拜母親仍陪來京師即過婚禮而時國家
多事吐蕃殺侵掠邊境河北三節度或自稱燕王或

自稱趙王或自稱魏王連結強隣稱兵交亂天子憂之博謀於羣臣廣詢於廟堂將欲出師伐討大小臣僚言議矛盾皆懷姑息苟且之計翰林學士楊少遊出班奏曰宜如漢武帝招諭南越王故事亟下詔書詰以禍福終不使侑用武取勝為萬全之策也上從之使少遊即草詔於上前少遊俯伏受命走筆製進上大悅曰此文典重嚴截恩威並施大得詰諭之體在寇必自戢矣即下於三鎮趙魏兩國則悉去王號服朝侑上表請罪遣使進貢馬一萬疋絹一千疋惟燕王恃其地遠兵強不肯改順上以兩國之服皆少遊之功降旨褒崇曰河北三鎮專據一隅倔強造亂殆百年矣德宗皇帝起十萬之衆命將征伐終不能挫其強而服其心矣今楊少遊以盈尺之書服兩鎮之賊不勞一師不戮一人而皇威遠暢於萬里外朕實嘉之賜以絹三千疋馬五千疋表予優獎之意仍欲進秩少遊進前辭拜曰代草王言即臣職分兩鎮燕寇敢肆眼不能提劍執足以雪國家之耻陞擢之侑何安於心人臣願忠固無間於職階之崇卑兵家

勝敗不專在於士卒之多少臣願得一枝兵倚杖天
朝之威進與燕寇決死力戰以報聖恩之萬一上壯
其意問於大臣皆曰三鎮互為唇齒之形而兩鎮既
已屈服小燕狂賊特鼎魚穴蟻也以兵臨之則必若
摧枯拉朽而王者必先謀而後伐請遣少遊喻以利
害不服則即加兵可也上然之使楊少遊持節往喻
翰林奉詔旨受鈇鉞將發行拜辭於司徒司徒曰邊
鎮驚逆不用朝命非一日也楊即以一個書生入於
不測之危地如有不虞之變發於無備之虞豈但為

老夫之不幸乎吾老且病雖不與朝廷未議功欲上
一書而爭之翰林止之曰岳丈無用過慮藩鎮不過
乘朝廷之不靖哇誤於一時也今天子神武朝廷清
肅趙魏兩國且已束手單弱之小鎮偏小之一燕何
自為難司徒曰王命既下君意已定老夫更無他言
惟願加殫而已夫人垂涕而別曰自得賢郎頗慰老
懷即今遠行我懷如何王程有限只祝來故疾也翰
林退至花園治行將發春雲執衣而泣曰相公之朝
直於玉堂也妾必早起整衣寢具奉着朝袍相公必

流眄顧妾常有眷。不忍離之意。今當萬里之別。何
無一言相贈。翰林大笑曰。大丈夫當國事受重任。死
生且不可顧。區區私情。安足論哉。春娘無作。狼悲以
傷花色。謹奉小姐。穩度時日。待吾竣事。成功腰懸如
斗大金。印得意。故來。郎出門乘車而行。至洛陽。曰
日經過之跡。尚不改矣。當時以十六歲。藐然一書生。
著布衣。跨蹇驢。獨行。行色間闕。不啻如蘓秦十
上之勞矣。才過數年。建玉節。驅駟馬。洛陽縣令奔走
除道。河南府尹。匍匐遵行。光彩照耀。於一路。名聲震

懾於諸州閭里。聳觀行路。咨嗟。豈不誠偉哉。翰林先
使書童往蟾月之家。探其消息。重門深鎖。畫樓不開。
惟有櫻桃花。爛開於牆外而已。訪於隣人。則曰。蟾月
去年春。與遠方相公。結一夜之緣。其後稱有疾病。謝
絕遊客。官府設宴。托故不進矣。未幾。佯狂盡去。珠翠
之飾。改着道士之服。遍遊山水。尚未還。故不知其方
在何山矣。書童以此來報。翰林歡意遂沮。若墜深坑。
過其門。墻撫跡。悽愴。夜入客館。不能交睫。府尹進娼
女十餘人。而娛之。皆一時名艷也。明粧麗服。三匝圍

坐前者天津橋上諸妓亦在其中矣爭妍誇嬌欲睹
一眄而翰林自無佳緒不近一人翌晚臨行遂題一
詩於壁上其詩曰

兩過天津柳色新風光宛似去年春可憐玉筍啟
東甍不見當爐勸酒人

寫訖投筆秉輶取其前踞而去諸妓立望行塵只切
慙赧而已爭謗其詩納於府尹府尹責衆妓曰汝輩
若得楊翰林之一顧則可增三倍之價而一隊新粧
皆不入於翰林之眼洛陽自此無顏色矣問於衆妓

知翰林屬意之人揭榜四門訪瞻月去處以待翰林
復踞之日矣翰林至燕國絕繳之人未曾覩皇城威
儀見翰林如地上祥麟雲間瑞鳳到底擁車塞路無
不一覩為快而翰林威如疾雷恩如時雨邊民皆欣
欣鼓舞嘖舌相稱曰聖天子將活我矣翰林與燕王
相見翰林盛稱天子威德朝廷處分以背向之勢順
逆之機縱橫闡闔言皆有理滔々如海波之湧湧々
如霜颭之烈燕王瞿然而驚惕然而悟乃以膝蔽地
而謝曰弊藩僻陋自外聖化習故在常迷不知反此

承明教大覺前非當承戰狂曷恪守臣職惟皇使故
奏朝廷使小邦因危獲安轉禍為福則是小鎮之幸
也因設宴於辟鏤宮以餞翰林將行以黃金百鎰名
馬十疋贐之翰林却不受離燕土而西啟行十餘日
至邯鄲之地有美少年乘疋馬在前踞矣仍前導僻
易下坐於踞傍翰林望見曰彼書生所騎者必駿馬
也漸近則其少年美如衛玠嬌如潘岳翰林曰吾嘗
周行兩京之間而男子之美者未見如彼少年也其
貌如此其才可知謂從者汝請其少年隨後而來翰
林午憩驛館少年已矣到來翰林使人邀之少年入
謁翰林愛而謂曰學生於踞上偶見潘衛之風彩便
生愛慕之心乃敢使人奉邀而惟恐不我顧矣今蒙
不遺幸叨合席此所謂傾蓋若舊者也願聞賢兄姓
名少年荅曰少生北方之人也姓狄名白鸞生長窮
鄉未遇碩師良友學術粗識書鈞無成尚有一片之
心欲為知己者死今相公使過河北威德並行雷厲
風飛陸帽水漂人慕榮名其有既乎小生不揆鄙拙
欲托門下一效鷄鳴狗盜之賤技相公俯察至願有

款邀豈真為小生之榮實有大人先王屈身待士之
威德也翰林尤喜曰語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兩情
相投甚是快事此後與狄生並鑲而行對床而食過
勝地則共談山水值良宵則共賞風月不知馬鞍之
勞行役之苦矣遂到洛陽過天津橋乃有感舊之意
曰桂娘自稱女冠浮於江湖游樂山水者想欲守初
盟以待吾行而吾已杖筇啟耒桂娘獨不在焉人事
乖張佳期婉晚烏得無惻愴之心乎桂娘若知吾頃
日之虛過則必未待於此而想其蹤跡不在於道觀

則必在於尼院道院消息何以得聞噫今行又不得
相見則未知費乎幾許日月有團會之期也忽送邂逅
矚則一佳人獨立樓上高捲簾綳斜依彩檻注目於
車塵馬蹄之間即桂蟾月也翰林思想之餘忽見舊
面傾望之色可掬矣隼飛如風瞥過樓前兩人相視
凝情而已俄至客館蟾月先從捷徑已來候於館中
見翰林下車進拜陪入屏幃接裾而坐悲喜交切淚
下言前乃偃身而賀曰驅馳原濕貴體萬福足慰戀
慕之情也仍歷陳別後事曰自別相公亡子王孫之

會太守縣令之宴左右招邀東西侵逼遭逢境者非
一二而自剪頭髮祢有惡疾僅免脅迫之辱盡謝華
粧幻着山衣避城中之囂塵柘谷裏之靜室每逢遊
山之客訪道之人或自城府而至或從京師而來者
輒問相公消息矣今年孟春忽聞奉天綸過此地車
徒行色遠矣遙望燕雲惟洒血淚縣令為相公至道
觀以相公館壁所題一首詩示賤妾曰向者楊翰林
之奉命過此金橘滿車而以不見蟾娘為恨終日看
花不折一枝惟題此詩而啟娘何獨柘山林不念故
人使我太埋沒於接待之禮乎仍以過致敬禮自謝
前日之事愚請還啟舊居以待相公之回賤妾始知
女子之身亦尊重也當賤妾獨立於天津樓上望相
公之行也滿城羣妓攔街行人孰不羨小妾之貴命
欽小妾之榮光也哉相公之已占壯元方為翰林之
報妾已聞之矣茅未知已得主饋之夫人乎翰林曰
曾已定婚於鄭司徒家女子花燭之禮雖未及行之
賢淑之行已聞之熟矣桂娘之言小無廷庭良媒厚
恩太山亦輕矣更展舊情未忍即離仍留一兩日而

以桂娘在寢久不訪狄生矣書童忽來密告曰小僕
見狄生秀才非善人也與蟾娘子相戲於衆稠之中
蟾娘子既從相公則與前日大異矣焉敢若是其無
禮耶翰林曰狄生必無是理蟾娘尤無可疑汝必誤
見也書童快亡而退俄而復進曰相公以小僕之言
為誕妄矣兩人方相與歡喜相公若親見之則可知
小僕言之虛實矣翰林乍出西廊而望見則兩人果
隔小窓而立或笑或語相携而戲欲聽其密語稍亡
近往狄生聞曳履聲驚而走蟾月顧見翰林頗有羞
澁之色翰林曰桂娘曾與狄生相親乎蟾月曰妾與
狄生雖無宿昔之雅而與其妹子有舊誼故問其安
否矣妾本娼樓賤女自然濡染於耳目不知遠嫌於
男子執手娛戲附耳密語以招相公之疑賤妾之罪
實合萬殞翰林曰吾無疑汝之心汝須無介於中也
仍商量曰狄生少年也必以見我為嫌我當召而慰
之使書童請之已去矣翰林大悔曰昔楚莊王絕纓
以安其羣臣矣我則欲察曖昧之事仍失寸美之士
今誰為責何可及也即使從者遍訪於城之內外是

夜與蟾月話舊論心對酒取樂至夜半滅燭而寢矣
至微明始覺則蟾月方對粧鏡調鉛紅矣湧情留目
心忽驚悟更見之則翠眉明眸雲鬢花臉柳腰之勻
約雪膚之皎潔皆蟾月而細審之則非也翰林驚愕
疑惑而亦不敢詰矣

金鸞直學士吹玉簫

蓬萊殿宮娥乞佳句

翰林細繹深推知非蟾月而後乃問曰美人何如人
也對曰妾本播州良人名狄驚鴻也自幼時與蟾娘
結為兄弟昨夜蟾娘謂妾曰吾適有病不侍相公矣
汝須代我之身俾免相公之責以此妾敢替桂娘猥
陪相公笑言未畢蟾月開戶而入曰相公又得新人
妾敢獻賀矣賤妾曾以河北狄驚鴻薦於相公賤妾
之言果何如翰林曰見面大勝於聞名更察儀形則
與狄生無毫髮異矣乃曰元來狄生實是鴻娘之同
氣也男女雖異容貌即同狄娘為狄生之妹乎狄生
為狄娘之兄乎我得罪於狄兄矣狄兄今何在乎驚
鴻曰賤妾本無兄弟矣翰林又細見大悟曰邯鄲道
上從我而來者本狄娘也昨日墻隅與桂娘語者亦

鴻娘也未知鴻娘以男眼瞞我何也驚鴻對曰賤妾
何敢欺罔相公乎雖賤妾貌不踰人寸不如人平生
願從君子人矣燕王過聞妾名賄以明珠一斛貯之
宮中雖口飫珍味身厭錦繡非妾之願也鬱々如鵲
鵲深鎖於雕籠心欲奪飛而恨不能得也頃日燕王
邀相公開大宴也妾穴窓隙而見之則是賤妾所願
從者也然宮門九重何以能越長程萬里何以自致
百爾思度僅得一計而相公離燕之日妾若抽身而
從之則燕王必使人追蹙故待相公啓程後十日偷

騎燕王千里馬茅二日追及於邯鄲及拜相公宜告
實狀恐煩耳目不敢開口而欺隱之罪實難逃也前
日之着男子巾服者欲避追者之物色昨夜之效唐
姬古事者蓋循桂娘之情思也前後之罪雖有可恕
而惶恐之心久益切矣相公若不錄其過不嫌其陋
而假喬木之蔭借一枝之巢則妾當與蟾娘同其去
能待相公有室之後與蟾娘進賀於門下矣翰林曰
鴻娘高義雖楊家執拂之妓不敢跂也我愧無李衛
公將相之材而已欲相好豈有量哉鴻娘亦謝之蟾

月曰鴻娘既代妾身以侍相公妾亦當代鴻娘而謝之於相公矣仍起拜僕、是日翰林與兩人經夜明朝將行謂兩人曰道路多煩不得同車將待立家郎相迎矣至京師復命於闕下時燕藩表文及貢獻金銀彩段亦適至矣上大悅慰其勤勞褒其動庸將議封侯以答其功曰翰林力辭寢其議擢拜禮部尚書兼帶翰林學士賞賚便蕃寵遇隆至人皆榮之翰林還家司徒夫妻迎見於中堂賀其成功於危地喜其超秩於卿月歡聲動一家矣尚書歸花園與春娘設離抱結新歡鄭重之情可想矣上佳楊少遊文學頻召便殿討論經史翰林直宿最頻數一日罷夜對啟直廬宮臺漏滴禁苑月上翰林不堪豪興獨上高樓憑欄而坐對月吟詩忽引風便而聞之則洞簫一曲自雲霄落龍之間矣漸已而來聲密地遠雖不能下其調響而俗耳所不聞者生招院吏而問曰此聲出於宮牆之外耶或宮中之人有能吹此曲乎院吏曰不知也仍舍進酒連飲數觥仍出所藏玉簫自吹數曲其聲直上紫霄彩雲四起聽之若鸞鳳之和鳴也

青鶴一雙忽自禁中飛來應其節奏翩然自舞院中
諸吏大奇之以為王子晉在吾翰院中矣時皇太后
有二男一女皇上及越王蘭陽公主也蘭陽之誕生
也太后夢見神女奉明珠置懷中矣公主既長蘭姿
蕙質閨範壺則超出於銀潢玉波之中一動一靜一
默一語皆有法度頓無俗態文章女工亦皆逼真太
后以此鍾愛甚篤時西域太真國進白玉簫其制度
極妙而使工人吹之聲不出矣公主一夜夢遇神人
教以一曲公主盡得其妙及覺試吹太真玉簫聲韻
甚清音律自昨太后及皇上皆異之而外人莫知矣
公主每吹一曲羣鶴自集於殿前翩翩對舞太后謂
皇上曰昔秦穆公女弄玉善吹玉簫今蘭陽妙曲不
下於弄玉必有簫史者然後方使蘭陽下嫁矣以此
蘭陽已長成而尚未許聘是夜蘭陽適吹簫於月下
以調鶴舞矣曲罷青鶴飛向玉堂而去舞於翰苑是
後宮人盛傳楊尚書吹玉簫舞公鶴其言流入宮中
天子聞而奇之以為公主之緣必屬於少遊入朝於
太后以此告之曰楊少遊年歲與妹相當其標致才

學於羣臣中無二雖求於天下不可得也太后大笑
曰簫和婚事訖無定處我心常自糾結矣今聞是語
卽蘭湯天定之配也但欲見其為人而定之矣上曰
此不難也後日當召見楊少遊於別殿講論文章娘
從簾內一窺則可知矣太后益喜與皇上定計蘭湯
公主名簫和其玉簫刻簫和二字故以此名之一日
天子燕坐於蓬萊殿使小黃門召楊少遊黃門往翰
院則院吏曰翰林才已出去矣往問鄭司徒家則曰
翰林未還矣黃門奔馳慌忙莫知去向矣時楊尚書
與鄭十三大醉於長安酒樓使名娼朱娘玉露唱歌
軒乚笑傲意氣自若黃門飛輶而來以命牌召之鄭
十三大驚跳出翰林醉目矇矓鬚髮崩鬢不省黃門
之已在樓上矣黃門立促之翰林使二娼扶而起着
朝袍隨中使入朝天子賜坐仍論歷代帝王治亂興
亡尚書出入古今敷奏明凱天顏動色又問曰組繪
詩句雖非帝王之要務惟我祖宗亦嘗留心於此詩
文或傳播於天下至今稱誦卿試為我論聖帝明王
之文章評文人墨客之詩篇勿憚勿諱定其優劣上

而帝王之作誰為雄也下而臣隣之詩誰為最也尚
書伏而對曰君臣唱和自大堯帝舜而始不可尚已
無容議為漢高祖大風之歌魏太祖月明星稀之句
為帝王詩詞之宗西京之李陵鄴都之曹子建南朝
之陶淵明謝靈運二人最其表著者也自古文章之
盛無如國朝者國朝人才之蔚興無過於開元天寶
之間帝王文章玄宗皇帝為千古之首詩人之才李
太白無敵於天下矣上曰卿言甚合朕意矣朕每見
太白學士清平詞行樂詞則恨不與同時也朕今得
卿何羨太白乎朕遵國制使宮女十餘人掌翰墨所
謂女中書也頗有雕篆之才能摸月露之形其中亦
有可觀者矣卿效李太白依醉題詩之舊事試揮彩
毫一吐珠玉無負宮娥景仰之慕朕亦觀卿倚馬之
作吐鳳之才即使宮女以御前琉璃硯甲白玉筆床
玉蟾蜍硯滴移置於尚書座前諸宮人已承乞詩之
命矣各以華牋羅巾函扇擎進於尚書尚書醉興方
高詩思自湧遂抽彤管次第揮灑風雲悠起雲煙爭
吐或製絕句或作四韻或一首而止或兩首而罷日

影未移錢帛已盡宮女以次跪進於上上鑒別箇口稱揚謂宮娥曰學士亦既勞矣特宣醞諸宮女或擎黃金盤或把琉璃鍾或執鸚鵡杯或擎白玉床滿酌清醴備佳肴乍跪乍立迭勸迭進翰林左受右接隨獻輒倒至十餘觥韶顏已酡玉山欲頽上命止之又教曰學士一句可直千金真所謂無價寶也詩曰投之木果報以瓊琚爾等以物為潤筆之資乎羣娥或抽金釵或解玉佩或啣指環或脫金釧爭投亂擲頃刻成堆上召謂黃門曰爾收取尚書所用筆硯

硯滴宮娥潤筆之物隨尚書而去傳給於其家尚書叩頭謝恩欲起還仆上命黃門扶掖而去至宮門驕從齊擁上馬敝到花園春雲扶上高軒解其朝服而問曰相公過醉誰家酒乎翰林醉甚不能答已而蒼頭奉賞賜筆硯及釵釧首飾等物積置於軒上尚書戲謂春雲曰此物皆天子賞賜春娘者也我之所得與東方朔誰優春雲更欲問之翰林已昏倒鼻息如雷翌日高眷尚書始起盥洗矣聞者走告曰越王殿下來矣尚書驚曰越王之來必有以也顛踣出迎王

座施禮年可二十餘歲眉宇炯然固天人也尚書跪
問曰大王枉屈於陋地抑有何教王曰寡人竊慕盛
德矣出入異路尚稽承穩茲奉上命來宣聖旨矣蘭
陽公主正當芳年朝家方揀駙馬矣皇上愛尚書才
德已定釐降之儀先使寡人諭之詔命將結下矣尚
書大駭曰皇恩至此臣首至走過福之禍有不暇論
而臣與鄭司徒女子約婚納聘已經歲矣伏望大王
以此意奏達於皇上王曰吾當啟奏天陛而惜乎皇
愛才之意已歸虛矣尚書曰此關係人倫之大事不

可忽也臣當請罪於闕下矣王郎辭啟尚書入見司
徒以越王之言告之春雲已告於內閣矣舉家惶
莫知所為司徒慘沮不能出一言尚書曰岳丈勿慮
天子聖明守法度重禮儀必不壞臣子之倫紀小婿
雖不肖誓不作宋弘之罪人矣先時太后出臨蓬萊
殿窺見楊少遊心甚喜悅謂皇上曰此真蘭陽之匹
也吾既親見更何疑乎即使越王先諭於楊少遊天
子方欲命召而面諭矣時上在別殿忽思昨日少遊
詩才筆法俱極精妙更欲親覽使太監盡收女中書

等所受詩箋諸宮人皆深藏於篋笥惟一宮人持題
詩畫扇獨啟寢所置之懷中終夕悲啼忘寢廢食此
宮女非他人也姓秦名彩鳳華州秦御史女子御史
死於非命沒入於宮掖宮人皆稱秦女之美上召見
之欲封婕妤時皇后有寵嫌秦女之太美白於上曰
秦女可合昵侍至尊而陛下殺其父而近其女恐非
古先哲王立刑遠色之道也上從之問於秦氏曰汝
知文字乎秦女曰僅卞魚魯矣上命為女中書使掌
宮中之文書仍令進往皇太后宮中陪蘭陽公主讀
書習字公主大愛秦氏妙色奇才視如宗戚跬步相
隨不忍一時暫離秦氏是日侍太后往蓬萊殿仍承
上命與女中書等乞詩於楊尚書尚書之七竅百骸
曾已銘鏤於秦氏之心肝矣豈有不知之理哉秦女
生存而尚書既不能知之况天威咫尺亦不敢舉目
秦女一見尚書心如火熾熾悲匿哀恐被人知痛情
義之不通悲舊緣之難續手把圓扇口咏清詩一展
一吟不忍暫釋其詩曰

純扇團圓似明月佳人玉手爭皎潔五絃琴裏薰

風多出入懷裏無時歇

紈扇團圓二月一團佳人玉手正相隨無踈遮却如花面春色人間揔不知

蔡氏詠前一首而嘆曰楊郎不知我心矣我雖在宮中豈有承恩之念哉又詠後一首而歎曰我之容顏他人雖未得見之楊郎必不忘於心而詩意若似咫尺誠如千里矣仍憶在家時與楊郎唱和楊柳詞之事悲不自抑和淚濡筆續題一詩於扇頭方吟時矣忽聞太監以上俞來索画扇蔡氏骨驚膽落肥肉自顫叫苦之聲自出於口曰我其死矣我其死矣

宮女掩淚隨黃門

侍妾含悲辭主人

太監謂蔡氏曰皇上欲復見楊尚書之詩故小宦承俞來收矣蔡氏泣謂曰薄命之人死期已迫偶和其詩題於其尾自犯必死之科皇上若見之則必不免誅戮之禍與其伏法而死無寧自決之為快也方將以此殘命付於三尺之下減身後掩土一事專恃太監仗乞太監哀之憐之收瘞殘骸無令為烏鳶之食幸甚幸甚太監曰女中書何為此言也聖上仁慈寬

厚迥出百王或者終不加罪設有震疊之威我出力
救之中書隨我而來秦氏且哭且行隨太監而去太
監使秦氏立於殿門之外入以諸詩進於上上留眼
披閱至秦氏之扇尚書所題之下又有他詩上訝之
問於太監曰此誰為之太監告曰秦氏謂臣云不知
皇爺有哀取之命猥以荒詞續題於其下此死罪必
不貸也仍欲自死臣聞諭而止領率而來矣上又詠
其詩二曰

紉扇團如秋月團憶曾樓上對羞顏初知咫尺不
相識却悔教君仔細看

上見畢曰秦氏必有私情也不知於何處與何人相
見而其詩意如此耶然其才足惜而亦可獎也使太
監召之秦氏伏於階下叩頭請死上下教曰直告則
當赦死罪汝與何人有私情乎秦氏又叩頭曰臣妾
何敢抵諱於嚴問之下乎臣妾家敗亡之前楊尚書
赴舉之路適過妾家樓前臣妾偶與相見和其楊杓
詞送人通意與結婚媾之約矣頃當蓬萊引見之日
妾能解旧面而楊尚書獨不知故妾戀舊興感撫躬

自悼偶題胡亂之訛終至於上累聖鑑臣妾之罪萬
死猶輕上悲憐其意乃曰汝云以楊柳詞結婚媾之
約汝能記得否蔡氏郎繕寫以上仁曰汝罪雖重汝
才可惜且御妹愛汝甚殊朕特用寬典赦汝重罪汝
其感篆國恩殫竭深誠以事御妹宜矣郎下其執扇
蔡氏拜受惶恐頓謝而退是日上陪太后而坐越王
自楊尚書家來以楊尚書曾已納聘之意奏之皇太
后不悅曰楊少游爵至尚書已知朝廷事體而何其
固滯若是耶上曰少游既雖納聘與成親有異朕面

諭則不可不從也翌日命召禮部尚書楊少游少游
承命入朝上曰朕有一妹姿質超常非卿無可與為
配者朕使越王以朕意諭之聞卿托以納聘云此卿
之不思也甚矣前代帝王選擇駙馬也或出其正妻
故若王獻之終身悔之惟宋弘不受君命朕意與古
先帝王不同既為天下萬民之父母則豈可以有害
於倫紀乎尚書頓首奏曰聖上不惟不罪又從而諄
仁面命若家人父子之親臣感祝天恩之外更無可
奏者矣然臣之情勢與他人絕異臣以遠方書生入

京之日無處可托厚蒙鄭家眷遇之恩迎以舍之禮
以待之非但儼皮之已行於入門之日已與司徒定
翁婿之分有翁之情且男女既已相見恰有夫婦之
恩義而未行親迎之禮者蓋以國家多事不遑將母
也今幸藩鎮啟化天憂將紓臣方欲急請還鄉迎啟
老母卜日成禮矣意外皇命及於無狀小臣驚惶震
懼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若惕威畏罪將順皇命則鄭
女以死自守必不適他此豈非匹夫之所失王政之
有恤乎上曰卿之情理雖云悶迫若以大義言之則
卿與鄭女本無夫婦之義鄭女豈不可不入於他人
之門乎今朕之欲與卿結婚者不獨朕以柱石待卿
也以手足視卿也太后慕卿威容德冠親自主張恐
朕亦不得自由矣尚書猶且固讓上曰婚姻大事也
不可以一言決定朕姑與卿着碁以消長日矣命小
黃門進局君臣相對賭勝日昏乃罷鄭司徒見楊尚
書之來悲慘之色溢於滿面拭淚而言曰今日皇太
后下詔使退楊郎之婚故老夫已出付於春雲置於
花園而顧念小女之身世吾老夫妻之心事則當在

何如狀也吾則僅能撐支而老妻沉慮成疾方昏瞶
不省人事矣尚書失色無言過食頃乃告曰是事不
可但已小婿當上表力爭朝廷之上亦豈無公論司
徒止之曰楊郎之拒違上命已至再矣今若上疏則
豈無批鱗之懼哉必有重譴不如順受而已且有一
事楊郎之仍處花園大有不安於事體者倉卒相離
雖甚缺然移寓他處實合事宜矣楊尚書不答屢及
花園春雲鳴咽淚痕染瀾乃奉納幣物曰賤妾
以小姐之命來侍相公已有年矣偏荷盛眷恒切感
愧神妬鬼猜事乃大謬小姐婚事無復餘望賤妾當
永訣相公故侍小姐天乎地乎鬼乎人乎仍飲泣聲
如縷矣尚書曰吾方欲上書力辭皇上庶或回聽設
未能得聽女子許身於人則從夫禮也春娘夫豈肯
我之人哉春娘曰賤妾雖不明亦嘗聞古人緒論矣
豈不知女子三從之義乎春雲情事有異於人妾曾
自吹葱之日與小姐遊戲及至毀莖之日與小姐居
處忘貴賤之分結死生之盟吉凶榮辱不可異同春
雲之從小姐如影之隨形身固既去則影豈獨留乎

尚書曰春娘為主之誠可謂至矣但春娘之身與小姐異小姐東西南北惟意擇路春娘從小姐事他人得無有妨於女子之節乎春雲曰相公之言到此不可謂知吾小姐也小姐已有定計長在吾老爺及夫人膝下待過百年之後潔身斷髮去托空門發願於佛前世已生一誓不為女子之身春雲蹤跡亦將如斯而已相公如欲復見春雲相公禮幣復入於小姐房中然後當議之矣不然則今日郎生離死別之日也妾任相公使令者專矣荷相公恩愛者久矣報效之道惟在於拚枕席奉巾櫛而事與心違到此地頭只願後世為相公以效犬馬報主之忱矣惟相公保攝保攝向隅呼眺者半日乃翻身下階再拜而尚書五情憤亂萬慮膠擾仰屋長吁撫掌頻啼而已乃上一疏言甚激切其疏曰

禮部尚書臣楊少游謹頓首百拜上言于皇帝陛下伏以倫紀者王政之本也婚姻者人倫之始也一失其本則風化大壞而其國亂不謹其始則家道不成而其家亡有關於家國之興衰者不其較

著乎是以聖王哲辟未嘗不留意於是欲治其國
必以慎人倫為重欲齊其家必以定婚姻為先者
何莫非端本出治之道別嫌明微之意也臣既已
納幣於鄭女且已托跡於鄭家則臣固有妻也固
有室也不意今者御妹之盛禮遽及於無似之賤
臣亡始疑終惑震駭悚惕實不知聖上之舉措朝
家處分果能盡其禮而得其當也設或臣未行儻
皮之幣不作甥館之客族賤而地微才薄而學蔑
則寔不合於錦繡之抄揀而况與鄭女已有伉儷
之義與婦翁已定舅甥之分不可謂六禮之未行
也豈可以貴价之尊下嫁於匹夫之微而不問禮
之可否不分事之輕重冒苟且之機而行非禮之
事乎至於密下內旨使之廢已行之禮儀退已捧
之聘幣尤非臣攸聞也臣恐陛下未能效先武待
宋弘之寬也賤臣危迫之忱已關於聖明之聽鄭
女窮蹙之情亦係於私家之事臣固不敢更瀕於
絳纁之下而臣之所恐者王政由是而亂人倫因
臣而廢以至於上累聖治下壞家道終不救亂亡

之禍也伏乞聖上重禮義之本正風化之始坐收
詔俞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上覽䟽轉奏於太后太后大怒下楊少遊於獄朝廷
大臣一時齊諫上曰朕知其罪罰之太過而太后娘
娘方震怒朕不敢救太后欲困楊少遊不可公事者
至數日鄭司徒亦惶恐杜門謝客此時吐蕃強盛輕
易中原起十萬大兵連陷邊境先鋒至渭橋京師震
驚上會羣臣議之皆曰京城之卒未滿數萬外兵援
救勢不可及暫棄京城出巡關東召諸道兵馬以圖

恢復可也上猶豫未決曰諸臣中惟楊少游善謀能
斷朕甚哭之前日三鎮之服皆少遊之功也罷朝入
告太后使亡者持節放少遊召見問計少遊奏曰京
城宗廟所在宮闕所寄今若棄之則天下人心必從
動搖且為強賊所據則亦未可指日恢復矣代宗朝
吐蕃與回紇合力驅百萬兵來犯京師其時王師之
卑弱甚於此時汾陽王臣郭子儀以匹馬却之臣之
才畧雖不及子儀萬一願得數千軍掃蕩此賊以報
再生之恩上素知少遊有將帥材即拜為大將使發

京營軍三萬討之尚書拜辭而出指揮三軍陣於渭
橋討賊先鋒擒左賢王賊勢大挫潛師遁去尚書追
擊三戰三捷斬首三萬獲戰馬八千足以捷書報之
天子大悅使郎班師諭諸將之功以次賞賚少游在
軍中上疏其疏曰

臣聞王者之兵貴於萬全而坐失機會則功不可
成也又聞常勝之家難與慮敵不乘飢弱則敵不
可破也今賊之兵刃不可謂不強兇械不可謂不
利而彼則以客而犯主我則以飽而待飢此臣所

以得樹尺寸之勞而賊所以勢日蹙而兵日弱矣
兵法乘勞乘勞而不勝者以糧饋之不及也地利
之不便也今賊氣既挫蹈藉而走賊之勞弊挫矣
雄州大城皆息時葛糧則我無半菽之患平原廣
野最得形便則彼無沒伏之處矣若奮銳勇進追
蹙其後則庶幾坐收全功今乃徃於一時之所捷
棄萬全之良策經罷王師不竟天討則臣未知其
得計也伏願陛下博採廟議廓揮乾斷許令臣驅
兵遠襲直搗巢穴臣雖不能燔龍城之績勒燕然

之石誓使隻輪不返一箭不發以除我聖上西顧之憂矣

疏奏上壯其意嘉其忠即進秩拜御史大夫兼兵部尚書征西大元帥賜尚方斬馬劍彤弓赤箭通天御帶白旄黃鉞詔發朔方河東隴西諸道兵馬以助其軍勢楊少遊奉詔向關拜謝擇吉日祭旗壽縣仍發行言其兵法則六韜之神謀也語其陣勢則八卦之奇變也軍容井井號令肅肅因建鉞之勢成破升之功數月之間復所失五十餘城驅大軍至積雪山下一

陣回風忽起於馬前有鳴鵲橫陣穿去尚書於馬上卜之得一卦曰賊兵必襲吾陣而終有吉矣留陣山底鋪鹿角蒺藜於四面整齊三軍設備而待尚書坐帳中燒棖燭閱看兵書巡軍已報三更矣忽寒飈滅燭冷氣襲人一女子自空中下立於帳裏手把尺八匕首色如霜雪矣尚書知其刺客而神色不變威儀益冽徐問曰女子何人夜入軍中有甚意也女子荅曰妾承吐蕃國贊普之命欲取尚書首級而來矣尚書笑曰大丈夫何畏死乎速須下手女子擲劍而前

叩頭對曰貴人勿慮妾何敢驚動貴人尚書就而扶
起曰君既挾利刃入吾軍營反不害我何也女子曰
妾之本末雖欲自陳恐非立談之間所能盡也尚書
賜座而問曰娘子之涉險冒危來見少游必無好意
將何以教之其女子曰妾雖刺客之名實無刺客之
心妾之心肝當吐露於貴人矣自起燃燭當前而坐
其人推結雲鬟高押金簪身著挾袖戰袍而袍上画
石竹花足著鳳尾靴腰懸龍泉劍天然艷色若范蠡
之海棠花非泥軍之水蘭必偷盒之紅線也緇而言

曰妾本楊州人也世為大唐之民幼失父母從一女
子為其弟子其女子劍術神妙教弟子三人即秦海
月金彩虹沈梟烟梟烟即妾也學劍術三年能傳變
化之術乘長風逐飛電瞬息之頃行千餘里矣三人
劍術別無高下而師或欲報仇或欲殺惡人則必使
彩虹海月遣之而獨不使妾問曰吾三人共事師
傅同受明教而弟子則獨未報師傅之恩敢問妾才
拙不足任師傅使令乎師曰爾非我流也他日當得
正道終有成就今若共兩人殺害人禽則豈不有損

於汝之心行乎是以不遣也妾又聞曰若然則妾學
得劍術將何用乎師曰汝之前世之緣在於大唐國
而其人貴人也汝在外國邂逅無便吾所以教汝劍
術者欲使汝因此小技得逢貴人汝他日當入百萬
軍中得成好緣於戎馬之間矣今春師又謂妾曰大
唐天子使大將軍征伐吐蕃贊普榜募刺客欲害唐
將汝須趁此下去于吐蕃國與諸劍客較長短之術
一以救唐將之禍一以結前世之緣也妾奉師命之
蕃國自摘城門所掛之榜贊普召妾而入使與先到

衆刺客較才妾片時割十餘人推髻贊普大喜遣妾
而言曰待汝獻唐將之首封汝為貴妃今逢尚書師
傳之言驗矣願自此永奉履綦忝侍左右相公其果
肯諾乎尚書大喜曰娘子既救消厄之命且欲以身
而事之此意何可盡報白首偕老是我志矣因與同
寢以槍劍之色代花燭之光以刁斗之響替琴瑟之
聲伏波營中月影正流玉門關外春色已回戎幕一
片豪興未必不踰於羅帷彩屏之中是後尚書晨昏
沉溺不見將士至三日矣晨煙曰軍非婦女可居之

處矣兵氣恐不揚也乃欲辭故尚書曰仙娘非世上紅粉兒所可比也方所画奇計運妙策教我而破賊也娘何棄故耶裊煙曰以相公之神武蕩殘賊之巢窟在唾手間耳何足以煩相公之慮哉妾之此來雖仍師命未及永辭矣故見師傅姑居山中徐待相公回軍當啟拜於京城矣尚書曰然娘子去後賁普易遣他刺客將何以備之裊煙曰刺客雖多皆非裊煙之敵手若知妾故順於相公則他人安敢來乎手探腰間出一顆珠曰此珠名妙兒玩郎賁普推髻上所

繫者也相公倘使者送此珠使賁普知妾無復故之意也尚書又問此外更無可教者乎裊煙曰前路必過盤蛇谷而此谷無可飲之水相公須慎之鑿井飲三軍則好矣尚書又欲問計裊煙一躍騰空不可復見矣尚書會諸軍語裊煙之事皆曰元帥洪福如天神武懼敵想有神人來助矣

白龍潭楊郎破陰兵 洞庭湖龍君宴嬌客
尚書郎發使遣妙兒玩於吐蕃遂行到天山之下峽路甚窄縵容一馬攀壁緣澗魚貫而進過數百里始

得稍廣之處設寨立營歇馬休軍口勞頓渴甚求水
不得見山下有大潭爭飲其水飲畢遍身皆青語言
不通戰掉欲死奄奄就盡尚書親自往見其水色沉
碧深不可測寒氣凜凜似挾秋霜始寤曰是必裊烟
所謂盤蛇谷也督餘軍掘井衆軍鑿數百餘井高可
十丈而無一湧水之處尚書大以為憫方欲徹營移
陣於他處矣鞞鼓之聲忽自山後而來雷聲殷地巖
谷皆應賊兵據其險阻以絕敗路官軍進退俱碍飢
渴且深尚書方在營中思退敵之計而終無善策悶

惱久之神氣頗困依卓而坐眠忽有異香遍滿營中
女童兩人進立於尚書之前容狀奇異非公則鬼告
於尚書曰吾娘子欲告一言於貴人願貴人無惜一
枉於西穢之地尚書問曰娘子是何人在何處答曰
吾娘子即洞庭童王君小女也近日暫移宮中來寓
於此矣尚書曰龍神所在即水府也我人世人也將
以何術致身乎女童曰神馬已係於門外貴人騎之
則自當至矣水府不遠何難之有尚書隨女童出轅
門從者數十人衣服殊制儀形不常扶尚書上馬口

行如流飛塵不起於蹄間矣俄頃到水中宮闈政如王者之居守門之卒皆魚頭鯢面矣女童數人自內開門出導尚書升堂上殿中白玉交倚南向而設侍女請尚書坐其上鋪錦繡步障於堦砌之下即入於內殿未幾侍女十餘人引一箇女子從左邊月廊抵殿前姿態之美服飾之華俱不可形言侍女一人至前請曰洞庭龍王之女請謁於楊元帥矣尚書驚欲避之兩侍女挾持使不下床龍女向前四拜琳瑯響芬馥射人尚書請上殿龍女辭遜不敢設小席而坐尚書曰楊少遊塵世賤品娘子水府靈神禮貌何太恭也龍女荅曰妾即洞庭龍王末女凌波也妾之始生也父王朝於上界逢張真人卜妾之命真人探著曰此娘子前身即仙女也因罪謫降為王之女而畢境復得人形為人間貴人之姬妾享富貴榮華之樂極耳目之娛心志之喜終改佛家永為大神矣吾龍神為水族之宗而以幻人之形為大榮至於仙佛尤所敬戴也妾之伯兄初為涇水龍宮之婦夫妻反目兩家失和再適於柳真君九族尊之一家敬之而

妾則一身榮貴必在於伯兄之上也父王自聞真人之言愛妾之情一倍隆篤宮中大小侍妾如待天上真公及稍長南海龍王子五賢聞妾略有姿色求婚於父王吾洞庭即南海之管下故父王不敢峻斥親往南海諭以張真人之言強拒不從則南海之王為其驕悍之子反以父王為惑於誕說肆然喝責求婚益急妾自知若在父母膝下則辱必及身遠離父母抽身遁逃披荆棘開窟宅自蟄胡地苟送歲月而南海之逼近益甚矣父母但曰女子不願歛身遠走終

欲不棄問之於渠惟彼狂童欺妾孤弱自率軍兵欲逼賤妾亡之至冤苦節感極天地瀦澤之水居然變化冷如寒冰昏如地獄他國之兵不能輕入故妾賴此全完尚保危命矣今日之幸邀貴人臨此洄處者不惟欲訴衷情目今王師暴露既久水踞莫通井泉不出掘土鑿地亦云勞矣雖遍一山而穿萬丈水不可得而力不可支矣此水本名清水潭水性甚美自妾來居其味甚苦惡飲之者生病故改稱曰白龍潭也今貴人來此賤妾得所何美乎銀甌之上井陰谷

之生春乎妾既托身於貴人許身於貴人則貴人之
憂即妾之憂也豈敢不效愚智而助軍功乎自此之
後水味之甘當如舊日士卒皆牛飲自無害矣病水
卒亦當自瘳矣尚書曰今聞娘子之言兩人之緣天
已定之神亦知之月姥之約肆可卜矣娘子之意亦
如我否龍女曰妾之涸質雖已許之經侍郎君不可
者有三一則不告父母也二則幻形變質而後方可
以侍貴人也今不可以鱗甲之腥髻鬣之涸以累貴
人之床席也三則南海龍子每送還卒於暗二韻探
不可激其怒而挑其禍以起一場風波也貴人須早
改陣中整軍殲賊得遂大勲奏凱還京則妾當蹇裳
涉澌從貴人於甲第中也尚書曰娘子之言雖美我
息之娘之來此不但守志而亦父王欲使留待少遊
之來而即從之也今日之相會豈非父王之命乎且
娘子神明之後靈異之性也出入人神之間無所往
而不可則豈以鱗鬣為嫌哉少遊雖不才奉天子之
明命將百萬之雄兵飛廉為之先導海若為之後殿
其視南海小兒如蚊虻蝼蟻而已渠若不自量妄欲

相逼則不過汚我寶釧而已今夜何幸邂逅相逢則
良辰豈可虛度佳期何忍孤負遂携龍女而就枕交
會之歡非夢則真日未明一聲殷雷鉤乙鎗乙簫却
水晶宮殿龍女忽驚覺而起宮女急報曰大禍出矣
南海太子驅無數軍兵來陣山下請與楊元帥決雌
雄矣尚書大怒曰狂童何敢乃爾拂袂而起跳出水
邊南海兵已圍白龍潭喊聲大震陣雲四起所謂太
子者躍馬出陣而大叱曰爾為何人而掠人之妻乎
誓不與共立天地間也尚書立馬大笑曰洞庭龍女
與少遊有三生宿緣卽天官所簿真人所知也我不
過順天命也奉天教也么麼鱗虫何無禮若是也仍
麾兵督戰太子大怒命千萬種水族鯢提督鼉叅軍
鼓氣貫勇騰跳出戰尚書一麾而斬之舉白玉鞭一
揮而百萬勇卒齊發蹴踏不移時敗鱗甲已滿地矣
太子身被數鎗不能變化終為唐軍所獲縛致麾下
尚書大悅擊金收軍門卒報曰白龍潭娘子親詣軍
前進賀元帥仍飭軍卒矣尚書使人邀入龍女進賀
尚書之全勝以千石酒萬頭牛大饗三軍士卒鼓腹

而歌翹足而舞輕銳之氣百倍矣楊元帥與龍女同
坐捧入南海太子厲聲責之曰我奉行天命征伐四
夷百鬼千神莫不從命汝小兒不知天命敢抗大軍
是自促鯨鯢之誅也我有一介寶劍卽魏徵丞相斬
涇河龍王之利刃也當斬汝頭以壯軍威而汝父鎮
定南海博施兩澤有功萬民是以赦之自今勉悛旧
惡幸勿得罪於娘子也仍舍曳出太子屏息戢身鼠
竄而走忽有神光瑞氣自東南至矣紫霞蕊鬢彤雲
明滅旌旗節鉞自太空繽紛而下紫衣使者趨而進
曰洞庭龍王知楊元帥破南海之兵救公主之急極
欲躬謝於壁門之前而職業有守不敢擅離故方設
大宴於凝碧殿奉邀元帥元帥暫屈焉大王亦令小
臣陪貴主而同歸矣尚書曰敵軍雖退壁壘尚存且
洞庭在萬里之外往返之間日月屢矣將兵之人何
敢遠出乎使者曰已具一車駕以八龍半日之內當
去來矣

楊元帥偷閑叩禪扉

公主微服訪閨秀

楊尚書與龍女登車靈車吹輪轉上層空未知去天

餘幾尺也距地隔幾里也但見白雲如蓋平覆世界而已漸二低下至于洞庭龍王出迎執賓主之禮展翁婿之情揖上層殿設宴饗之執酌而謝曰寡人德薄勢孤不能使一女安其所矣今元帥奮神威而擒驕童垂厚誼而救小女欲報之德天高地厚尚書曰莫非大王威令所及何謝之有至酒闌龍王奏衆樂二律融二聞有條節而與俗樂異矣壯士千人列立於殿左右手持鈞戟揮擊大鼓而進美女六脣着芙蓉之冠振明月之佩飄緜藕衫瓊二對舞真壯觀也尚書問曰此舞未知何曲耶龍王答曰水府舊無此曲寡人長女嫁為涇河王太子之妻因杪生傳書知其遭牧羊之困寡人穿錢塘君與涇河王大戰大敗其軍率其女子而來宮中之人為作此舞號曰錢塘破陣樂或稱貴主行宮樂有時奏之於宮中宴矣今元帥破南海太子使我父女相會與錢塘故事頗相似矣故改其名曰元帥破軍樂也尚書又問曰杪生今在何處耶未可相見否王曰杪郎今為瀛洲公官方在職府何可未耶酒過九巡尚書告辭曰軍中多

不可久留是可恨也惟願使娘子無失後期也龍王
曰當如約矣出送於殿門之外有山突兀秀出五峯
高入於雲煙尚書便有遊覽之意問於童王曰此山
何名少遊歷遍天下而未見此山之巖岸也龍王曰
元帥未聞此山之名乎即南岳衡山奇且異也尚書
曰何以則今日可登此山乎龍王曰日勢猶未晚矣
雖暫玩而收亦未暮也尚書即上車已在衡山之下
矣携竹杖訪石逕經一邱度一壑山益高境轉幽而
景物森羅不可應接所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真

善形容也尚書駐筇聘瞻幽思自集乃歎息曰積苦
兵間弊情勞神此身塵緣何太重耶安得功成身退
超然物外之人也俄聞石磬之聲出於林端尚書曰
蘭若必不遠矣及涉絕嶽上高頂有一寺殿閣深邃
法侶至集老僧趺坐蒲團方誦經設法眉長而綠骨
清而癯可知年紀之高矣見尚書至率閣利下堂迎
之曰山野之人聾憤不知大元帥之來未能迎候於
山門請相公恕之今番非元帥永來之日須上殿禮
佛而去尚書即詣佛前焚香展拜方下殿忽跌足驚

覺方身在營中依卓而坐東方未明矣尚書異之問
於諸將曰公等亦有夢乎齊荅曰小將等皆夢陪元
帥與神兵鬼卒大戰而破之擒其大將而敗此實擒
胡之吉兆也尚書備訊夢中之事與諸將往見白龍
潭碎鱗鋪地流血成川尚書持杯酌水先嘗因飲病
卒卽快愈矣驅衆軍及戰馬臨水快飲歡動天地賊
聞之大懼欲輿櫬而降矣尚書出師之後捷書相續
上嘉之一日朝太后稱楊少遊之功曰少遊郭汾陽
後一人待其還未卽拜丞相以酬不世之勲而但衛

妹婚事尚未牢定彼若回心從命則大喜又堅執則
功臣不可罪矣其志不可奪也處置之道實難得當
是可憫也太后曰我聞鄭家女子誠美且與少遊曾
已相見少遊豈肯棄之吾意則棄少遊之出外下詔
於鄭家與他人結婚則少遊之望絕矣君命何可不
從乎上久不仰荅默然而出時蘭湯公主在太后之
側乃告於太后曰娘亡之教大違於事體鄭女之婚
與不婚自是其家之事豈朝廷所可指揮者乎太后
曰此卽汝之重事國之大禮我欲與汝相議爾尚書

楊少遊風彩文章非獨卓出於朝縉之列曾以洞簫一曲卜汝秦樓之緣決不可棄楊家而求他人矣少遊本與鄭家情分不泛彼此亦不可背矣是事極其難處少遊還軍之後先行汝之婚事使少游次娶鄭女為妾少游無可辭矣第未知汝意以是趲趲耳公主對曰小女一生不識妬忌為甚事也鄭女何可忌乎但楊尚書初既納聘後以為妾非禮也鄭司徒累代宰相國朝大族以其女子為人姬妾不亦寃乎此亦不可也太后曰然則汝意欲何以處之乎公主曰

國法諸侯三夫人楊尚書成功還朝則大可為王小不失為侯聘兩夫人實非僭也當此之時亦許娶鄭女則何如太后曰是則不可女子勢均體敵則同為夫人固無所妨女兒先帝之愛女今上之寵妹則身固矣位亦尊矣豈可與閭閻小女子齊肩而事人乎公主曰小女之尊重亦自知之而古之聖帝明王尊賢敬士忘身愛德以萬乘而友匹夫者小女聞鄭女容貌節行雖古今烈女不及也誠如是言與彼並肩亦女之幸也非小女之辱也但傳聞易爽虛實難副

小女欲因某条親見鄭氏其容貌才德果出於小女
之右則小女屈身仰事若所見不如所聞則為妾為
僕惟娘亡之意太后嗟嘆曰姑才忌色女子之常情
吾女兒愛人之才若已有之敬人之德如渴求飲其
為母者豈無嘉悅之心乎吾欲一見鄭女明日當下
詔於鄭家矣公主曰雖有娘亡之念鄭女必稱病不
來然則宰相家女兒不可脅致若分付於尼院道觀
預知鄭女之焚香時日則一者逢着恐不難矣太后
是之即使小黃門問於近處寺觀正契院尼姑曰鄭
司徒家本行佛事於吾寺而其小姐元不往來於寺
觀三日前小姐侍婢楊尚書小室賈孺人奉小姐之
念以發願之文納於佛前而去願黃門賁去此文復
命太后娘亡何如黃門遽來以此奏進太后曰苟如
是則見之極難鄭女之面何以得見乎與公主同覽
其祝文其文曰

弟子鄭氏瓊貝謹使婢子春雲齋沐頓首敬告于
諸佛之前弟子瓊貝罪惡甚重業障未除生為女
子之身且無兄弟之樂頃既受弊於楊家將欲終

身於楊家矣楊郎被揀於錦齋君命至嚴笄子已
與楊家絕矣但恨天意人自相乖戾薄命之人更
無所望而身雖未許心既有屬則至今二三其德
非義之所敢出也姑欲依存於怙恃膝下以送未
盡之日矣因此舍道之崎嶇幸得一身之清閑故
乃敢薦誠於佛前以告笄子之心誠伏願僉佛聖
之靈燭祈恩之微忱俯慈悲之恩念使笄子老父
母俱享遐壽與天齊令笄子身無疾病灾殃以
盡彩衣弄雀之歡則父母身後誓啟空門斷俗緣

服戒行齋心誦經潔躬禮佛以報諸佛之厚恩矣
侍婢賁春雲本與瓊貝大有因果名雖奴主實則
朋友曾以主人之命為楊家之妾矣事與心違佳
緣莫保永辭楊家復啟主人死生苦樂誓不異同
伏乞諸佛俯憐吾兩入之心事世亡生亡俾免為
女子之身消前生之罪過贈後世之福祿使之還
生於善地長享逍遙快活之樂

公主見畢慘然曰因一人之婚事誤兩入之身世恐
有大害於陰德矣太后聽之默然此時鄭小姐侍其

父母婉容愉色無一毫慨恨之心而崔夫人每見小姐輒有悲傷之念春雲侍小姐以翰墨雜技強為排遣之地而潛消暗削日漸憔悴將成膏肓之疾小姐上念父母下憐春雲心緒搖亡不能自安而人不能知矣小姐欲慰母親之心使婢僕等求技樂之人玩好之物時時奉進於前以為耳目之娛矣一日女童一人來賣繡簇二軀春雲取以見之一則花間孔雀一則竹林鸝鵒手品絕妙工如七襄春雲敬嘆留其入以其簇子進於夫人及小姐曰小姐每贊春雲之刺

繡矣試觀此簇其何如耶不出於公女機上必成於鬼神手中也小姐展看於夫人座前驚謂曰今之人必無此巧而染錦尚新非舊物也惟哉何人有此才也春雲問其出處於女童女童曰此繡即吾家小姐所自為也小姐方在寓中急有用處不擇金銀錢幣而欲捧矣春雲問曰汝小姐誰家娘子且因何事獨留客中耶答曰小姐李通判妹婿也通判陪夫人往浙東任所而小姐病不從姑留於內舅張別駕宅矣別駕宅中近有些故借寓於此路迤左膳脂店謝三

娘家以待浙東車馬之末矣春雲以其言入告小姐以釵釧首飾等物優其餽而買之高掛中堂晝日愛玩嗟美不已此後女童因緣出入於鄭府與府中婢僕相交矣鄭小姐謂春雲曰李家女子手才如此必非常人也吾欲使侍婢隨往女童求見李小姐容貌矣仍送伶俐婢子閨家狹窄本無內外李小姐知鄭府婢子饋酒食而送之婢子遽告曰李小姐艷麗娉婷之態與我姐二而一者也春雲曰以其手線而見之則李小姐決非魯鈍之質而汝何為過實之言

耶此世界上謂有我小姐之比吾實疑之婢子曰賈孺人疑吾言乎更遣他人而見之則可知吾言之不妄矣春雲又私送一人即還曰恠哉恠哉此小姐即玉京仙娥昨日之言果實矣賈孺人又以吾言為疑此後一者親見如何春雲曰前後之言皆誕矣何無兩目也相與大笑而罷過數日臘脂店謝三娘來鄭府入謁於夫人曰近者李通判宅娘子賃居小人之家其娘子有貌有才實老嫗初見竊仰小姐之芳名每欲一見請教而有不敢者以小人獲私於夫

人使之仰稟矣夫人招小姐以此意言之小姐曰小女之身與他人有異不欲以此面目與人相對而但聞小姐為人一如其錦繡之妙小女亦欲一洗昏眊矣謝三娘喜而啟翌日李小姐送其婢子先通踵門之意日晚李小姐秉燭帳小玉轎率義鬟數人至鄭府鄭小姐邀見於寢室賓主分東西而坐織女為月宮之賓上元與瑤池之宴矣光彩相射滿堂照輝彼此皆大驚鄭小姐曰頃緣婢輩聞玉趾臨於近地而禽奇之人廢絕人事問候之禮尚此闕如矣今小姐

惠然辱臨既感且悚驚謝之意何以口舌盡也李小姐荅曰小妹僻陋之人也嚴親早背慈母偏愛平生無所學之事無可取之才也常自嗟惋曰男兒遍四海交結良朋有切磋之益有規警之道而女子唯家內婢僕之外無可相接之人救過於何處質疑於何人乎自恨為閨閣中兒女子矣恭聞姐二以班昭之文章兼孟光之德行身不出於中門名已徹於九重妾以是自忘資品之陋方願接聖德之光輝矣今蒙姐二不棄足償少妾之至願矣鄭小姐曰姐二所教

之言即小妹方寸間所素蓄積者也閨中之身蹤跡
有碍耳目多蔽本不知滄海之水巫山之雲志氣之
溢見識之函固其宜矣何足恠哉此繫荆山之玉埋
光而恥銜老蚌之珠葆彩而自稱然如小妹者自視
歔然何敢當盛獎也因進茶果穩吐閑談李小姐曰
似聞府中有賈孺人者可得見否鄭小姐曰渠亦欲
一拜於姐口矣招春雲來謁李小姐起身迎之春雲
驚嘆曰前日兩人之言果信矣天既生我小姐又出
李小姐不自意飛燕玉環並世而出也李小姐亦自

度曰飽聞賈女之名矣其人過其名也楊尚書之眷
愛不亦宜乎當與秦中書并驅若使春娘見秦氏則
豈不效尹夫人之泣乎奴主兩人有如此之色有如
此之才楊尚書豈肯相捨乎李小姐與春雲吐心談
話款曲之情與鄭小姐一也李小姐告辭曰日已三
竿矣不得穩陪清談可恨小妹寓舍只隔一路當偷
閑更進矣願聽餘教鄭小姐曰猥荷蒞臨仍受盛誨
小妹當進謝堂下而小妹處身異於他人不敢出戶
庭一步之地唯姐口寬其罪而恕其情焉兩人臨別

惟黯然而已鄭小姐謂春雲曰寶劍雖埋於獄中而
先射斗牛老蜃雖潛於海底而氣撲成臺李小姐同
在一城而吾輩未嘗有聞誠可怪也春雲曰賤妾之
心茅有一事可疑者楊尚書每言華州秦御史女子
相面於樓上得詩於店中與結秦晉之約矣因秦家
之遭禍終致乎張矣仍稱秦女絕世之色輒愀然發
嘆而妾亦見楊柳詞則誠才女也此女子無乃藏其
姓名締結小姐欲成前日之緣乎小姐曰秦氏之義
吾亦因他路聞之似與此女子相迹而彼遭家禍沒

入掖庭何能得至於此乎入見夫人稱李小姐不容
口夫人曰亦欲一請而見之矣數日後使侍婢請小
姐一枉李小姐欣然承命又至鄭府夫人出迎於堂
中李小姐以子侄禮見於夫人夫人大愛款接曰頃
日小姐為訪小女過垂厚眷老身良用感謝而其時
病未能相接至今慚歎李小姐伏以對曰小侄景慕
姐一如天仙惟恐賤棄矣尊姑一逢小侄便以兄翁
之誼待之夫人特賜顏色以子侄之例畜之小侄於
此實未知措躬之處也小侄欲終身出入於門下事

夫人如事慈母矣夫人稱不敢者再三矣鄭小姐與李小姐侍坐夫人至半日仍請李小姐啟其寢室與春雲鼎足而坐嬌聲嫩語昵昵相酬氣已合矣情亦密矣評鴻文章講論婦德殊不覺日影已在西窓矣

兩美人攜手同車

長信宮七步成詩

李小姐去後夫人謂小姐及春雲曰鄭崔兩門宗族甚多幾至百千人矣吾自少時見美色多而皆不及李小姐遠矣誠與女兒相上下矣兩美相從結為兄弟則好也小姐以春雲所傳蔡氏事告曰春雲終無

疑而小姐所見與春雲異李小姐姿色之外氣像之飄逸威儀之端重與閭閻士大夫家女子絕異蔡氏雖有才氣何敢比之於此乎以妾所聞言之蘭陽公主貌如其心才如其德或恐李小姐氣像與蘭陽不遠夫人曰公主吾亦不見未可懸度雖居尊位得威名安知其必與李娘同符乎小姐曰李小姐踪跡實有可疑者後日當與春娘往審之矣明日鄭小姐與春雲方議是事李小姐婢子到鄭府傳語曰吾小姐適得浙東順啟之艇將以明日發行故今日當到府

中告別於夫人及小姐矣小姐方掃軒而待之小頃
李小姐至入見夫人及鄭小姐兩小姐別意忽已離
懷依已如仁兄別弟蕩子之送義人也李小姐起而
再拜乃敬曰告小侄別毋離兄已周一期故意如矢
而不可復沮而但以夫人之恩德姐已之情分心如
素絲欲解復結矣小侄茲有一言欲懇於姐已而恐
姐已不許先告於夫人仍趨趨不發夫人曰娘子所
欲請者何事李小姐曰小侄為先親方繡南海大師
畫像寸已訖工而家兄方在任所小侄身是女子尚

未求文人之贊將使前工故虛甚可惜也欲得姐已
數行筆而繡幅頗廣卷舒有妨且恐褻慢不敢取來
不得已暫邀姐已乞得筆製一以完小女為親之心
一以慰遠路相別之情而未知姐已之意不敢直請
敢以私懇仰瀆於夫人矣夫人顧小姐曰汝雖於至
親之家本不來往而顧念此娘子所請蓋出於為親
之至誠况娘子僑居距此密邇一霎來去似非難事
小姐初則有持難之色翻然內悟曰李小姐行色甚
忙春雲不可送矣吾乘此機會往探其跡則不亦妙

乎乃告於夫人曰李小姐所請若係於尋閑之事則
實難奉副而孝親之誠人皆有之小姐之言何可不
從乎但欲得日昏而去矣李小姐大喜起謝曰日若
曛黑則持筆似難姐亡若以有煩道踞而為嫌小妹
所乘之輜雖甚朴陋足容兩人之身與我同乘而去
乘夕而還亦如何也小姐答曰姐亡之教甚合矣李
小姐拜辭夫人退與春雲執手而別與鄭小姐同乘
一輜鄭婢數人從小姐之後矣鄭小姐未見李小姐
寢室所排什物不甚繁多而品皆精妙所進飲食雖

甚簡畧而無非珍羞鄭小姐留眼見之皆可疑也李
小姐久不出乞筆之言而日色看亡暮矣鄭小姐問
曰觀音画像奉置於何處耶小妹極欲禮拜李小姐
曰當使姐亡奉翫矣語畢車馬之聲喧聒於門外旗
幟之色掩映於道上鄭家侍婢驚惶入告曰一陣軍
馬急圍此家娘子娘子何以為之鄭小姐既已知機
自若而坐李小姐曰姐亡安心小妹非別人也蘭湯
公主簫和郎小妹職舞身名邀致姐亡乃太后娘亡
之命也鄭小姐避席對曰閭巷微末女雖無知識亦

知天人骨格與常人自殊而貴主降臨實千萬夢寐
外事也既失跼蹶之禮又多逋慢之罪伏願貴主生
死之公主未及對侍女告曰自三殿遣薛尚宮王尚
宮和尚宮問安於貴主矣公主謂鄭小姐曰姐已少
留於此乃出坐於堂上三人以次而入禮謁畢伏奏
曰玉主離大內已累日矣太后娘已息想正劫萬歲
爺已皇后娘已使婢子等問候且今日即玉主還宮
之期也軍馬儀仗已盡來待而皇上已命趙大監護行
矣三尚宮又告曰太后娘已有詔曰玉主與鄭女子
同輦而來矣公主留三人於外已謂鄭小姐曰多少
說話當從容穩展而太后娘已欲見姐已方臨軒而
待之姐已無庸苦辭與小妹同入已趙今日朝見鄭小
姐知不可免對曰妾已知玉主之眷妾而閭家女兒
未嘗現謁於至尊惟恐禮貌之有愆已是以惶惴矣公
主曰太后娘已欲見娘子之心何異於小妹之愛姐
已乎姐已勿疑也鄭小姐曰唯貴主先行妾當啟家
以此意言於老母已踉後而進矣公主曰太后娘已
有詔命使小妹與姐已同車而來已辭意極其恩至姐

姐勿固讓也小姐曰賤妾臣也微也何敢與貴主同
聲乎公主曰呂尚渭水漁父文王共車侯嬴夷門監
者信陵執轡苟欲尊賢何可挾貴姐曰侯伯威門大
臣女子何嫌與小妹同乘而執轡何太過耶遂攜手
同輦小姐侍婢一人啟告於夫人一人隨入於宮中
公主與小姐同行入東華門歷重門至挾門外
下車公主謂王尚宮曰尚宮陪鄭小姐少待於此王
尚宮曰以太后娘之命已誤鄭小姐幕次矣公主
喜而留之入謁於太后原來太后初則本無好意於

鄭氏矣公主以微服寓於鄭家近處媒一幅之繡結
鄭氏之交心既敬服情又稠密且知楊尚書之終不
肯疏棄相愛相約結為兄弟將欲共一室而事一人
數以書苦諫於太后以回其意太后於是太悟許以
公主及鄭氏為兩夫人於少遊而少欲親見其容貌
使公主設計而率來矣鄭小姐小憇於幕中矣宮人
兩人自內殿捧衣函而出傳太后之命曰鄭小姐以
大臣之女受宰相之弊而猶着處子之服不可以平
服朝於我也特賜一品命婦章服故妾等奉詔而來

唯小姐着之鄭氏再拜曰臣妾以處子之身何敢具
命婦章服乎臣妾所着雖簡褻亦常着之於父母之
前者也太后娘仁郎萬民之父母請以見父母之衣
服入朝於娘仁也宮女入告太后大嘉之郎引見鄭
氏隨宮女入前殿左右宮嬪聳見噴舌曰吾以為嬌
艷唯吾貴主而已豈料復有鄭小姐乎小姐禮畢宮
人引之上殿太后賜坐下教曰頃者因女兒婚事詔
叔楊家禮幣此所以遵國法別公私也非寡人初聞而
女兒諫予曰使人為新婚而倍舊約非王者所以正

人倫之道也且願與汝齊體共事少遊之意予已與
帝相議快從女兒之美意將待少遊還朝使之復送
禮幣以爾為一體夫人此恩眷古亦無今亦無前不
見後不見也特令使爾知之矣鄭氏起荅曰聖恩隆
重寔出望外非臣妾糜粉所能上報也但臣妾設或
從命父母以死固爭必不奉詔矣太后曰爾之避遜
雖可嘉鄭門累世侯伯司徒先朝老臣朝家禮待本
來自別人臣分義不必膠守也小姐對曰臣子之順
受君命如萬物之自隨其時陞而為侍女降而為婢

僕又敢違忤天命而楊少遊亦何安於心乎臣妾本無兄弟父母亦已衰朽臣妾至願惟在於竭誠供養以畢餘生而已太后曰惟爾孝親之誠處子之道可謂至矣而何可使一物不得其所乎况爾百義俱全一疵難求楊少游豈肯甘心於棄汝且女兒與楊少遊以洞簫一曲驗百年之宿緣天之所定人不可廢而楊少遊一代豪傑萬古才子娶兩夫人何不可之有寡人本有兩女子而蘭湯之兄十歲而夭予每念蘭湯孤子之狀矣予今見汝其貌其才不讓蘭湯予

亦如見亡女矣予欲以汝為養女言之於帝定汝位號一則所以表予愛女之情也二則所以成蘭湯視汝之志也三則使汝與蘭湯同歆於楊少遊則無許多難便之事也汝意今則如何小姐稽首曰聖教又至於此臣妾忍損福而死也惟望郎收成名以安臣妾太后曰予與帝相議即勘定矣汝無多執也召公主出見鄭小姐公主俱章服備威儀與鄭小姐對坐太后笑曰女兒與鄭小姐願為兄弟矣今為真兄弟可謂難兄難弟矣汝意更無憾乎仍以取鄭氏為養

女之意諭之公主大悅起謝曰娘口處分盡矣明矣
小女得成寤寐之願此心快樂何可盡達太后待鄭
氏尤款與論古之文章太后喜曰曾仍蘭陽聞汝有
咏絮之才矣今宮中無事春日多閑無惜一吟以助
予歡古人有七步成章者汝可能乎小姐對曰既聞
命矣敢不面鵝以博一笑乎太后擇宮中捷步者立
於殿前欲出題而試之公主奏曰不可使鄭氏獨賦
小女亦欲與鄭氏共試之矣太后尤喜曰女兒之意
亦妙耳但必得清新之題然後詩思自出矣方涉獵

古詩矣時當暮春碧桃花盛開於欄外忽有喜鵲來
鳴枝上太后指彩鵲而言曰予方定汝輩之婚而彼
鵲報喜於枝頭此吉兆也以碧桃花上聞喜鵲為題
各賦七言絕句一首而詩中必押入定婚之意使宮
女各排文房四友兩人執筆宮女已移步而意恐或
未及成詩睨視兩人揮筆而舉趾稍緩矣兩人筆勢風
飄雨驟一時寫進宮女纔轉五步矣太后先覽鄭氏
之詩其詩曰

紫禁春光醉碧桃何來好鳥語咬口樓頭御妓傳

新曲南國天華與鵲巢

公主之詩曰

春深宮掖百花繁
靈鵲飛來報喜言
銀河作橋須努力
一時齊渡兩天孫

太后咏嘆曰予之兩女兒即女中之青蓮子建也朝廷若取女進士當分占狀元探花矣以兩詩迭示於公主及小姐各自敬服為公主告於太后曰小女雖幸成篇其詩意熟不能思之姐之詩曲盡精妙非小女所及也太后曰然女兒之詩穎銳殊可愛也

娑娑茅屋環
山窈窕有露見
彷彿是上人彼序





司化錄人

美三

湘中老人讀舊手
按紫雲坐碧山春至
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
巴陵道坡翁稱其詞意
清遠非烟火食人語也



九雲夢卷之三

楊少遊夢遊天門 賈春雲巧傳玉語

此時天子進候於太后太后使蘭湯與鄭氏
迎帝謂曰予為蘭湯婚事使收楊家之幣而終有
傷於風化與鄭女並為夫人則鄭家不敢當矣使鄭
氏為妾則亦近於強脅矣今日予召見鄭女鄭女美
且才足與蘭湯為兄弟也以此予既以鄭女為養女
欲與同故於楊家此事果如何也上大悅賀曰此盛
德事也可謂與天地同大矣自古深仁厚澤未有及

太后曰帝言是矣上又曰娘仁愛英陽至此實國朝所未有也臣亦仰請者有之矣乃以蔡中書前後之事數奏曰彼之情勢殊甚惻隱其父雖以罪死其祖先皆本朝臣子欲曲收其情以為御妹從嫁之媵娘仁幸矜而領情太后顧兩公主蘭陽曰蔡氏曾以此事言於小女矣小女與蔡氏情分既切不欲相離雖未聖教小女亦有是心矣太后召蔡彩鳳下教曰兒女與汝苑生相隨之意故特使汝為楊尚書媵侍汝之至願畢矣此後須更竭誠悃以報公主之恩蔡氏

感泣淚下漱仁矣謝恩後太后又下教曰兩女婚事予既快定而忽有喜鵲來報吉兆予令兩女已住喜鵲之詩矣汝亦得依故之所可與同其慶作其詩也蔡氏承命即製進其詩曰

喜鵲查仁繞紫宮鳳公花上起春風安巢不待南飛去三五星稀正在東

太后與帝同看喜曰雖咏雪之蔡女瞠乎下矣詩中亦引周詩雖能嫡妾之分此所以尤美也蘭陽公主曰喜鵲詩仁料本來不多且小女兩人既已先住後

來者無可下手處也曹孟德所謂統三正無枝可棲者本非吉語取用甚難也此詩雖引孟德子美之詩及周詩之句合成一句而天然渾然無斧鑿之痕三家文字有若為蔡氏今日事而作也太后曰古來女子中能詩者惟班姬蔡文君謝道韞四人而已今才女三人同會一席可謂盛矣蘭湯曰英湯姐侍婢賈春雲亦奇矣時日將暮上啟外殿兩公主同退宿於寢房翌晚鷄鳴初鄭氏入朝於太后請啟曰小女入宮之時父母必驚懼今欲啟見父母以娘

恩澤小女榮寵誇詡於門欄家族伏願娘口許之太后曰女兒何可輕離大內予與司徒夫人亦有相議事矣郎下教於鄭府使崔夫人入朝鄭司徒夫妻因小姐使婢子密通驚慮初弛感意方深矣忽承諾旨忙入內殿太后引接曰予率來令愛不但欲見其貌蓋為蘭湯婚事矣一接丰容心乎愛矣遂為養女凡於蘭湯意者寡人前生之女子今世誕生於夫人家矣英湯既為公主則當加之以國姓而予念夫人無子不改其姓惟夫人領我至情崔夫人受恩感激叩

頭曰臣妾晚得一女愛之如玉及其婚事一誤禮幣
遽送老臣冤骨俱碎惟願速死不見其可憐之形矣
貴主累枉於蓬華之下屈其尊體下交賤息仍與攜
入宮禁使被廣世之恩章此葉於朽木水於涸魚惟
當竭隨彈力以效報答之悃而臣妾夫年老病深心
長髮短既不能奔走職事以貢微勞妾亦彫謝瘡疔
與鬼為隣亦末由追逐宮娥自服掖庭掃灑之役邱
山之恩將何以行報乎惟有千行感淚河傾兩瀉而
已乃起而拜伏而泣雙袖已龍鍾矣太后為之嗟歎

又曰英陽已為吾女夫人更不可挈去矣崔氏俯伏
奏曰臣妾何敢率敢於家中乎但母女不得團聚稱
誦如天之德是可欠也太后笑曰不越乎行禮之前
也惟夫人勿憂也成婚之後蘭陽亦托於夫人矣夫
人視蘭陽亦如寡人之視英陽也仍召蘭陽與夫人
相見夫人重謝前日之褻慢太后曰聞夫人左右有
才女賈春雲可得見乎夫人即召春雲入朝於殿下
太后曰美人也更進之前日聞蘭陽之言汝曾夢江
淹之錦可能為寡人賦乎春雲奏曰臣妾何敢唐突

於天威之前乎然試欲聞題矣太后以三人詩下之
曰汝能為此語乎春雲求筆硯一揮而製進其詩曰
報喜微誠祇自知虞廷幸逐鳳凰儀秦樓春色花
千樹三統寧無借一枝

太后覽之轉示兩公主曰吾聞賈女雖才而豈料其
品之至斯耶蘭陽曰此詩以鵲自比其身以鳳凰自
比姐二得體矣下句疑小女不許相容欲借一枝之
棲而集古人之詩採詩人之意鎔成一絕思妙意精
真善竊狐白裘手也古語云飛鳥依人仁自憐之賈

之謂也仍令春雲退與秦氏接顏公主曰此女中書
郎華陰秦家女子與春娘同居偕老之人也春雲答
曰此無乃作楊柳詞之秦娘子乎秦氏驚問曰娘子
因何人而聞楊柳詞乎春雲曰楊尚書每患娘子輒
誦此詩妾亦獲聞之矣秦氏感愴曰楊尚書不忘妾
矣春娘曰娘子何為此言也尚書以楊柳詞藏之於
身見之而流涕咏之而發嘆娘子獨不知尚書之情
何也秦氏曰尚書若有舊情則妾雖不見尚書而死
無所恨矣仍言純扇詩首末春娘曰妾身上剗义指

環皆其日所得也官人忽來報曰鄭司徒夫人將還
故矣兩公主復入侍坐太后謂崔夫人曰楊尚書未
幾當還前日禮幣自當復入於夫人之門而復受既
退之幣頗涉苟且况英陽是吾女兩女婚禮欲並行
於一日夫人許否崔氏伏地曰臣妾何敢自專惟娘
亡命矣太后笑曰楊尚書為英陽三抗朝命予欲一
瞞之矣詭曰云言反吉待楊尚書來瞞言鄭小姐因
病不幸曾見尚書疏中有曰與鄭女相見合卺之日
欲見尚書能解舊面否崔氏承命辭故小姐拜送於

殿門之外召見春雲密授瞞了尚書之謀春雲曰妾
為仙為鬼欺尚書者多矣至再至三不亦大褻乎小
姐曰非我也太后有詔也春雲含笑而去此時楊尚
書以白龍潭水飲將士亡氣無前皆願一戰尚書指
授方畧一鼓直進賈普縱受梟烟所送之珠知唐兵
已過盤蛇谷大懼方議詣壘而降吐蕃諸將生縛賈
普至唐營而降元帥更整軍容入其都城禁止暴掠
撫安百姓登崑崙山立石頌大唐威德遂振旅奏凱
將向京師至真州正當仲秋也山川蕭瑟天地搖落

寒花釀酣斷鴈流哀令人有羈旅之悲矣元帥夜入
客館懷托甚惡遙夜漫不能假寐心下自想曰一
別索榆三閱春秋堂中鶴髮想非舊日而扶護疾恙
可托何人定省晨昏可期何時鳴鈞之志雖展於今
日列鼎之養不及於親闈子職虛矣人道廢矣此古
人所以悲風樹之不停望太行之感興者也况數年
奔走內事無主鄭家親禮難保無他所謂不如意者
十常八九此也今我復五千里之地平百萬衆之賊
其功亦為不少矣天子必用封建之典以酬駉馳之

勞我若還其職辨陳其誠懇請許鄭家之婚則或有
允俞之望矣念及於此心事小寬乃就枕而睡一夢
遽已飛上天門九重七寶宮闕丹碧煌煌五彩雲霞
光影翳々侍女兩人來謂尚書曰鄭小姐奉請尚書
矣尚書從侍女而入廣庭弘敞仙花爛熳仙女三人
並坐於白花樓上其脈色如后妃而顰眉清秀兩眸
流彩望々如碧玉明珠依疊交映也方依曲欄手弄
瓊葉見尚書至離席而迎分席而坐上席公女先問
曰尚書別後無恙否尚書定睛詳見認是昔日論曲

之鄭小姐也驚愕欲創欲語未語公女曰今則我已
別人間來遊天上緬懷疇曩如隔兩塵君子雖見妾
之父母難聞妾之音耗矣仍指在傍兩仙女曰此郎
織女公君彼乃戴香玉女與君子有前世之緣願君
子無念妾身與此兩人先結好緣則妾亦有所托矣
尚書望見兩仙女坐末席者面目雖慣而不能記也
少焉鼓角齊鳴蝴蝶忽散乃一夢也因想夢中說話
皆非吉兆乃撫心自嘆曰鄭娘子必死矣不然我夢
何其不吉耶又自解曰有思者有夢或因相思之功

而有此夢耶桂蟾月之薦杜鍊師之媒未必非月姥
之指而獲鈿未合九原遽屬則所謂天者不可必也
理者不可謬也反云為吉或者我夢之謂也久之前
軍至京師天子親臨渭橋以迎之楊元帥着鳳絲紫
金盔穿黃金項子甲乘千里大宛馬以御賜白旄黃
鉞龍鳳旗幟擁前衛後排左列右鎮寶晉於檻車著
在陣前西域三十六道君長各執琛賚之物隨其後
軍威之盛近古所無覩先之人亘百里是日長安城
中虛無人矣元帥下馬叩頭拜謁上親扶而起慰其

遠役之勞獎其大功之遂即下詔於朝廷依郭汾陽
故事裂土封王以侈賞典尚書露誠力辭終不受命
上重違其恳意下恩旨以楊少遊為大丞相封魏國
公食邑三萬戶其餘賞賜不可勝紀楊少遊隨法駕
入闕祇肅天恩上即命設太平宴以示禮遇之恩詔
畫其像貌於俱隣閣丞相自闕下來鄭司徒家鄭家
門族皆會外堂迎拜丞相各自獻賀丞相先問司徒
及夫人安否鄭十三答曰叔父叔母身雖撐保而自
遭妹氏之喪哀傷過節疾病頻作氣力比前大減未

能出迎於外堂望丞相與少弟同入內堂如何丞相
猝聞是言如癡如狂不能遽問過倉頃乃問曰岳丈
遭何人之喪耶鄭十三曰叔父本無男子只有一女
而天道無知於斯暮境傷懷寧有其枉丞相入見慎
勿出悲憾之言丞相大驚大憾言縱入耳流淚已濕
錦袍矣鄭生慰之曰丞相婚媾之約雖同於金石私
門不幸大事已誤望丞相思唯義理勉自排遣丞相
拭淚而謝之與鄭生入謁於司徒夫妻惟欣賀而已
不及小姐之天憾丞相曰小婿幸賴國家之威靈猥

受封建之濫賞方欲納官陳恩以回天聰得成疇昔
之約矣朝露先晞春色已謝烏得無存沒之感乎司
徒曰彭殤皆命哀樂有數天實為之言何益哉今日
郎一家慶會之日不必為悲楚之言也鄭十三數目
丞相丞相止其言辭故園中春雲迎謁於階下丞相
見春雲如見小姐尤切悲懷餘淚又汪然數行下流
春雲跪而慰之曰老爺老爺今日豈老爺悲傷之日
乎伏望寬心收淚俯聽妾言吾娘子本是天公暫時
謫下故上天之日謂賤妾曰汝自絕楊家而復從我

矣今我已棄塵界汝其更故於楊尚書侍其左右尚
書早晚還故如念妾而悲懷汝須以妾意傳之曰禮
幣已還則便是行路之人况有前日聽琴之嫌乎思
念過度悲哀踰制則是慢君命而徇私情貽累德於
已亡之人可不慎哉且或酹奠墳墓或吊或哭靈柩
則是待我以無行之人豈無憾於地下乎且曰皇上
必待尚書之還復議公主之婚吾聞閼雉之威德合
為君子之配匹必順受君命無陷罪戾是我望也丞
相聞言益切愴然曰小姐遺命雖如此我何能無悲

懷耶况小姐臨沒眷念少遊也如此我雖十死而報
小姐恩德難矣仍託真州夢事春雲下淚曰小姐必
在玉皇香案前丞相千秋萬歲後豈無會合之期哉
慎勿過哀以貴體有傷也丞相曰此外小姐又有何
言乎春雲曰雖有他言不可以春雲之口仰達矣丞
相曰言無淺深汝其悉陳春雲曰小姐又謂妾曰我
與春娘即一身尚書若不忘我視春雲如吾而終始
勿棄則我雖地中孤魂如親受尚書之恩也丞相尤
悲曰我何忍棄春娘乎况小姐有付托之命我雖以
織女為妻以竈妃為妾誓不負春娘也

合巹席蘭湯相諱名 獻壽筵鴻月雙擅塲

明日天子召見楊尚書下教曰頃者為御妹婚事太
后特下嚴旨朕亦不平矣今聞鄭女已死而御妹婚
事待卿還朝蓋久矣卿雖思念鄭女死者已矣卿方
少年堂上有大夫人則甘毳之供不可自當况且大
丞相官府女君不可無矣魏國公家廟亞獻不可闕
矣朕已作丞相府及公主宮以待盛禮之日御妹之
婚今亦不可許乎丞相叩頭奏曰臣前後拒逆之罪

實合斧鉞之誅而聖教存下玉音春溫臣誠感殞不知死所前日之累抗嚴教有所拘於人倫而不獲已也今則鄭女已亡矣臣詎敢有他意乎但門戶寒微才術空疎恐不合於駙馬之尊位也上大悅即下詔於欽天官使擇吉日太史以秋九月望日奏之只隔數十日矣上下教於丞相曰前日則婚事在於可否間故不言於卿矣朕有妹兩人皆賢淑非凡骨也雖欲更求如卿者何處可得乎是以朕恭承太后之詔欲以西妹下嫁於卿矣丞相忽憶真州客館之夢大

異於心伏地奏曰臣自被椒掖之揀欲避無路欲走無地未得置身之所矣茅切致寇之懼也今陛下欲使兩公主共事一人之身此則自有人國家以來所未聞者也臣何敢承當乎上曰卿之勲業足為國朝第一勳鍾不足銘其功也茅土不足償其勞也此朕所以口兩妹事之且御妹兩人友愛之情皆出於天立則相依坐則相依每願至老死不相離此太后娘口意也卿不可辭也且宮人蔡氏世家士族也有姿色能文章御妹視如手足待以心腹欲以為媵於下

嫁之日故先使卿知之矣丞相又起謝時鄭小姐為公主在宮中日月多矣事太后以孝以至誠與蘭陽及秦氏情若同氣敬愛深至太后益愛之婚期既迫從容告於太后曰當初以蘭陽定次之日冒居上座實涉僭越而一向固辭似外娘亡之恩眷故勉從之而本非我意也今故於楊家蘭陽若辭第一位則此大不可惟望娘亡及聖上叅其情禮正其位次使私分獲安家法不紊蘭陽曰姐亡德性才學皆小女之師也姐亡雖在鄭門小女當如趙襄之讓位既為

兄弟之後豈有尊卑之分乎小女雖為第二夫人自不失帝女之尊而若恭居上元之位則娘亡之意果安在哉姐亡必欲讓於小女則小女不願為楊家婦也太后問於上亡曰御妹之讓出於中恩未聞自古帝王家貴主有此事也願娘亡嘉其謙德成其美意也太後曰帝言是也乃下教以英陽公主封魏國公左夫人以蘭陽公主封右夫人以秦氏本大夫女為淑夫人自古公主婚禮行於闕門之外官府矣是日太后特令行禮於大內至吉日丞相以蟒袍玉帶與

兩公主成禮威儀之盛禮貌之偉不煩道也禮畢入座蔡淑夫人亦以禮納拜於丞相仍侍公主丞相賜之座三位上公齊會一席光搖五雲影眩千門丞相獲眸纈亂九魂超忽只疑身在於黑姑鄉也是夜與英陽公主聯袂早起問寢於太后太后賜宴皇上及皇太后亦入侍太后終夕罄歡是夕又與蘭陽公主并枕茅三夜往于蔡淑人之房淑人視丞相輒潛然垂涕丞相驚問曰今日笑則可泣則不可淑人之淚抑有思乎蔡氏曰不記小妾可知丞相之已忘妾也

丞相小頃乃悟卽就執玉手而謂曰君得非萃陰蔡乎彩鳳無語轉咽聲不出口丞相曰吾以娘子謂已作泉下之人矣果在宮中也萃州相失娘家慘禍予欲無言娘豈欲聽自客店逃亂之後何嘗一日不思吾娘子而只知其死不知其生今日得遂舊約實是吾慮之所未及亦豈娘子之所期乎卽自囊中出示蔡氏之詞蔡氏亦探懷中奉呈丞相之詩兩人楊柳詞依稀若更和之日也各把彩箋摧腹叩心而已蔡氏曰丞相惟知以楊柳詞共結舊日之約而不知以

純扇詩得成今日之緣也遂開小篋出画扇示丞相
仍備陳其事曰此皆太后娘及萬歲爺公主娘
之洪恩盛德也丞相曰其時避兵於藍田山還問
店人則或云娘子沒入於掖庭或云為孥於遠邑或
云亦不免凶禍雖未知的報更無可望不得已求婚
於他家而每過華山渭水之間身如失侶之鴈心若
中鉤之魚皇恩所及雖與會合茅有不安於心者店
中初約豈以小星相期而終使娘子屈於此位慚愧
何言秦氏曰妾之薄命妾亦自知故曾送乳媪於店
舍也即若娶室則自願為小室矣今居貴主之副位
榮也幸也妾若怨恨則天必厭之是夜舊誼新情此
前兩宵尤親密矣明日丞相與蘭陽公主會於英陽
公主房中閑坐傳杯英陽低聲招侍婢請秦氏丞相
聞其聲音心中自動悽慄之色忽上於面蓋曾入鄭
府對小姐彈琴聞其評曲之聲音此容貌尤慣矣此
日聞英陽之聲如自鄭小姐口中出也既聞其聲又
見其言則聲亦鄭小姐也貌亦鄭小姐也丞相暗想
曰世上果有非凡非俗非親戚而酷相類者也吾約

鄭氏之婚也意欲同生同死矣今我已結伉儷之樂而鄭氏孤兒托於何處耶我欲遠憐既未一酹於其墳又孤一哭於其殯吾負鄭娘多矣存於中者發於外復淚汪々欲滴鄭氏以水鏡之心不知其懷抱間事乎乃整衽而問曰妾聞之主辱臣死主憂臣辱女子之事君子如臣之事君今相公臨觴忽惻々不樂敢問其故丞相謝曰小生豈諱於貴主哉少遊曾往鄭家見其女子矣貴主聲音容貌恰似鄭氏女子故觸目興思悲形於色遂令貴主有疑貴主勿恠也英

陽聽訖顏頰微赤忽起入內殿久不出使侍女請之侍女亦不出蘭陽曰姐々太后娘々所寵愛也性頗驕傲不如妾之殘劣也相公比鄭女於姐々姐々以此有未妥之心丞相即使秦氏謝罪曰少遊被酒以醉妄發貴主若出來則少遊當如晉文公請自囚矣秦氏久而出來無所傳之言丞相曰貴主有何語秦氏曰怒氣方峻言頗過中賤妾不敢傳矣丞相曰貴主過中之言非淑人之愆也須細傳之秦氏曰英陽公主有言曰妾雖殘劣即太后娘々之寵女鄭女雖

奇不過為閭閻賤微女子禮曰式路馬此非馬之
敬也敬君父之所秉也君父之馬尚且敬之况君父
所嬌之女乎相公若敬君父而尊朝廷也固不可以
妾比之於鄭氏况且鄭女曾不顧念自矜其色與相
公接言語論琴曲不可謂持身有禮也其濫可知矣
自傷婚事之蹉跎身致幽鬱之疾病終至大逝於青
春亦不可謂多福之人也其禽最奇矣相公何曾比
予於是乎昔魯之秋胡以黃金戲採桑之女其妻即
赴水而死妾何可以羞顏對相公乎不願為無行人

之妻也且相公記其顏面於已死之後卞其聲音於
久別之餘此必挑琴於卓女之堂偷香於賈氏之室
其行之污迹於秋胡妾雖不能效古人之投水自死
誓不出閨門之外終身而死矣蘭陽性質柔順不與
我同惟願相公與蘭陽偕老丞相大怒於心曰天下
安有以女子而怙勢如英陽者乎果知駙馬之苦也
謂蘭陽曰我與鄭女相遇自有曲折矣今英陽反以
淫行加之於我無損而但辱及於已骨之人是可歎
也蘭陽曰妾當入去開諭姐口矣即回身而入至日

暮亦不肯出來燈燭已張於房闥矣蘭陽使侍婢傳
語曰妾道說百端姐曰終不回心妾當初與姐曰結
約死生不相離苦樂必相同以矢言告之於天地神
祇姐曰若終老於深宮則妾亦終老深宮姐曰若不
近相公則妾亦不近於相公望相公就淑人之房穩
度今夜丞相怒膽撐腸堅忍不泄而虛惟冷屏亦甚
無聊斜依寢席直視秦氏秦氏郎秉燭導丞相啟寢
房燒龍燭於金爐展錦衾於象床謂丞相曰妾雖不
敏嘗聞君子之風禮云妾御不敢當夕今兩公主娘

娘皆入內殿妾何敢陪相公而經此夜乎惟相公安
寢當退去矣郎從容步去丞相以挽執為苦雖不留
止而是夜景色頗冷淡矣遂垂幌就枕反側不安自
語曰此輩結倘挾謀侮弄丈夫我豈肯哀乞於彼哉
我昔在鄭家花園時晝則與鄭十三大醉於酒樓夜
則與春娘對燭飲酒無一日不開無一事不快矣今
為三日駙馬已受制於人乎心甚煩惱手拓紗窓河
影流天月色滿庭乃曳履而出巡簷散步遠望英陽
公主寢房繡戶玲瓏銀缸熒明丞相暗語曰夜已深

矣宮人何至今不寢乎恐出是音舉趾輕步潛進窓
外則兩公主談笑之響博陸之聲出外矣暗從櫳隙
而窺之則崇淑人在兩公主之前與一女對博局祝
紅呼白其女子轉身挑燈正是賈春雲也元來春雲
欲觀光於公主大禮入來宮中已屢日而藏身掩跡
不見丞相故丞相不知其來矣丞相驚訝曰春雲胡
至於此耶必公主欲見而招來也崇氏忽改局設馬
而言曰既無賭物殊覺無味當與春娘爭賭矣春雲
曰春雲本貧女也勝則一罌酒肴亦幸矣淑人長在

貴主之側視彩錦如麤織以玳瑁為薰籠欲使春雲
以何物為賭乎彩鳳曰吾不勝則吾一身所佩之香
粧首之飾從春娘所求而與之娘子不勝從我請也
是事於娘子固無所費也春雲曰所欲請者何事所
欲聞者何語彩鳳曰我頃聞兩位公主私語春娘為
仙為鬼以欺丞相云而我未得其詳娘子負則以此
事實為古談而說與我也春雲乃推句向英陽公主
而言曰小姐小姐平日愛春雲可謂至矣何以為此
可笑之說悉陳於公主乎淑人亦既聞之宮中有耳

之人孰不聞之春雲自此以何面目立於丞相乎彩
鳳曰春娘子吾公主何以爲春娘之小姐乎英陽公
主即吾大丞相夫人魏國公女君年甚雖少爵位已
高豈可復爲春娘之小姐乎春雲曰十年之口一朝
難變爭花鬪草宛如昨日公主夫人吾不畏也仍琅
玕而笑蘭陽公主問於英陽曰春娘語尾小妹亦未
及聞之丞相其果見欺於春娘乎英陽曰相公之見
欺於春雲者多矣無薪之突煙豈生乎但欲見恒惻
之狀矣冥頑太甚不知惡鬼古所謂好色之人色中

餓鬼者果非誣也鬼之餓者豈知鬼之可惡乎一座
皆大笑丞相方知英陽公主之爲鄭小姐如逢地中
之人徒劫驚倒之心欲直入開窓突入而旋止曰彼
既瞞我亡亦瞞彼矣乃潛啟於秦氏之房披衾穩寢
天明秦氏出來問於侍婢曰相公已起否侍女對曰
未也秦氏久立帳外朝旭滿窓朝饌將進而丞相不
起時有呻吟之聲秦氏問曰丞相有不安節乎丞相
忽睜目直視有若不見人者且往亡作譖語秦氏問
曰丞相何爲此譖語耶丞相慌亂錯莫者久之忽問

曰汝誰也蔡氏曰丞相不知妾乎妾卽蔡淑人也丞相曰蔡淑人誰也蔡氏不荅以手撫丞相之頂曰頭部頗溫可知丞相有不平之候矣然一夜之間疾何疾耶丞相曰我與鄭女達夜相語於夢中我之氣候安得平穩乎蔡氏更問其詳丞相不荅翻身轉卧蔡氏切悶使侍女告于兩公主曰相公有疾速臨診視英陽曰昨日飲酒之人今豈病乎不過欲使吾輩出頭也而已蔡氏忙入告曰丞相神氣恍惚見人不知猶向暗裏頻吐狂言奏於聖上召太醫治之如何太后聞之召公主責之曰汝輩之瞞戲丞相亦已過矣而聞其疾重不即出見是何事也是何事也急出問病亡勢若重促召太醫中術業最妙者而治之英陽不得已與蘭湯詣丞相寢所留堂上先使蘭湯及蔡氏入見丞相見蘭香或搖手或瞋兩腫初若不相識者始作喉間之聲曰吾命將盡矣要與蘭湯相訣英湯何往而不來乎蘭湯曰相公何為此言乎丞相曰去夜似夢非夢間鄭氏來我而言曰相公何負約耶仍盛怒呵責以真珠一掬與我亡受而吞之此實

幽微也閉目則鄭女壓我之身開眸則鄭女立我之
前此鄭女怨我之無信而奪我之修期也我能生乎
命在照刻間矣欲見英陽者蓋以此也言未已又作
昏困斷盡之形回面向壁又發胡亂之說蘭湯見此
舉心不得不動而憂慮大起出言於英陽曰丞相之
病似出於憂疑非姐亡不可醫矣仍言病狀英陽且
信且疑踟躕不入蘭湯攜手同入丞相猶作譖語而
無非向鄭氏之說也蘭湯高聲曰相公相公英陽姐
亡來矣開目而見之丞相乍舉頭頻揮手有欲起之

狀蔡氏就身扶起坐於床上丞相向兩公主而言曰
少遊偏蒙異數與兩位貴主結親方欲同室而同穴
矣有若拉我而去者將不得久留矣英陽曰相公識
理之人也何為浮誕之言也鄭氏設有殘魂餘魄九
重嚴還百神護衛渠何能入乎丞相曰鄭女方在吾
傍何以曰不敢入乎蘭湯曰古人見杯中弓影而有
成疑疾者恐丞相之病亦以弓而為蛇也丞相不答
但搖手而已英陽見其病勢轉劇不敢終諱乃進坐
曰丞相只念死鄭氏而不欲見生鄭氏乎相公苟欲

見之妾即鄭氏瓊貝也丞相佯若不信曰是何言也
鄭司徒只有一女而死已久矣死鄭氏既在吾之身
邊則死鄭氏之外豈有生鄭女乎不死則生不生則
死人之常也一人之身或謂之死或謂之生則死者
為真鄭氏乎生者為真鄭氏乎生固真也死則忘矣
死固真也生則誕矣貴主之言吾不信也蘭陽曰吾
太后娘以鄭氏為養女封為英陽公主與妾同事
相公英陽姐即當日聽琴之鄭小姐也不然姐
何以與鄭氏無毫髮爽也丞相不荅微作呻吟之聲

忽昂首作氣而言曰我在鄭家之時鄭小姐婢子春
雲使喚於我矣今有一言欲問於春雲春雲今何在
乎吾欲見之耳蘭陽曰春雲為謁英陽姐入宮屬
耳春雲亦憂丞相之疾來候英陽自外即入請曰相
公貴體小康乎丞相曰春雲獨留餘皆出兩公主及
淑人退立於欄頭丞相即起梳洗整其衣冠使春雲
請三人春雲含笑而出謂兩公主及蔡淑人曰相公
邀之矣四人同入丞相戴華陽中着宮錦袍執白玉
如意依案席而坐氣像如春風之浩蕩精神如秋水

之澄徹文彩非似病起之人矣鄭夫人方悟見賁微
笑低頭更不問病蘭湯問曰相公之氣今則如何丞
相正色曰少遊見近來風俗甚恠婦女作尙欺瞞家
夫少遊職在大臣之列每求規正之術而未得其道
憂勞成病昔疾今瘳不足以煩貴主之慮也蘭湯及
察氏惟微笑而不荅鄭夫人曰是事非妾等所知相
公如欲醫疾仰稟于太后娘仁丞相心不勝痒乃發
笑曰吾與夫人只卜後生之相逢今日我在夢中而
亦不知夢也鄭氏曰此莫非太后娘仁子視之仁皇

上陛下并育之恩蘭湯公主之德惟鏤骨銘心而已
宣口吻之所可容謝哉仍細陳顛末丞相謝於公主
曰公主威德簡策上所未覩者也少遊實無酬報之
惟期益加敬服之誠不替鍾鼓之樂也公主謝曰此
蓋姐仁徽音柔德感回天心妾何與哉時太后拈宮
人問病候乃知托病之由大笑曰我固疑之矣乃召
見丞相兩公主亦在座矣太后問曰聞丞相與旣死
之鄭女續已斷之緣不可無一言賀也丞相俯伏對
曰聖恩與造化同大臣雖磨頂放踵瀝膽露肝難報

其萬一矣太后曰吾真戲耳豈曰恩也是時上受羣臣朝賀於正殿羣臣奏曰近者景星出甘露降黃河清年穀登三鎮節度納地而朝吐蕃強胡革心而降此皆盛德所致也上譙讓敏功於羣臣羣臣又奏曰丞相楊少遊近作銅龍樓上嬌客吹玉簫而調鳳凰久不下於秦樓玉堂公務殆將闕矣上大笑曰太后娘亡連日引見此少遊所以不敢出也朕近當面諭使之就職矣明日楊尚書就朝堂理國政遂上疏請暇欲將母而來其疏曰

丞相魏國公駙馬都尉臣楊少遊頓首百拜上言于皇帝陛下伏以臣即楚地編戶之民也生事不過數頃學業止於一經而老母在堂菽水不繼欲營井斗之祿以備甘香之供不揣寸分穠家鄉貢方臣之踉蹌赴舉老母臨行送之曰門戶殘矣家業弊矣堂暮之責十口之食皆付於汝之一身汝其力學決科以顯父母是吾望也而祿仕太暴則躁覓之刺興官職太驟則負乘之患生汝其戒之臣敢受母訓銘在心肝而濫以幼少之年幸值叨

名之會立朝數年名位揚赫金馬玉堂世稱華貴而臣既冒據黃麻紫誥必須全才而臣又忝叨奉綸南討強蕃在膝受命西征函首束手臣本白面一書生也是豈臣能立一策辦一謀而致此哉莫非皇威所及諸將效死而陛下乃反獎其勞褒以重爵臣心之愧惶感激有不可論而老母所戒踪覓之刺負乘之患不幸當之矣至於錦囊抄揀充非閭巷賤臣所敢當者而聖俞勤摯謬恩荐加臣逃遁不得冒沒承順豈不足以辱國家而羞當世

乎嗚呼老母之所期於臣者初不過乎寸廩而已臣之所望於國者本不外於一官而已今臣居將相之位挾公侯之富奔走王事不遑將母臣偃處丹碧之室而臣母則僅掩茅茨臣坐享方丈之食而臣母則不免鹿羈居處飲食母子絕異是以富貴處身而以貧賤待母人倫廢矣子職蕩矣况臣母年岭已高疾病沉篤無他子女可以扶護者而山川遼闊信便阻絕消息亦不能以時相通不待涉此望雲而肝腸已寸斷無餘矣今幸國家無事

官府多閑伏乞陛下諒臣危迫之情察臣終養之
願特許數月之暇使之敝省先墓將故老母亡子
同居歌詠聖德得以盡歡洩之樂反哺之誠則臣
謹當彌竭移忠之孝誓報陛下之恩矣伏乞陛下
矜問焉

上覽之歎曰孝哉楊少遊也特賜黃金千斤綵帛八
百匹畝為老母壽且令輦母過返丞相入闕祇肅拜
辭於太后太后賜賚金帛倍蓰於皇上恩典矣退與
兩小姐及蔡賈兩娘相別行到天津鴻月兩妓因府

尹已來待於客館矣丞相笑謂兩妓曰吾之此行乃
私行非王命也兩娘何以知之鴻月曰大丞相魏國
公駙馬都尉之行深山窮谷亦皆奔走僇動妾等雖
蟄伏於山林寂寥之地豈無耳目乎况府尹老爺敬
待妾等亞於相公相公之來豈敢不報昨年相公奉
使過此妾等尚有萬丈之光輝今相公位益崇而名
益著小妾之榮亦轉加百倍矣聞相公娶兩公主為
女君未知兩位公主能容妾等否丞相曰兩公主一
則乃聖天子御妹一則乃鄭司徒女子太后取為養

女而即桂娘所薦也鄭氏與桂娘有汲引之恩且與
公主俱有及人之仁容物之德豈非兩娘之福乎鴻
目相顧而賀丞相與兩人經夜行到故鄉初以十六
歲書童離親遠遊及其來覲擁大丞相之軒車彈魏
國公之印綬重之以駙馬之豪貴四年間所成就者
何如也入謁於母夫人柳夫人執其手而拊其背曰
汝真吾兒楊少遊耶吾不能信也當昔謫六甲賦五
言之時豈知有今日榮華也喜極而淚下也丞相把
立名成功之始終娶室卜妾之顛末悉告無餘柳夫

人曰汝父親每以汝為大吾門者惜不令汝父親見
之也丞相省祖先邱墓以賞賜金帛為大夫人設大
宴獻壽請宗族故舊隣里讌飲十日陪大夫人登程
沿路方伯列邑守宰輻湊護行光彩耀映於一方矣
過洛陽分付本州招鴻月兩妓還報曰兩娘子同向
京師已有日矣丞相頗以交違為悵缺至皇城奉大
夫人於丞相府中詰闕甫謝兩宮引見賜賚金銀彩
段十車俾為夫人獻壽滿朝公卿亦會設三日大醺
以誤之丞相擇吉日陪大夫人移入於御賜新茅園

林臺榭宮沼亭宇下皇居一等鄭夫人蘭陽公主行
新婦之禮秦淑人賈孺人亦備禮謁見幣物之盛禮
貌之恭足令大夫人歎和氣聳歡心也丞相既承壽
親之命以恩賜之物又設大宴三日兩宮賜梨園之
樂移御厨之饌賓客傾朝廷矣丞相具彩服與兩公
主高擎玉杯以次獻壽柳夫人甚樂宴未罷閤人入
告門外有兩女子納名於大夫人及丞相座下矣丞
相曰必鴻月兩姬也以此意告於夫人夫人即招入
兩妓叩頭拜謁於階前衆皆曰洛陽桂蟾月河北狄
驚鴻擅名久矣果是絕艷非楊相國風流何能致此
乎丞相命兩妓各奏其藝鴻月一時齊起曳珠履登
瓊筵拂藕腸之輕衫飄石榴之彩袖對舞霓裳羽衣
之曲落花飛絮撩亂於春風雲影雪色明滅於錦帳
漢宮飛燕再生於都尉宮中金谷綠珠却立魏公堂
上柳夫人兩公主以錦繡縑帛賞賜兩人秦淑人與
蟾月舊相識也話舊論情一喜一悲鄭夫人手把一
杯別勸桂娘以酬薦進之恩柳夫人謂丞相曰汝輩
進謝於蟾月而忘我從妹乎不可為背本者也丞相

曰小子今日之樂皆鍊師之德也况母親既入京師
雖未下教固欲奉請矣即送人於紫清規諸女云云
杜鍊師入蜀三年尚未啟來矣柳夫人甚恨之焉

樂遊園會獵闌春色 油碧車照搖古風光

鴻月入楊府之後丞相侍人日益多矣各定其居處
正堂曰慶福堂大夫人居之慶福堂之前曰燕喜堂
左夫人英陽公主處之慶福之西曰鳳簫宮右夫人
蘭陽公主居之燕喜之前凝香閣清和樓丞相居之
時已設宴於此其前太史堂禮賢堂丞相接賓客聽

公事之處也鳳簫以南尋興院即淑人蔡彩鳳之室
也燕喜以東迎春閣即孺人賈春雲之房也清和樓
東西皆有小樓綠窓朱欄蔽虧掩映周回作行閣以
接於清和樓凝香閣東曰賞花樓西曰望月樓桂狄
兩姬各占其一樓宮中樂妓八百人皆天下有色有
才者也分作東西部左部四百人桂蟾月主之右部
四百人狄鶯鴻掌之教以歌舞課以管絃每月會清
和樓較兩部之才丞相陪大夫人率兩公主親自等
第以賞罰勝者以三杯酒賞之頭押彩花一枝以為

光榮負者以一盃冷水罰之以墨筆画一點於額上
以愧其心以此衆妓之才日漸精熟魏府越宮女樂
為天下最雖梨園弟子不及於兩部矣一日兩公主
與諸娘陪大夫人而丞相持一封書自外軒而入授
蘭陽公主曰此則越王之書也公主展看其書曰
春日清和丞相鈞體蔓福頃者國家多事公私無
暇樂遊園上不見駐馬之人昆明池頭無復泛舟之
戲墜令歌舞之地便作蓬蒿之場長安父老每說
祖宗朝繁華古事往亡有流涕者殊非太平之氣

像也今賴皇上威聖丞相偉功四海盈溢百姓安
樂復開元天寶間樂事郎今日其會也况春色未
暮天氣方和芳花嫩柳能使人心怠蕩羨景賞心
俱在此時矣願與丞相會於樂遊園上或觀獵或
聽樂補張昇平盛事丞相若有意於此郎約日相
報使寡人隨塵幸甚

公主見畢謂丞相曰相公知越王之意乎丞相曰有
何深意不過欲賞花柳之景也此固遊閑公子風流
事也公主曰相公猶未盡知也此凡所好者惟羨色

風樂其宮中佳色美姬非一二而近聞所得寵姬即
武昌名妓王燕也越宮美人自見王燕魂喪魄稀以
無鹽嫫母自處可知其才與貌獨步於一代也越王
兄聞吾宮中多美人欲王愷石崇之相較也丞相笑
曰我果泛見也公主先獲越王之心矣鄭夫人曰此
雖一時遊戲之事不必見佳於人也目鴻月而謂之
曰軍兵雖養之十年用在一朝茲事勝負都在於兩
教師掌握中矣汝輩頑努力焉蟾月對曰賤妾不敢
敵也越宮風樂担於一國武昌王燕鳴於九州越王

殿下既有如此之風樂又有如此之美色此天下之
強敵也妾等以偏野小卒紀律不明旗鼓不正恐未
及交鋒便生倒戈之心也妾等之見笑不足關念而
只恐貽羞於吾府中也丞相曰我與蟾娘初遇於洛
陽也蟾娘稱有青樓三絕色而王燕亦在其中必此
人也然則青樓絕色只有三人而今我已得伏龍鳳
雛何畏項羽之一范增乎公主曰越王姬妾中美色
非獨一王燕也蟾月曰越宮中粉其腮而顰其頰者
無非八公山草木也有走而已吾何敢當哉願娘曰

問策於鴻娘妾本來膽弱聞此言便覺歌喉自廢恐
不能唱曲也驚鴻憤然曰蟾娘子此果真託耶吾兩
人橫行於關東七十餘州擅名之妓樂無不聽之嗚
世之美色無不見之此勝曾未屈為何可遽讓於王
燕乎世有傾國傾城之漢宮夫人為雲為雨之楚臺
神女或有一毫自慚之心不然彼王燕何足憚哉蟾
月曰鴻娘發言何其太容易耶吾輩曾在關東所叅
者大則太守方伯之宴小則豪士俠客之會未遇強
敵固其宜也今越王殿下生長於大內為玉叢中眼

目甚高評論太峻所謂觀太岳而泛滄海者也邱垤
之微涓流之細豈入於眼孔乎此以孫吳而為敵與
賁育而闔力非庸將孺子所抗也况王燕即帷幄中
張子房也能決勝於千里之外何可輕之今鴻娘徒
為趙括之大談吾見其必敗也仍告丞相曰秋娘有
自多之心妾請告秋娘之短處秋娘之初從丞相盜
騎燕王千里之馬自稱河北少年欺相公於邯鄲道
上使鴻娘苟有婢妍之態則相公豈以男子知之乎
且承恩於丞相之日乘夜之昏假妾之身此所謂因

人成事者也今對賤妾有此誇大之言不亦可笑乎
驚鴻笑曰信乎人心之不可測也賤妾之未從相公
也譽之如月宮姮娥今乃毀之如不直一錢者此不
過丞相待妾過於蟾娘故蟾娘欲專相公之寵有此
妬忌之言也蟾娘及諸娘子皆大笑鄭夫人曰秋娘
之纖弱非不足也自是丞相一獲眸子不能清明之
致也鴻娘名仰不必以此而低也然蟾娘之言蓋是
確論女子以男服欺人者必無女子之姿態也男子
以女粧瞞人者必欠丈夫之氣骨也皆因其不足處
而逞其計也丞相大笑曰夫人此言蓋弄我也夫人
一獲眸子亦不清明能卞琴曲而不能卞男子此有
耳而無目也七竅無一則其可謂全人乎夫人雖譏
此身之殘劣見我凌烟閣画像者皆稱形體之壯威
風之猛矣一座又大笑蟾月曰方與勁敵對陣豈可
徒為戲談不可全恃吾兩人賈孺人亦同往如何越
王非外人淑人亦何嫌之有蔡氏曰桂狄兩娘若入
於女進士場中當效一才之力矣歌舞之場安用妾
哉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桂娘必不能成功也春雲

曰春雲雖無歌舞之才惟妾一身貽笑於人則不過
為妾身之羞豈不辱觀光於盛會哉妾若隨去則人
必指笑曰彼乃大丞相魏公之妾也鄭夫人及公主
之媵也然則此貽笑於相公也貽憂於兩嫡也春雲
決不可往也公主曰豈以春娘之去而相公被笑於
人我亦因君而有憂乎春雲曰平鋪彩錦之步障高
蹇白雲之帳幕人皆曰楊相公寵妾賈孺人來矣駢
肩接踵爭先縱觀及其移步登筵乃連頭垢面也然
則人皆大驚大叱以為楊丞相有鄧都子之病也此

非貽笑於相公乎至於越王殿下平生未嘗見累穢
之物見妾必嘔逆而氣不平矣此非貽憂於娘仁乎
公主曰甚矣春娘之謙也春娘昔者以人而為鬼今
欲以西施為無益春娘之言無足可信也乃問於丞
相曰答書以何日為期乎丞相曰約明日相會也鴻
月大驚曰兩部教坊猶未下令勢已急矣可奈何哉
郎召頭妓而言曰明日丞相與越王約會於樂遊園
兩部諸妓須持樂器歸新粧明曉陪丞相行矣八百
妓女一時間令皆理容屋眉執器習樂為明日計矣

翌曉天明丞相早起著戎服佩弧矢乘雪色千里崇
山馬發獵士三千人擁向城南蟾月驚鴻雕金鏤玉
綬花裁葉各摩部妓約束隨行并乘五花之馬跨金
鞍跟銀鐙橫拖珊瑚之鞭輕攬瑣珠之轡昵隨丞相
之後八百紅粧皆乘駿聰擁鴻月左右而去中踞逢
越王越王軍容女樂足與丞相之行並駕矣越王與
丞相并鑣而行問於丞相曰丞相所騎之馬何國之
種也丞相曰出於大宛國也大王之馬亦似宛種也
越王曰然此馬之名千里浮雲聰去年秋陪天子獵

於上林苑天廐萬馬皆追風逸足而無追及於此者
卽今張駙馬之桃花驄李將軍之烏騄馬皆稱龍種
此此馬皆驚鳥也丞相曰去年討蕃國時深險之水
嶄崦之壁人不能著足而此馬如踏平地未嘗一蹶
少游之成功實賴此馬之力杜子美所謂與人一心
成大功者非耶少游班師之後爵品最崇職務亦閑
穩乘平輶緩行坦道人與馬俱欲生病矣請與大王
揮鞭一馳較健馬之快步試舊將之餘勇越王大喜
曰亦吾意也遂分付於侍者使兩家賓客及女樂故

待於幕次正欲舉鞭策馬矣適有大鹿為獵軍所逐掠過越王之前王使馬前壯士射之於是衆夫齊發皆不能中大王怒躍馬而以一矢射其左脅而殪之衆軍皆呼千歲丞相稱之曰大王神弓無異汝陽王也王曰小技何足稱之我欲見丞相射法亦可試否言未訖天鵝一雙適自雲間飛來諸軍皆曰此禽最難射也宜用海東青也丞相笑曰汝固勿放即抽箭翻身仰射中鵝左目而墜於馬前越王大賁曰丞相妙手今之養由己也兩人遂揮鞭一哨兩馬齊出星

沅電邁神行鬼閃瞬息之間已涉大川廣野而登高邱矣按轡並立周覽山川領領風景仍論射法劍術嫖仁不止侍者始追及以所獲蒼鹿白鴉盛銀盤而進之兩人下馬披草而坐拔所佩寶刀割肉炙啗互勸深盃遙見紅袍兩官飛轡而來一隊從人隨其後蓋自城中出也一人疾走而告曰兩殿宣醞矣越王徃候幕中兩太監酌御賜黃封美酒以勸兩人仍授龍鳳彩牋一封兩人盥水跪伏坼見以大獵原郊為題而賦進矣兩人頓首四拜各賦四韻一首付黃門

而進之丞相之詩曰

晨驅壯士出郊垌
鈞若秋蓮夫若星
帳裏羣娥天下白
馬前雙翮海東青
恩分玉醴爭含感
醉拔金刀自割腥
仍憶去年西塞外
大荒風雪獵王庭

越王詩曰

蹕蹕飛龍閃電過
御鞍鳴鼓立平坡
流星勢疾殲蒼鹿
明月形開落白鵝
殺氣能教豪興發
聖恩留帶醉顏酡
汝陽神射君休詵
爭似今朝得雉多

黃門拜謝而啟於是兩家賓客以次列坐庖人進饌

釘鉅生香駝駱之峰猩口之唇出於翠釜南越荔芡
永嘉甘柑相溢於玉盤王母瑤池之宴人無見者漢
武栢梁之會事已古矣不必強援而比之人間之珍
品異羞蔑有加於此者女樂數千三匝四圍羅綺成
帷環佩如雷一束纖腰爭妬垂楊之枝百隊嬌容欲
奪煙花之色豪絲哀竹沸曲江之水列唱繁音動終
南之山酒半越王謂丞相曰小生過蒙丞相厚眷而
區區微誠無以自效携來小妾數人欲睹丞相一歡
請君至於前或歌或舞獻壽丞相如何丞相謝曰少

遊何敢與大王寵姬相對乎妾侍姻婭之誼敢有僭越之計矣少遊侍妾數人亦有為覲威會而來者少遊亦欲呼來使與大王侍妾各奏長技以助餘興王曰丞相之教亦好矣於是蟾月驚鴻及越王四美人承命而至叩頭於帳前丞相曰昔者寧王畜一美人名曰芙蓉太白忌於寧王只聞其聲不得見其面今少遊能見四公之面所得比太白十倍矣彼四美人性名云何四人起而荅曰妾等卽金陵杜雲公陳留少蔡兒武昌萬玉燕長安胡英仁也丞相謂越王曰

少遊曾以布衣遊於兩京間聞王燕娘子之盛名如天上人今見其面實果其名矣越王亦聞知鴻月兩人姓名乃曰此兩人天下之所共推者而今者皆入於丞相之府可謂得其主矣未知丞相得此兩人於何時乎丞相對曰桂城少遊赴舉之日適至洛陽渠自從之狄女曾入於燕王之宮少遊奉使燕國也狄女抽身隨我於復路之日矣越王撫掌笑曰狄娘子之俠氣非楊家紫衣者所比也然狄娘子從相公職是翰林且受玉節則麟鳳之瑞人皆易見桂娘子昔

日當相公之窮困能知今日之富貴所謂識宰相於
塵埃者也尤亦奇也未知丞相何以得達於客路乎
丞相笑曰少遊追念其時之事誠可咄也下土窮儒
一驢一童間關遠路為飢火所迫過飲村店之濁醪
行過天津橋上適見洛陽才子數十人大張娼樂於
樓上飲酒賦詩少遊以弊衣破巾詣其座上蟾月亦
在其中雖諸生奴僕未有如少遊之疲弊者而醉興
方濃不知慚愧拾掇荒蕪之詞不知其詩意何如句
格何如而桂娘拈出其詩於衆篇之中歌而詠之蓋

座中初約諸人所作若入於桂娘之歌者則當讓與
桂娘於其人故不敢與少遊相爭此亦緣也越王大
笑曰丞相為兩場壯元吾以為天地間快樂之事是
事之快高出於壯元上也其詩必妙矣可得聞歟丞
相曰醉中率爾之作何能記乎王謂蟾月曰丞相雖
已忘之娘或記否蟾月曰賤妾尚能記之未知以紙
筆寫呈乎以歌曲奏之乎王尤喜曰若無聞娘子之
玉聲則尤恍矣蟾月就前以過雲之聲歌以奏之滿
座皆為之動容王大加稱服曰丞相之詩才蟾月之

絕色清歌足為三絕也第三詩所謂花枝羞殺玉人粧
未吐纖歌口已香者能画出蟾娘當使太白退步也
近世之摘句歸章抽黃批白者安敢窺其藩籬乎遂
篇酌金鍾以賞鴻月兩人與越王宮四人迭舞交歌
獻壽賓主真天生敵手少無叅差而况王燕本與鴻
月齊名其餘三人雖不及於王燕亦不遠矣王頗自
慰喜而已醉甚止巡與賓客出立於帳外見武士擊
刺奔突之狀王曰美女野射亦甚可觀故吾宮中精
熟弓馬者有數十人矣丞相府中美人亦必有自此

方來者下令調發使之射雉逐兔以助一場歡笑如
何丞相大喜命揀能為弓馬者數十人使與越王宮
娥賭勝驚鴻起告曰雖不習操弰亦慣見他人之馳
射今日欲暫試之矣丞相喜即解給所佩画弓驚鴻
執弓而立謂美人曰雖不能中願諸娘勿笑也乃飛
上於駿馬馳突於帳前適有赤雉自草間騰上驚鴻
乍轉纖腰執弓鳴絃五色彩羽倏落於馬前丞相越
王擊掌大噉驚鴻轉身還馳下於帳外穩步就座諸
美人皆稱賀曰吾輩虛做十年工夫矣蟾月內念曰

吾兩人雖不讓於越宮女彼乃四人吾則一雙孤單
甚矣恨不押春娘而來也歌舞雖非春娘之所長其
艷色美談豈不能壓倒雲公輩乎吐口不已矣忽騁
矚則兩美人自野外驅油碧車轉行於綠陰芳草之
上稍口前進矣俄到帳門之外守門者曰自越宮來
乎從魏府至乎御者曰此車上兩娘即魏丞相小室
適有些故初未偕來矣門卒入告於丞相丞相曰是
必春雲欲觀光而來行色何其太簡耶即命召入兩
娘子捲珠箔自車中而出在前者沈裊烟在後者宛

是夢中所見之洞庭龍女也兩人俱進丞相座下叩
頭拜謁丞相指越王而言曰此越王殿下也汝輩以
禮謁之兩人禮畢丞相賜座使與鴻月同坐丞相謂
王曰彼兩人征伐西蕃時所得也近因多事未及率
來必聞少遊與大王同樂欲觀盛會而至矣王更見
兩人其色與鴻月鴈行而縹緲之態超越之氣似加
一節矣王大異之越宮美人皆顏色如灰矣王問曰
兩娘何姓名也何地人也一人對曰小妾名裊烟姓
沈氏西涼州人也一人又對曰小妾名凌波姓白氏

曾居瀟湘之間不幸遭變避地西邊今從相公而來
耳王曰兩娘子殊非地上人也能解管絃否裊烟對
曰小妾塞外賤妾未嘗聞絃竹之聲將以何技以娛
大王乎但兒時多事浪學鈿舞而此乃軍中之戲恐
非貴人之所可見也王大喜謂丞相曰玄宗朝公孫
大娘鈿舞鳴於天下其後此曲遂絕不傳於世我每
咏杜子美詩而恨不及一快觀也此娘子能解鈿舞
快莫甚焉與丞相各解贈所佩之鈿裊烟捲袖解帶
舞一曲於金鑾之上倏閃揮燿縱橫頓挫紅粧白刃

炫幻一色若三月飛雪亂洒於桃花叢上俄而舞袖
轉急鈿鋒猶疾霜雪之色忽為帳中裊烟一身不復
見矣忽有一丈青虹橫亘天衢颯々寒飈自動於樽
俎之間座上皆骨冷而髮竦裊烟欲盡所學之術恐
驚動越王乃罷舞擲鈿再拜而退王久乃定神謂裊
烟曰世人鈿舞何能臻此神妙之境我聞公人多能
鈿術娘子得非其人乎裊烟曰西方風俗好以兵戈
作戲故妾童稚之年雖或學習豈有仙人之奇術乎
王曰我還宮中當擇諸姬中便捷善舞者而送之望

娘子勿憚教授之勞裊烟拜而受命王又問於凌波
曰娘子有何才乎凌波對曰妾家近在湘水之上郎
皇莫所遊之處也有時乎天高夜靜風清月白則竇
瑟之聲尚在雲霄間故妾自兒時做其聲音自彈自
樂而已而恐不合於貴人之耳也王曰雖因古人詩
句知相妃之能彈瑟瑟而未聞其曲流傳於人也娘
子若能傳得此曲啁啾俗樂何足聆哉凌波自袖中
出二十五絃輒彈一曲哀怨清切水落三峽鴈蹕長
天四座忽淒然下淚已而千林自振秋聲乍動枝上

病葉紛口交墜越王大異之曰吾不信人間曲律能
回天地造化之權娘若人間之人則何能使發育之
春為秋數榮之葉自零也俗人亦可學此曲歟凌波
曰妾惟傳古曲糟粕而已有何神妙之術而不可學
也萬玉燕告於王曰妾雖不才以平日所習之樂試
奏白蓮曲矣斜抱秦箏進於席前以纖蔥拂絃能奏
二十五絃之聲運指之法清高流動殊可足聽也坐
相及鴻月兩人坐稱之越王甚悅

駙馬罰飲金屈卮

聖主恩借翠微宮

是日樂遊原之宴烟波兩人未至助歡王及丞相興
雖有餘而野日將暮矣乃罷宴兩家各以金銀綵緞
為纏頭之資量珠以斗堆錦如阜越王與丞相帶月
色而啟入城門鍾聲聞矣兩家女樂迭先爭送佩響
如水香氣擁街遺簪墜珠盡入於馬蹄宴霽之聲聞
於暗塵之外長安士女聚觀如堵百歲老翁垂淚而
言曰我昔髮未總時見玄宗皇帝幸華清宮其威儀
如此不圖垂死之日復見太平景像也此時兩公主
與秦賈兩娘陪夫人正待丞相之還丞相上堂引沈

裊烟白凌波現於大夫人兩公主鄭氏曰丞相每言
得賴兩娘子急難之恩幸成數千里拓土之功故吾
每以曾未見為恨矣兩娘之來何太晚耶烟波對曰
妾等遠方鄉閭之人也雖蒙丞相一顧之恩惟恐兩
夫人不虛一席之地未敢即踵於門下矣頃入京師
得聞於行路則皆稱兩公主有闕雖喬水之德化被
疎賤恩覃上下云故方欲冒僭進謁之際適值丞相
觀獵之時叨忝盛事獲承下誨妾等之幸也公主笑
謂丞相曰今日宮中花色正蒔相公必自說風流而

此皆吾兄弟之功也相公知之乎丞相大笑曰俗云
貴人喜言言非忘也彼兩人新到宮中大畏公主威
風有此謠言公主乃欲為功耶一座譁然大笑秦賈
兩娘子問於蟾月曰今日宴席勝負何如驚鴻荅曰
蟾娘笑妾大言矣妾以一言使越宮奪氣諸葛孔明
以片舸入江東掉三寸之舌說利害之機周公瑾魯
子敬輩惟口咄喘息而不敢吐平原君入楚定從十
九人皆碌碌無成事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者非毛先
生一人之功乎妾志大故言亦大之言未必無實也

問於蟾娘則可知妾言之非妄也蟾月曰鴻娘弓馬
之才不可謂不妙而用於風流陣則雖或可補置於
矢石之場則安能馳一步而發一矢乎越宮奪氣所
以服新到兩娘子公貌仙才也何足為鴻娘之功乎
我有一言當向鴻娘說也春秋時賈夫人貌甚醜陋
天下所共唾也娶妻三年其妻未曾一笑與妻出郊
適射獲一雉其妻始笑之鴻娘之射雉或與賈夫人
同乎驚鴻曰以賈夫人之醜貌能因弓馬之才睹得
其妻之笑若使有才有色而且能射雉則尤豈不使

人愛敬乎蟾月笑曰鵲娘之自誇愈往而愈甚此無
非丞相寵愛之過而驕其心也丞相笑曰我固知蟾
娘之多才而不知有經術矣今復無春秋之癖也蟾
月曰妾閑時或涉獵經史而豈曰能之翌日丞相入
朝於上太后謂越王曰吾兒昨日與丞相以春色相
較孰勝孰負越王笑曰駙馬完福非人所爭但丞相
如此之福在女子亦為福乎不為福乎娘亡以此問
于丞相丞相奏曰越王謂不勝於臣者正如李太白
見崔灝詩而奪其氣也於公主為福不為福非公主

臣不能自知問于公主太后笑顧兩公主公主對曰
夫婦一身榮辱苦樂不宜異同丈夫有福則女子亦
有福也丈夫無福則女子亦無福也丞相之所樂小
女亦同樂而已越王曰妹氏之言雖好非肺腑之言
也自古駙馬未有如丞相之放蕩者此由於紀綱之
不嚴也願娘亡下少遊於有司問輕朝廷之習蔑國
法之罪太后笑曰駙馬誠有罪矣若欲以法治之則
其為老身及兒女之憂不淺故不得不屈公法而循
私情矣越王復奏曰雖然丞相之罪不可輕赦請推

問於御前覲其爰辭而處之可也太后大笑越王代
草問目有曰

自前古為駙馬者不敢畜姬妾者非風流之不足
也非衣食之不贍也蓋以敬君父也尊國體也况
蘭湯兩公主以位則寡人之女也以行則姪姒之
德也駙馬楊少遊不思敬奉之道徒懷狂蕩之心
恣心於粉黛之窟游意於綺羅之叢獵取美色甚
於飢渴朝求於東暮取於西眼窮燕趙之色耳飲
鄭衛之聲蟻屯於臺榭蜂鬧於房闈兩公主雖膠

木之德不生妬忌之心在少遊敬謹之道安敢乃
爾驕佚自恣之罪不可不懲無隱直招以俟處分
丞相乃下獄伏地免冠待罪越王出立於欄外高聲
讀問目丞相聽訖納供其辭曰

小臣楊少遊猥蒙兩殿之聖眷驟玷三台之位則
榮已極矣公主秉塞淵之德有琴瑟之和則願已
足矣而童心尚存豪氣不除過耽聲妓之樂略聚
歌舞之女此無非小臣扭於富貴溢於威滿不知
自檢之失而臣竊伏見國家令甲為駙馬者設有

婢妾若婚娶前所得自有分揀之道小臣雖有府中侍妾淑人恭氏皇上所命宜不在指論之列小妾賈氏曾在鄭家花園時使令於前者也小妾桂狄沈白四箇女或未及釋葛時所卜或奉命外國時所從而皆在婚禮以前至若並畜於府中蓋從公主之命也非小臣所敢擅者也論以國制斷以王法宜無可論之罪聖教至此惶恐遲晚

太后覽畢大笑曰多畜姬妾不害為大夫風度容有可恕而過好杯酌疾病可慮推考可也越王復奏曰

駙馬府中不享姬妾少遊雖誘於公主在其自處之道實有萬口不可者更以此推問可也丞相急乃叩頭謝罪太后又笑曰楊郎真社稷臣也我豈以女婚待之仍命整冠上殿越王又奏曰少遊功大雖難加罪國法亦嚴不可全釋宜用酒罰太后笑而許之宮女擎進白玉小杯越王曰丞相酒量本來如鯨罪名亦重安用小盃自擇能容一斗金屈危為酌清冽酒而授之丞相酒戶雖寬連飲數斗安得不醉乎乃叩頭奏曰犀牛過脊織女被譴聘岳少遊以畜妾於家

中被岳母之罰為天王家女婿誠難矣臣大醉請退
去矣仍欲起而仆之太后大笑命宮女扶送於殿門
之外謂公主曰丞相為酒所困氣必不平汝等即隨
去公主承命即隨丞相而去大夫人張燭堂上方待
丞相見丞相大醉問曰前日雖有宣醞之命不曾一
醉矣今何過醉耶丞相以醉眼怒示公主久而荅曰
公主兄越王訴評於太后勒成小子之罪小子雖為
善辭僅得清脫越王必欲加罪批於太后罰以毒酒
小子若無酒量幾乎死矣此雖越王含憾於樂遊原

之見屈必欲報復而亦蘭湯猜我姬妾太多乃生妬
忌之心與其兄挾謀而必欲困我也平日仁厚之心
不可恃矣伏望母親以一盃酒罰蘭湯為小子雪憤
柳夫人曰蘭湯之罪本不分明且不能飲一勺之酒
汝欲使我罰之以茶代之可也丞相曰小子必欲以
酒罰之柳夫人笑曰公主若不飲罰酒則醉客之心
必不解矣使侍女送罰酒於蘭湯公主執盃欲飲丞
相忽然生疑欲奪其杯而嘗之蘭湯急投席上丞相
以指濡盃底餘瀝吸而嘗之乃砂糖汁也丞相曰太

后娘亡若以砂糖水罰小子則母親亦當以砂糖水
罰蘭湯而小子所飲者酒蘭湯安得獨飲砂糖水乎
招待女曰持酒樽而來自酌一杯而送之公主不得
已盡飲丞相又告於夫人曰勸太后而罰小子者雖
蘭湯鄭氏亦與其謀故在太后座前見兒子受困目
蘭湯而笑之其心不可測矣願母親又罰鄭氏夫人
大笑又以罰杯送於鄭氏鄭氏離座而坐飲畢夫人
曰太后娘亡罰少遊因少遊姬妾而今公主兩人皆
罰酒姬妾等安得晏然乎丞相曰越王樂遊原之會

蓋為闔色而鴻月烟波以少擊衆以弱敵強一戰樹
勲先奏捷書致令越王懷憾仍使小子受罰此四人
可罰也柳夫人曰勝戰者亦有罰乎醉客之言可笑
郎招四人各罰一杯四人飲畢鴻月兩人跪奏於柳
夫人曰太后娘亡之罰丞相實責姬妾之多非為樂
原之勝也彼煙波兩人尚未奉丞相枕席而與妾同
飲罰盃不亦冤枉乎賈孺人奉檟於丞相如彼之久
受恩於丞相如彼之專而且不忝樂原之會獨免此
罰下情皆抑菀矣柳夫人曰汝輩之言是也以一大

孟罰春雲春娘含笑而飲此時諸人皆飲罰杯座中
頗覺紛紜蘭陽公主被困於酒不堪其苦而惟蔡淑
人端坐座隅不言不笑丞相曰蔡氏獨醒竊笑醉客
之顛狂亦不可不罰蒨酌一盃而傳之蔡氏亦笑而
飲柳夫人問於公主曰公主素不飲酒亡後之氣何
如荅曰頭疼正苦矣柳夫人使蔡氏扶啟寢房仍使
春雲酌酒而奉執杯而言曰吾之兩婦女中之聖也
吾每恐損福矣少遊酌酒使狂使令公主不寧太后
娘亡若聞之則必過慮矣老身不能教誨兒子有此

妄舉老身亦不可謂無罪吾以此盃自罰矣盡飲之
丞相惶恐跪曰母親因兒子狂悖有此自罰之教兒
之罪戾豈當筭而止哉使驚鴻蒨酌一大碗而奉執
臺而跪曰少遊不從母親之教令未免貽憂於母親
謹飲罰酒矣盡吸大醉不定坐次而欲向凝香閣以
手指之大夫人使春雲扶而往之春雲曰賤妾不敢
陪往矣桂娘子狄娘子妬小妾有寵矣仍囑蟾月兩
娘使扶去蟾月曰春娘因吾一言而不去妾尤有嫌
矣驚鴻笑而扶携丞相而去諸人乃散丞相以煙波

兩人性愛山水花園中有一畝方塘清若江湖池中
有彩閣名映蛾樓使凌波居之池之南有假山尖峯
斷玉重壁積鐵老松陰密瘦竹影疎中有一亭名曰
冰霄軒使裊烟居之諸夫人及衆娘子游花園之時
則兩人為山水之主人矣諸人從容謂凌波曰娘子
神通變化可得一觀乎凌波對曰此賤妾前身之事
乘天地之運借造化之力盡脫前身幻受人形所脫
鱗甲堆積如山雀變為蛤之後豈有兩翼可以翱翔
乎諸夫人曰理固然矣裊烟雖時亡舞鈿於大夫人

及丞相公主之前以供一時之玩而亦不肯頻舞曰
當時雖借鈿銜以逢丞相而殺伐之戲元非常時所
可見也此後兩夫人六娘子相得之樂如魚川泳鳥
雲飛而相隨相依如麓如墳丞相恩情彼此均一此
雖諸夫人聖德所致一家之和而蓋當初九人在南
岳時其發願如此故也一日兩公主相議曰古之人
姊妹諸人婚嫁於一曲之內或有為人妾者或有為
人妻者而今吾二妻六妾義逾骨肉情同姊妹其中
或有從外國而來者豈非天之所命乎身姓之不同

位次之不齊有不足拘也當結為兄弟以姊妹稱之
可也以此意言於六娘子六娘子皆力辭而春雲鴻
月老落口不應鄭夫人曰劉闕張三人君臣也決不
廢兄弟之義我與春娘自是閨中管鮑之交也為兄
為弟何不可之有世尊之妻本家之女尊卑絕矣貞
淫別矣同為大釋之弟子終得上乘之正果厥初微
賤何關於畢境之成就兩公主遂與六娘子詣宮中
所藏觀音画像前焚香再拜作誓文而告之其文曰
維年月日弟子鄭氏瓊貝簫和李氏彩鳳蔡氏春

雲賈氏蟾月桂氏驚鴻狄氏裊烟沈氏凌波白氏
越宿齋沐敢告于南海大師之前世之人或有以
四海之人而為兄弟者何則以氣味之合也或有
以天倫之親而為路人者何則以情志之乖也兄
子八人等始受各生久南北各處於東西而及長
同事一人同居一室氣相合也義相孚也此之於
物一枝之花為風雨所撼或落於宮殿或飄於閨
閣或墜於陌上或飛於山中或隨溪流而達于江
湖然言其本則同一根也惟其同根也故花本無

心之物而其始也同開於枝其終也同散於地人之所同受者亦一氣而已則氣之散也豈不同散於一處乎古今遼闊而生并一時四海廣大而居同一室此實前生之宿緣人生之幸會是以兄弟等八人同約同盟結為兄弟一吉一凶一生一死必欲相隨而不相離也八人中苟有懷異心而背矢言者則天必殛之神必忌之伏望大師降福消災以佑妾等使百年之後同散於極樂世界幸甚兩夫人以妹子呼之此後六娘子雖自守名分不敢

以兄弟稱呼而恩愛愈密八人皆各有子女兩夫人及春雲蟾月梟烟驚鴻生男子彩鳳凌波皆生女而未嘗見產育之慘此亦與凡人殊時天下昇平民安物阜廟堂之上無一事可規畫者丞相出則陪天子遊獵於上林入則譙樂於北堂傲二舞袖任他光陰之流邁嘈二急絃催却春秋之代謝丞相相踉沙堤而執句衡者已累十年矣享萬鍾之富盡三牲之養恭極否至天道之恒興盡悲來人事之常也料夫人以天年終壽九十九矣丞相哀毀逾禮幾乎滅性兩殿

憂之遣中使勉諭即以王后禮葬之鄭司徒夫妻亦得上壽而終丞相悲悼之情不下於鄭夫人丞相六男二女皆父母標致有之玉樹芝蘭並耀於門欄長子名大卿鄭夫人出也為吏部尚書其次子名曰次卿狄氏出也為京兆尹次曰舜卿賈氏出也為御史中丞次曰季卿蘭陽公主出也為兵部侍郎次曰五卿桂氏出也為翰林學士次曰致卿沈氏出也十五男力絕倫智畧如神上大愛之為金吾上將軍將京營軍十萬宿衛宮禁長女名傳丹崇氏出也為越王

子瑯琊王妃次女名永樂白氏出也為皇太子妾後封婕妤楊丞相以一介書生遇知己之主值有為之時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功名富貴與郭汾陽齊名而汾陽六十始為上將少遊二十出為大將入為丞相久居鼎位協贊國政過於汾陽二十四考上得君心下協民望坐享豐亨豫大之樂誠歷千古絕百代而所未聞也丞相自以盛滿可戒大名難居乃上疏乞退其疏曰

臣某謹頓首百拜上言于皇帝陛下臣竊伏以人

臣之落地而願者不過曰將相也曰公侯也官至
將相公侯則無餘願矣父母之為子而祝者不過
曰功名也曰富貴也身致功名富貴則無餘望矣
然則將相公侯之榮功名富貴之樂豈非人心之
所艷慕時俗之所傾奪者乎人所同艷而不知盛
滿之戒時所共爭而未免滅頂之禍此廣受所以
決勇退之志也田實所以遭傾覆災也將相公侯
雖可榮而孰如知足乞骸之榮也功名富貴雖可
樂而孰如全身保家之樂哉臣才薄能薄而躡取

高位功淺望蔑而久玷要路貴已極於人臣榮亦
及於父母臣之始願亦不敢萬一於此人豈以是
而期臣哉况猥以疎逖聯結椒掖親遇異羣臣恩
賚出格外以蒸菰之腸肚而飲錦繡之味以蓬蒿
之踪跡而處沁水之園上而貽聖主之辱下以乖
賤臣之分臣豈敢自安於食息乎早欲歛跡避榮
杜門謝恩以僭越濫冒之罪自謝於天地神明而
聖恩隆重未效涓埃之報且臣筋力尚堪驅馳之
勞故臣不得不泚認躡居遲回不去擬效一分報

酬之勞而即退守邱園以畢餘生今殊遇未荅而
年岭倏高微涸莫展而盛髮先衰形如病木不秋
自枯心如殍井不汲而自渴雖欲復效犬馬之力以
報山岳之德其勢末由矣今天下賴陛下神聖四
夷率服兵革不用萬民又安桴鼓不驚天休滋至
年穀累登庶幾致三代大同熙皞之治矣雖令臣
久留章穀之下日居廟堂之上不過奉朝請而費
廩粟而坐聽康衢擊壤之歌而已尚何有經理猷
為之事乎噫君臣猶父子也父母之心雖不肖不

才之子在於膝下則喜之出於門外則思之臣伏
想陛下必以臣為簪履舊物經幄老臣不忍其一
朝退去嗚呼人子之事父母何異於父母之愛其
子也臣荷陛下眷注之寵既至矣沐陛下生成之
澤亦深矣一毫一毛莫非造化陶鑄之功則臣亦
豈欲遽辭天陛退伏邱壑便訣堯舜之聖哉茅已
盈之冤不可使溢已從之駕不可復乘伏乞陛下
諒臣不堪任事察臣不願居尊特許卷故松楸以
保殘齡俾免亢龍之悔當歌詠盛德感激洪恩以

曷結草之報矣

上覽其疏乃以手書賜批曰

卿勲業溢於鍾鼎德澤被於生靈學術足以資治
威望足以鎮國卿卽國家之柱石寡躬之股肱也
昔太公召公造幾百歲而尚輔周室能致至理今
卿旣非禮經所謂致仕之年則卿雖謝事徑退朕
不可許矣况張壁強有仙骨鄴侯老猶不衰松柏
傲霜雪而猶勁蒲柳值秋風而先零此其性質之
堅脆不同也卿以有松柏之操何憂蒲柳之衰乎

朕觀卿風彩猶新不減於玉堂草詔之日精力尚
旺不讓於渭橋討賊之時卿雖稱老朕固不信須
回箕山之高節以替唐虞之至治是朕之望也

丞相以前世併門高第且受藍田山道人秘訣多有
修鍊之功故春秋雖高容顏不衰時人皆以仙人擬
之是以詔書中及之此後丞相又上疏求退甚恳上
引見曰卿辭一至於此朕豈不能勉副以成卿五湖
高節乎但卿若就所封之國非徒國家大事無可與
相議者况今皇太后驪馭上賓長秋已空朕何忍與

英陽及蘭陽相離也城南四十里有離宮即翠微宮也昔玄宗皇帝避暑之處也此宮窈而深僻而曠可合暮年優遊故特賜卿使之居處矣即下詔加封丞相魏國公爵太史又加賞封五千戶姑收丞相印綬

楊丞相登高望遠

真上人返本還元

丞相尤感聖恩叩頭祇謝私恩即移接於翠微宮此宮在於終南山下樓臺之壯麗景致之奇絕即蓬萊仙境也王維學士詩曰仙居未必能勝此何事吹嘯向碧空以此一句可占其絕勝矣丞相空其正殿奉

安詔旨及御製詩文其餘樓臺閣榭兩公主諸娘子分居丞相日與兩夫人六娘子臨水弄月入谷尋梅過雲壁則賦詩而寫之坐松陰則橫琴而彈之晚年清果之福令人起羨丞相就閑謝客亦已累年矣仲秋既望即丞相晬辰諸子女設宴獻壽至十餘日繁華景色不可言也宴罷諸子女各啟其家餽而菊秋佳節已迫矣菊花定綻茱萸垂實正當登高之時翠微西畔有高臺登臨則八百里秦川如掌樣見也丞相最愛其臺是日與兩夫人六娘子登其上頭伸一

枝黃菊以賞秋景相對暢飲而已返照倒射於昆明
雲影低垂於廣野秋色燦爛如畫畫丞相手把玉
簫自吹一曲其聲嗚咽嗚咽如怨如訴如泣如思若
荆卿渡易水與高漸離擊筑相和霸王在帳中與虞
美人唱歌怨別諸美人悲思盈襟慘怛不樂兩夫人
問曰丞相早成功名久享富貴一世所羨近古所罕當
此佳辰風景正美菊咲泛觴玉人滿座此亦人生之
樂事而簫聲甚哀使人堪涕今日之簫聲非舊日之
聞何也丞相乃授玉簫徙倚欄頭舉手指明月而言

曰北望則平郊四廣顧嶺獨立夕照殘影明滅於荒
草之間者卽秦始皇阿房宮也西望則悲風悄林暮
雲羃山者漢武帝茂陵也東望則粉牆繚繞於青山
朱甍隱映於碧空此有明月自來自去玉欄干頭更
無人倚者卽玄宗皇帝與太真同遊之華清宮也噫
此三君皆千古英雄以四海爲戶庭以億兆爲臣妾
雄豪意氣軒轅宇宙且欲挽三光而閱千秋矣而今
安在哉少遊以淮南一布衣恩承聖主位致將相且
與諸娘子相遇情意至老益密非前生未了之緣必

不及於是也男女以緣而會緣盡而散乃天理之常也吾輩一敗之後臺榭自頽曲池且堙今日歌殿舞榭便作衰草寒烟必有樵童牧叟悲歌暗嘆往來而相謂曰此乃楊丞相與諸娘子所遊之處大丞相富貴風流諸娘子玉容花態已寂寞矣人生到此則豈不如一瞬之頃乎天下有三道曰儒道曰仙道曰佛道三道之中惟佛最高儒道成全明倫紀貴事業留名於身後而已仙道近誕自古求之者甚多而終無所驗秦皇漢武及玄宗皇帝可鑑也吾自致仕以來

每夜著睡則夢中必忝禪於蒲團之上此必與佛家有緣也我將效張子房從赤松子棄家求道越南海尋觀音上義臺禮文殊得不生不滅之道欲超塵世之苦海但與君輩半生相從而未幾將作遠別故悲愴之心必自發於簫聲之中也諸娘子前身皆南岳公女且塵緣將盡於此時也及聞丞相之言自有感動之心各言曰相公繁華之中乃有是心豈非天之所啓乎妾等姊妹八人當共處深閨朝夕禮佛以待相公之還而相公今行必值明師而遇良朋得聞大

道矣伏望得道之後必先教妾等丞相大喜曰吾九
人之心既相合矣尚何事之可慮乎我當以明日作
行矣諸娘子曰妾等當各奉一杯以餞丞相矣方舍
侍女洗盞更酌投筇之聲忽出於欄外石逕諸人皆
曰何許人敢來於是處乎而已有一衲胡僧至前尾
眉尺長碧眼波明形貌動靜甚异矣上高臺與丞相
相對坐曰山野之人謁於大丞相矣丞相已知非俗
僧忙起答禮曰師傅從何處乎胡僧笑曰丞相不解
平生故人乎曾聞貴人善忘果是也丞相熟視之似

是舊面而猶不分明矣忽大悟曰諸夫人而言曰少
游曾代吐蕃時夢叅洞庭龍王之宴故踞暫上於南
岳見老和尚趺趺於法座與衆弟子等講佛經矣師
傳無乃夢中所見之和尚乎胡僧拍掌大笑曰是矣
是矣然而只記今中之一見不記十年之同處乎誰
謂楊丞相聰明高聲問曰性真人間滋味果何如耶
性真叩頭流涕曰性真已大覺矣弟子無狀操心不
正自作之孽誰怨誰咎宜處決陷之世界永受輪回
之咎殃而師傅喚起一夜之今能悟性真之心師傳

大恩雖閱千萬塵劫而不可報也大師曰汝秉興而
去而去興盡而未我有何干與之事乎且汝曰弟子
夢人間輪回之事且汝以夢與人世分而二之也汝
夢猶未覺也莊周夢為蝴蝶蝴蝶又變為莊周莊周
之夢為蝴蝶耶蝴蝶之夢為莊周耶終不能辨之孰
知何事之為夢何事之為真耶今汝以性真為汝身
以夢為汝身之夢則汝亦以身與夢謂非一物也性
真少游孰是夢也孰非夢也性真曰弟子蒙暗不卞
夢非真也真非夢也望師傳設法使弟子覺之大師

曰我當設金剛經大法以悟汝心而嘗有暫來弟子
汝姑待之言未畢守門道人入告曰昨日所未衛夫
人座下公女八人又到請謁於大師矣大師命召之
八公女諸大師之前合掌叩頭曰弟子等雖侍衛夫
人左右而實無所學未制妄念情慾乍動重譴隨至
塵土一夢無人喚醒幸蒙師傳慈悲親往挈末而昨
往衛夫人宮中推謝前日之罪旋辭夫人永皈佛門
伏乞師傳快赦舊愆特垂明教大師曰公女之意雖
羨佛法深遠不可猝學非大德量大發願則道不能

成矣惟公女自量而處之八仙女郎退滌滿面之臘
粉脫遍身之綺縠取金剪刀自剗綠雲之髮復入告
曰弟子等既已變形誓不慢師傅之教訓矣大師曰
善哉善哉汝等八人也至誠如此寧不感動遂引上
法座講訖經文其經文有白毫光射世界天兩下如
亂雨等語說法將畢乃誦四句之偈性真及八尼姑
皆頓悟本性大得寂滅之道大師見性真戒行純熟
乃會衆弟子而言曰我本為傳道遠入中國今既得
傳法之人我今行矣以袈裟一鉢淨瓶錫杖金剛經

一卷給性真遂向西天而去此後性真學蓮花道場
大衆大宣教化公與龍神人與鬼物尊重性真如六
觀大師八尼皆師事性真深得菩薩大德畢竟皆啟
於極樂世界嗚呼異哉

此畫乃
衣畏
所此入
如落圖
間其
踏端
不可

